

田心無邪滙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6)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④④④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六)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鴻凡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肆拾壹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1251

編輯凡例 1257

目錄 1259

姑妄言(六) 1261







思無邪滙寶 肆拾壹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六)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十二卷

鈍翁曰。世上呆人固有。再無呆至於不知好淫者。如童自大可謂呆矣。向見仙桃一笑而癡。今見錢貴之美而移情於美郎。彼豈呆於平日而忽乖於一時。平日之呆爲鐵氏威之所鎮。非真呆也。今一旦興之所至。忘其威而呆亦滅。故有此舉。豈多年之美郎。至今日方知其美耶。試看鐵氏威嚴稍霽。他便知說鬼話做春宮。以解鐵氏之怒。後試肥後庭。買角先生諸事。豈純乎其呆者耶。如馬台之呆。可謂出類拔萃之呆矣。猶教而能。何況於他。然而童自大說話行事。終帶三分呆氣者。此所以爲童自大也。

余前云葵心蓮瓣即鐵氏下體之形。或有以我爲強解者。試看他今被童自大水旱齊行。而葵心蓮瓣皆屬於彼矣。豈謬言哉。

嬌嬌阮最以淫死。郝氏阮優以殺死。愛奴花氏以國法死。馬氏荀雄相



攜而逃。阮家門風興旺至此。大鍼諛逆璫。屠忠義。縱逃得性命。又不若崔呈秀五虎五彪。雖受一刀。還死得乾淨。在彼時伊得漏網。正人君子曷嘗不以爲恨。彼自己又曷嘗不以爲祖宗之護庇。孰不知留得他在。正是神鬼之報施。上蒼之厭惡人也。

阮大鍼之所爲。余深有所不解焉。大鍼之於逆璫。可謂諛之至矣。而所獲之爵位。不能及魏廣微之堂堂宰相。崔呈秀之吏兵尙書也。所獲之金多。不能及崔呈秀玉田之家藏。京邸之暗寄之廣也。所操之權柄。不能及田爾耕許顯純之能生殺也。而助（視）彼所爲。毒惡殆過於諸人。徒貽罵名於後世。是何心哉。

末後龐周利遇馬氏一段。而報應有四焉。阮大鍼之如夫人落爲萬人之妻。其報應者一。苟雄奸主母。又拐小主母而逃。爲亂箭攢死。其報應者二。馬氏背夫主拐逃。落而爲娼。較一死尤甚。其報應者三。強盜殺人



即罹法網。其報應者四。或曰。龐周利既識馬氏乃主人之妾而淫之。何以無報。全（余）曰。馬氏既已爲娼。龐周利之罪似可稍減。然終有後報。特緩其期年。







姑妄言卷之十三

第十三回 鐵氏女水陸二路齊行 童自大粗醜兩鬢並納

附 阮宦淫兒婦首郊次花 苟奴奸主母先毛後馬

話說這童自大雖然是個財主。在家中終日守着一位其軀如牛。其性如虎佳人。左右所使只剩兩枚粗醜之婢。當日雖見過仙桃標致。只呆臉看了一看。幾乎闖了潑天的大禍。後來見了家中略是人形之婦人。怕惹是非。就遠遠趨避。從來未曾親近過一個俊婦。他在家中慣了。就是在街上遇見人家婦女。也忙忙低頭走過。前次在錢家同錢貴共桌飲酒。看了他那一段風流的嬌態。美貌的花容。十分動火。這次滿意要來綽趣。不意敗興而返。雖同宦萼衆人跑了出來。半路各散回家。他還朦朧（慥）不知是甚緣故。問着人又不答應。到了家中。且不歸房。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二〇

思無邪滙寶

走向書房中睡了一會。天色已晚。掌上燈來。心中胡思亂想。慾火按納不住。他向日買的那蘇州小廝。名喚美郎。生得聰俊識字。放在書房中收拜帖管帳日雜事。真是一個上好的龍陽。因自來懼內。不敢妄想及此。二者從不曾嘗過這種滋味。大約其味臭而苦。然而又有以爲香美者。則脾胃不同耳。故此不曾作興。侄

（值）他今日一團高興。無處發洩。意欲領略領略他這妙股。雖然怕奶奶知道。想道。他今日知道我不在家中。未必就來探聽。遂放了膽。剛纔要叫。恰好這小廝斟了一杯茶送。真濃趣。童自大此時色眼迷離。燈下看

他那嫩臉紅紅白白。越覺可愛。情興勃然。也顧不得內政嚴肅了。忙就拉過來。摟着脖子。親了個嘴。那小廝真是行家。更會湊趣。就吐過舌頭。童自大從未經此趣。覺酥麻。叫小廝關上了門。童自大將他橫按在榻上。兩足立地。美郎忙自己褪下褲子。高蹶白股。更嫩得愛人。他自己也無暇脫衣。只將一條鸞帶束了腰。把衣襟找拽起來。忙忙取出肉具。向



糞門上直頂入去。原來這小廝竟是輕車熟路。全無艱難之態。童自大初嘗此味。緊箍箍。熱烘烘。美不可言。下下皆有着路。比每常享用他令政那肥而且大。寬而且深之妙牝。大不相同。抽抽扯扯。正在入神之際。不想這一日。那鐵氏飯後無事。偶然到他書房中來走走散悶。各處翻看。忽然在書架抽屨內翻着了一本春宮。就是宦萼前次看見。記了幾樣勢子。回家同侯氏試驗的那本冊頁了。前後照應。一絲不漏。鐵氏見上面花花綠

綠。畫得好看有趣。想道。這天殺的。有這樣好東西。他藏在外邊自己看。不與我見。我且拿了去。叫他逐樣做來。方纔饒恕他。遂抽身回房。又細細看了一遍。皆他平生不曾做過的樣式。想道。他既然看過這款式。怎從不學做一個。真正有幾分呆氣。看畫的男人那陽物個個粗而且大。又想道。這畫的怎樣大。人身上的却又那樣小。或是男人中竟有這樣大的。心中猜疑不定。數了一數。二十四幅。看他慾火升騰。口乾面赤。牝



姑 妄 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

思無邪滙寶

中如千百條蛆蟲亂拱。麻癢難當。淫水直淋。將一條紅褲一個襠都濕透。本要等童自大來家。且依樣做一齣。散散火氣。看看等到日暮。還不見來。只得叫丫頭拿酒來吃。本借杯中物。一解心內火。誰知這件黃湯。只能助火。不能散火。飲了半晌。將及起更。還不見他的影兒。把牙咬得格支支的響。恨道。這天殺的。遭瘟的。不知又往那裡偷攬黃湯去了。他只圖自己貪口腹。就不顧我的死活。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來。因叫葵心丫頭。到外邊打聽打聽。看你老爺回來沒有。葵心去了來。說道。老爺下午就回來了。在書房裡關着門。不知做甚麼呢。鐵氏聽了。心疑道。他每日回家就到上房來。今日在外邊做些甚事。也不點燈。叫兩個丫頭扶着。扶着妙。不但是胖了難走。且又是黑影中也。走將出來。看見書房窗子上燈光明亮。遂走到窗下。將舌尖輕輕舔開一個小洞。向內一張。只見童自大兩手扳着美郎的胯骨。正幹得好。抽抽扯扯。垂首看那出入之勢。那小廝又善於逢迎。



做出許多嬌態。口中哼個不住。將屁股朝上亂聳。鐵氏見了。那還忍得住。真是須彌山紅了半邊。一腔忿怒直從腳底板衝將上來。高聲大罵道。沒廉恥的奴才。幹得好事。這一聲。如半空中一個霹靂。把一個童自大驚得一交跌在地。動擔（彈）不得。那小廝聽是奶奶的聲音。也嚇得魂飛魄散。不及穿褲。光着屁股走將出來。慌忙開門要跑。不想鐵氏也正來打門。撞個滿懷。將鐵氏跌了個仰巴叉。那小廝也一交撲在鐵氏身上。這小廝竟是跌在綿花包上了。爬起來好跑。那鐵氏幸得肉厚身肥。不曾跌重。又虧兩個丫頭扶住。所以不致跌傷。只把肥屁股墩了一下。陰門震得有些微痛。那小廝見撞跌了主母。也顧不得性命。如飛的不知躲到何處去了。那鐵氏口中只是喊罵。兩個丫頭將他扶了回去。這童自大起初已是嚇得發昏。又聽見小廝撞倒了奶奶。越發着急。渾身亂抖。想道。這場禍事不小。萬萬不能饒恕了。把腰間鸞帶解下來。待要自縊。又捨不得這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二四

思無邪滙寶

萬貫家資。想了一會。道。罷罷罷。拚着身子與他打罵。大約也還未必就得傷命。醜媳婦免不得要見公婆。料道也躲不脫。上去憑他處治罷。戰兢兢。一步一怕。走到了房中。見鐵氏睡在床上叫疼喊痛。忙跪在床面前。用手替他撫摩。道。奶奶。我該死了。一時錯吃了這口屎。這句話用在此處。恰當至極。打罵由你。不要氣壞了身子。原來這鐵氏半日來慾火如焚。吃了幾杯酒。淫興愈熾。滿心等童自大回來瀉瀉火氣。聽見他在書房中。疑他是醉了躲懶。故此出來。有個就教之意。不想又看見了這一幅活春宮。這一腔火如何嚥得下去。雖然跌了一交。他渾身是肉。如何得痛。故意裝做着重重的模樣。好等他來賠罪。自然盡力。可洩這點慾火。有話明日再講。主意打算已定。有一隻黃鶯兒。描寫鐵氏的心事。道。

忽念子孫椿。

此三字新鮮。不意此物又得一雅號。

動淫心往就嘗。誰知他反偷奴臟。

情慌意忙。魂迷興狂。蠻抽緊送騷模樣。惱人腸。裏王別戀。枉。



自下高唐。

鐵氏見童自大跪在面前。他也不動聲色。只假做怒容。道。你原來瞞了我。同小廝幹得這樣事。你自己就說。該個甚麼罪。童自大忙分辯道。奶奶。你看錯了。我何嘗敢做甚麼壞事。我今日在宦哥家吃了幾塊冷西瓜。又呻（呷）了幾杯冷酒。回來小肚子疼得很。疼得我沒奈何了。叫小廝拿熱屁股替我熨熨肚子的。放着奶奶這樣香噴噴的好東西我不受用。反肯去鑽那臭屁股門子。當真就到這個田地不成。

呆人說巧話。愈覺其呆。妙甚。趣甚。

鐵氏明知道他們是幹那事。也不認他的犯頭。故意冷笑道。你還說不呆。既然肚子疼。難道小廝的熱屁股熨得。我的熱小肚子倒熨不得的麼。那童自大以爲這一番進來。不知如何打罵。誰知反是一片好話。真是夢想不到。得不的一聲便跳起。脫個精光。忙爬上床來。一面說道。我只道奶奶睡着了。不敢驚動。要知道奶奶還沒睡。我早來求奶奶替我



姑 妄 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二六

思無邪滙寶

熨了。說着。鑽入被中。摸見鐵氏脫得上下。一絲皆無。仰臥着。真像濃濃一床大厚褥子鋪着一般。軟得好不動火。童自大便伏上身。一挺盡根。抽送起來。鐵氏假意道。我不見你的罪就夠了。你還想來做這事。童自大道。我的娘。我這樣分辯。你還疑我麼。我要哄你。把臊子就爛掉了。說着。將他兩條桶粗的肥腿。儘生平之力扛將起來。架在肩上。要圖得他的歡心免禍。咬着牙。瞪着眼。掙命似的竭力幹訖一度。童自大渾身汗流如水。力盡筋疲。下身來睡在枕上。張着嘴只是喘氣。夫妻幹此事曰交歡。若皆似童自大如此。則苦

之至矣。那鐵氏遍身的火熱了這半日。得此一番狂弄。雖不能大暢其欲。

覺得比先也洩去許多。便酥酥睡去。一覺醒來。已是半夜。餘興未已。看那童自大時。齣齣鼾睡。忙搖醒了他。問道。你此時的肚子疼好了些沒有。可還要熨熨。我這會的小肚子倒滾熱的呢。童自大每常在他跟前。稍有失意。非打即罵。今日這場大難。輕輕恕過。反討了溫存言語。真是



感恩無地。死亦弗辭。明知他還要弄弄的意思。詭答道。隱隱的有些呢。你若不嫌絮煩。再替我熨熨更好。又掙起來。沒力扛起他的腿。只將肥臀墊得高高的。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將出來。又做了一番。方纔睡到天明。二人起來。鐵氏本來滿腔醋氣。一則見他夜來慇懃。將功贖罪。二來還要他竭力報効。做那春宮中解數。這一本春宮。竟是童自大護身符。恐一時發將出來。不好收轉。只得捺住。但將美郎說他懶惰無用。交與媒人轉賣。童自大雖然心疼不捨。但自己免了大禍。已是徼天之幸了。可還敢護庇小廝。只得由他へ他賣去。這日。宦萼來請他去說話。也沒有吃酒。老早回來。路上遇見擡着兩口棺材出殯。街上人指指攔攔。紛紛的笑罵。又聽不明白。不知是甚緣故。叫個家人童清去打聽明白了來回話。童自大先到了家。不多一會。童清也來了。說。方纔那棺材是阮大鍼老爺家的小人去訪問。一個人說死的一個是他的愛妾。就是當年白佔去白家的人。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二八

## 思無邪滙寶

那女旦。一個是他的大兒子。都說是爲奸情死的。却問不出詳細。你道這死的是誰。原來是阮最。因患時疫。病倒在床。延醫吃藥。服了幾劑。毫無效驗。他便不肯再吃。終日昏臥。有時醒來。郝氏同丫頭沒一個在面前照看。天氣既熱。又是那心裡發燒。一時口渴起來。要杯茶吃。也沒人遞。害得一絲兩氣。叫得聲又不高。叫上幾十聲。總沒一個人答應。等得郝氏同丫頭過來。他怒道。我害着病。你們就<sup>人</sup>就<sup>人</sup>不着。一個守着我。連要杯茶也沒有。都躲在那屋裡作甚麼。難道怕瘟病就過了你們麼。郝氏也不答不睬。次日仍復如是。阮最心中動疑。却也猜料不出。過了幾日。覺得身上略好些。隱隱聽得西屋有人聲嘻笑。又聽不明白。他掙了起來。走不得。拿過一根窗戶栓拄着。慢慢的挪出房來。見西屋門關着。悄悄到窗外。往裡一張。只見郝氏仰臥在一張醉翁椅上。愛奴赤着身子大弄。丫頭在後面推揉。阮最氣得昏了過去。一交跌倒在地。他三



人正做到處。忽聽得窗外一聲響。愛奴忙拔出。走到窗前。向外一張。原來是主人公睡在地下。嚇得心驚膽戰。向郝氏說了。郝氏也心中着忙。連忙穿了衣服出來。將阮最扶起。擡到屋裡床上。搬救了一會。纔醒轉來。怒說道。你們做得好事。等我好了起來替你算帳。郝氏也放下臉來。道。算甚麼帳。我不過是個死。還要拉兩個伴兒呢。我偷小子該死。那奸庶母的。同偷兒子淫婦。難道又饒得過麼。大家將就啞打些罷。不要自搬磚自磕脚。那時纔悔遲了呢。阮最聽了這話。聲也不噴。只嘆了兩口氣。郝氏私愛奴。若阮最不知。還報應得不爽快。使他親視而不敢言。才是真報應。從此病又反重。郝氏索性竟不過來。日夜

都在西屋裡。只叫丫頭在這邊照看他。阮最也無法奈何他。惟有暗恨而已。又睡了月餘。纔下得床來。他秉氣原弱。又病了這兩場。害得懨懨一息。此時八月中旬。餘暑未消。他睡得昏頭昏腦。只得掙將起來。扶拐而行。過了兩日。覺得頭目略清爽了些。身子還飄飄的。偶然心中想念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〇

思無邪滙寶

嬌嬌一來久疏濶了。二來郝氏的事。這一口暗氣在心。無人可說。要想去告訴他。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他那裡看看。這一去。正是。

並非去看舊相知。

却是來尋催命鬼。

那嬌嬌每常阮大鍼父子三人日夜供他一人之樂。猶未愜意。這一次阮大鍼往京裡去了。許久未回。阮優又隨去了。阮最又病倒。他這一個奇騷極淫的陰戶。空閒了許多日子。十數年來從沒有的缺典。真捱一夜似三秋。度五更如兩憂。這一日心有所思。其實難忍。竟有些要死的樣子。走到房門口來。癡癡的望了一會。不見人影。心中猶如火熾一般。十分難耐。正將一隻手縮在衣內。將門前後戶不住摳挖。口中咨嗟嘆息。忽然見阮最走了來。如從天上降下一位救命王來了。不是救命王。却是送命王。忙伸出手來。兩手捧住。捧字奇。不知如何捧法。同到房內。叫賽紅在外邊看着。忙拴上房門。把阮最摟在懷中。男女鍾情。兩相恩愛。皆男抱女於懷。此反是嬌嬌摟住阮最。乃淫之極。非情之深也。此等處皆要留心看出。方見作者之妙。坐在



床沿上。說了無限相思的話。一會兒含含他的腮。咬咬他的頸。又吐舌

到他口中。互相吮咂。一會臉兒廝偎。口兒相接。忍不得了。便伸手到他

褲襠中去捏捏陽物。真是但不知那些兒纔爲好。把一個無恥的騷浪淫婦。寫入到骨髓。做盡嬌

模嬌樣。不負名。叫嬌嬌。騷態百出。意思要替他起起病。自己也要醫醫病。四百四病中。倒不知這一

種騷病如何醫。阮最鑒貌辨色。見他騷得可憐。那一種淫浪之態。又令人可愛。自

己也因病久。虛火甚熾。陽物也就鐵硬。二人脫光上床。幹了一次。阮最

伏在他肚皮上喘息了一會。將郝氏愛奴的事告訴了他。嬌嬌道。事已

至此。你也不消氣惱。你又身子不好。只做不知不見就罷了。你想。我同

你這樣厚。你爹不知道也就罷了。我同你爹不過是個名色。一心一意

倒同你是夫妻一般。你再要不然。竟把你娘子撇開。任他去罷。有我和

你相守着。可不好麼。雖是边(勸)阮最。却全是利己的心腸。妙甚。阮最道。你說的是。我此後把這淫

婦當死了的罷了。孰不知你竟先淫婦死了。足見世間事焉能預料。兩人雖說着話。陽物未曾拔出。嬌



嬌興致正濃。那顧他的死活。又見他陽物還硬着。用兩足勾住他兩條腿。兩手扳住他屁股不放。自己陰戶不住疊着往上就。阮最病弱了的人。先那一下。業已頭腦轟轟的響。眼睛內金蒼蠅亂飛。但陽物虛火把住了。還十分脹硬。又見他這個騷極了的樣子。心裡過不去。只得又掙着命同弄。阮最喘噓噓。雖費盡了力氣。嬌嬌只覺他的勁小。將他兩股用力往下搬。自己的屁股不住往上迎。口裡連聲叫道。好親親。好心肝。你下狠些。又弄了好一大會。嬌嬌方滿心快暢。正在得意之時。覺得阮最的陽物在陰中跳個不住。知他是又洩了。只見他身子平伏了下來。垂着頭。閉着眼。動也不動。嬌嬌急看他時。已脫陽死了。病人雖然醫好。把個醫生倒死了。真可笑。昔日曾有四句道。隱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處。捕官被盜叫爺爺。不意應在他兩人。吃這一驚非小。忙把他推下身來。摸摸口中。一絲氣也沒有。此時他的陽物雖軟。渾身倒都硬了起來。趣話。要知渾身硬不如此物硬。自知陰中他洩的陽精淌了大灘。嚇得沒法了。左思右想。無計可



施。只得穿上衣服。滴了幾點淚。拿了條汗巾。拴在欄杆上。將頭套入。是可

先說的。我和你相守着。可不好麼。此時却遂了心了。有四句打油說道。

淫亂還須有肺肝。  
緣何苦苦只偷奸。

今看懸索悲啼際。  
應悔多貪一晌歡。

過了許久。賽紅在外觀風。今後此差免矣。等了半日。總不見動靜。疑是他二人弄

乏了睡着。恐有人來撞見。走來推門。要叫他們。門是插着的。推不開。叫

了幾聲。也不見答應。走向窗洞中一張。見嬌嬌吊在床欄杆上。慌得跑

了出來。喊聲救人。那阮大鍼的正妻毛氏聽見。問他叫甚麼。丫頭道。我

姨娘上吊呢。毛氏暗暗歡喜。你道何故。這毛氏少時生有幾分俏麗。在

家做女兒時。就毛手毛腳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竟自己暗嫁了

他的表兄韓繼壽。他父母也有些知覺。恐醜聲敗露。意思也就要將他

二人配合。不想韓繼壽得個怔忡病死了。沒有把破女兒留在家一世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四

思無邪滙寶

的。後來恰遇阮家來求親。就嫁了與阮大鍼。成親之夕。阮大鍼知他這件鮮品是被人嘗過新的了。要退他回去。毛氏再三跪着哀求。乞存臉面。只求占這一個正室的虛名。要娶妾置婢。悉聽尊意。不敢稍忤。阮大鍼因岳家也是科甲世族。此等人家偏多生此等子女。不知何故。請他父母將胸中一嘆更知。送回去彼此無光。又圖

他賠的粧奩豐富。也便留下。先也是把他虛設着的。總不沾身。後來尋了幾個妾婢。顏色皆不如他。想起他做女兒便會自己嫁人。定有一種風騷可取。又從新同他親熱起來。不意他騷淫得十分有趣。枕蓆之間。那一種極淫浪的妓女。也沒有他這一段騷致。阮大鍼素有騷淫之性。今遇騷淫之人。棄其貞而取其騷。頗自相得。十數年來。只他生了阮最阮優兩個。別的婢妾皆無所出。後因得了嬌嬌。不但美過於他。且年又少艾。騷淫更勝。此時毛氏也四十多歲。騷淫雖勝當日。無奈面孔減了許多丰韻。就把他打在贅字號聽提去了。毛氏雖不敢明明吃醋。這隱



恨在心十有餘年。今聽得他自己上吊。巴不得死了。真是。

拔去眼前釘。

挑却肉中刺。

猶恐去快了。又救活轉來。

誅心之言。

故意慢條斯理。遲了一會。纔叫人下邊

去叫僕婦們上來。

毛氏這是決西江之水。救涸轍之鮒。一個派頭。

進房去解救。

寫盡妒婦心腸。許多工夫。只算得去解放。却非是解救。

衆婦

女到了那裡。見門拴着。打開窗戶進去。見床上精赤條條。還有一個。仔

細看時。原來是大相公。忙去報知奶奶。毛氏正在那裡私心竊喜。想嬌

嬌這一死了。阮大鍼必定還來同他尋舊好。用手摸着陰戶。笑道。你熬

淡了多年。將來又要開葷。有肉吃了呢。忽聽見兒子也死了。一面哭着。

可謂先笑後  
唬（號）唬。

如飛的走來一看。見兒子精光着死在床上。褥子上許多遺

精。就知他是把兒子弄死了。然後急上吊。撫屍痛哭。郝氏知道了。也乾

嚎着跑了來。

有聲無淚曰。噙。寫淫婦心腸。是個淫婦妙筆。

此時一家婦女都到。

此一句插入。妙甚。後賽紅說他二人妙事。故知之者衆也。

大

家動手替阮最穿了衣服。嬌嬌已解下來了。（久）矣。斷氣身亡。郝氏假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五

思無邪匪實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六

## 思無邪滙寶

哭着丈夫。還伸手到嬌嬌褲襠中。把陰門擰幾下。以抒向來之恨。

趣甚。向來二字

妙極。鄭氏非恨其此時弄死丈夫。恨其向來占去丈夫此物耳。

毛氏把賽紅細細拷問。賽紅把嬌嬌同他弟兄兩

個怎樣通奸。起先是母女吃醋。後是兄弟爭鋒。怎樣和好了。一個弄前一個弄後。又怎樣背着。把歷來他三人所作的妙技。都詳細說了出來。衆婦女聽得無不掩耳唾笑。毛氏纔知<sup>人</sup>知<sup>他</sup>二人是久交。今日做了同生同死的厚友。又聽見連小兒子也有奸情。恐阮大鍼回來。倒難爲阮優。再三囑咐衆人隱瞞。連這兩個都說是瘟病死的。這丫頭留着到底恐有洩露。忙忙叫人領去賣了。放了數日。阮大鍼在京。值魏璫事壞。父子抱頭鼠竄。星夜逃回。又見愛妾長子雙亡。嚇了一跳。因在有事之秋。自己身家性命還不知如何。也顧不得查問他二人如何死的。只大哭了一場。也不開喪出弔。救（就）叫人擡出去埋葬了。倒是阮優哭得傷心。也不敢明哭嬌嬌。借哥哥的屍靈。哭心上的人。聽見花氏告訴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七

思無邪匯寶

他說嬌嬌是吊死的。越發傷心。一日兩三場哭。飲日（食）不思。眼也哭腫了。喉也哭啞了。別人看他。好個愛長兄的悌弟。那知他是個想庶母的孝兒。毛氏雖叫人瞞。家中僕婦人嘴衆多。三人口關一尺。如何瞞得住。早已哄傳里巷。剛剛只瞞得阮大鍼一人不知。所以出棺這一日。街上人指撥（捌）笑罵。就是這個緣故。童自大叫家人去問。人如何好詳細相告。只說奸情而已。童自大聽了。也不在意。恐鐵氏昨晚之事未能盡釋。忙忙走到上房。鐵氏道。你今日往那裡去的。來得這樣甚早。童自大討好道。宦哥打發人來請說話。我往他家去的。因心裡掛着奶奶。酒飯都沒有吃。就趕忙回來了。鐵氏因想起昨日的春宮圖。取出來向他道。這東西是那裡的呢。童自大一見。嚇得（面）容失色。答應不出。掙了一會。道。這是大舅姆娘家火大哥的家譜。我借來看的。天地間有此等家譜。令人可笑。鐵氏笑着道。不要胡說了。他家二十四代都是做這事的麼。鐵氏呆矣。因為做這事。才得流二十四代。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三八

## 思無邪滙寶

若沒這事。一傳而絕矣。

況他家也是教門。你看這男女的那上頭都畫着有毛。如何

瞞得我。

真是老兒家。

我不怪你。只問你那裡得來的這樣好東西。不拿來我看。

放在外邊做甚麼。童自大見他毫無怒色。做（放）了膽。順他口氣答道。是我在一個鋪子裡看見畫的有些趣。借了來。要送與你看。恐怕你惱。故不敢拿進來。鐵氏將一張三四寸濶的蟠桃口咧到耳根傍。笑道。你真是個呆子。這樣稀奇的好東西。我看了爲甚麼發惱。但恐那鋪子裡來要。怎麼處。他不知可肯賣。要賣。買了他的也罷了。童自大道。我是扯謊哄你。怕你嗔說拿銀子買這東西。我是買了來的。你若愛。只管長遠留着。鐵氏喜道。這却好。我想你怎麼越發呆了。拿銀子買這樣好寶貝。我怎肯嗔你。不強似當日買麼。監生麼。你想想。這東西有多少用。你買了那一張監生的紙來。放了這幾年。可有一點用處麼。他坐在涼床上。叫童自大坐在他懷中。

叫童自大坐在他懷中。妙。他身子胖大。若坐在童自大懷中。不但童自大禁不得。且如一堵照壁遮住。看不見矣。此等細處。非心細如髮。



如何看出。

將春宮放在桌上。二人細細同看。指指點點。說其中妙處。那鐵氏

看得勃然興動。放細了喉嚨。做嬌聲問道。

東施後身。

你得了這書。

此而謂之曰書。是個蠢婆娘說話。

也曾同人做過這個樣子麼。童自大道。我除你之外。婦女們連看還不

敢看他一眼。就滿心要試。叫我同誰去做。鐵氏將他脖子咬了一下。

極。

笑道。難道定要同別人試。我不是婦人。就做不得的。不成。

鐵氏是讀過毛遂傳。

童自

大此時坐在他腿上。如靠了一個大厚椅。背墊了一個錦（綿）軟坐褥。

已經興發。又見他也斜着雙眼。溫溫柔柔。每常見那凶暴之氣。一點俱

無。

不意一本春宮。不但能使鐵氏變化氣質。而且能陶養他性情。

從不曾經此光景。遂道。怕你不肯。我巴不得呢。

趁此時就試試罷。就替他寬衣解帶。鐵氏並不推阻。由他脫下。童自大

也自脫了。拉下床虎丘蓆。鋪在地板上。兩人坐下。童自大把那春宮本

頭一張翻開。問鐵氏道。就照這一張做罷。他點頭依允。再一看時。是一

個順水推舟之勢。婦人仰臥。兩足大蹠。男子竭力前聳。童自大扶着鐵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四〇

思無邪滙寶

氏睡倒。他竟一見便悟。就蹺起腿來。牝戶大張。紅鈎赤露。他回子家女人。陰毛是常常要拔淨了的。他牝戶上並無一毛。光滑滑。鼓蓬蓬。如發酵催粧的大饅頭一般。有幾句俗語贊他這個物件。道。

一雙豎眼。竟與世人相似。只有眼而無珠。一張直嘴。却與衆人不同。但有嘴而無舌。紫々紫々威威一個心子。像沒牙口。含着一個葡萄。紅通通兩片肥皮。似痘風眼生了兩塊努肉。揸開時。如饞人張口等佳饌。合攏後。像餓漢閉嘴吞冷氣。人知道是件利害東西。個個都當稀奇寶貝。

鐵氏他面貌雖醜。這件肥牝戶却令人十分可愛。童自大見了。塵柄突然而興。心中愛極了。拿手攢了攢那個肥物。一手還攢不過來。然後對了陰門。一插無餘。是因纔看春宮時已濕透了。且童具小而鐵孔大。故此順溜。童自大抽起來。不多一會。那鐵氏腿粗肉重。不能常蹺。要放在



他的肩上。童自大肩膀昨晚被他兩足壓了半夜。幾乎骨折。此時如何還禁得起。又不敢違拗。只得假說道。既要學樣子。須要依他。纔做得有趣。畫上兩條腿是蹺着的。你若放在肩上。就不像了。做來也沒興頭。鐵氏道。我的腿蹺得酸疼。怎麼處。童自大想了想。道。你既然蹺不得。叫丫頭來替你扶着罷。鐵氏不肯。道。青眉白眼。叫兩個丫頭看着。是個甚麼樣子。童自大着急道。不然不做這個樣子。樣子再換一個別的罷。鐵氏正在興頭上。又懶得起來。急得沒法了。只得道。也罷。你叫了丫頭來罷。童自大便叫葵心蓮瓣。誰知那丫頭相貌雖醜。淫心一般。見主人主母白日交鋒。正躲在窗外偷看。聽見叫他。走到跟前。童自大叫他二人坐在兩傍。每人將鐵氏一隻腿扛在脖子上。然後大張旗鼓。直擲紅心。兩個丫頭見主人公同主母的兩件東西合而爲一。但每常的水手篙子是向水中穿。主人公是將篙子在船腹中穿。像是把舟穿漏了。推得那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四二

思無邪滙寶

舟中之水。順着舵眼不住長流。連篙攢都插不住。幾乎滑了出來。儘力推了一會。水手力也乏了。篙子頭也使軟了。方纔歇手。

就以順水推舟四字寫此一段淫事。趣甚。兩

個丫頭看得他那牝中流出的水。比奶奶穿出來的還多。每人屁股底下。不但衣褲。連蓆子也濕了一大塊。見船穿到了岸了。放下了腿。忙忙走出。每人喝了一大碗涼水。那臉上的紅。心內熱。還不曾澆了下去。童自大與鐵氏也不穿褲。只披了上衣。吃了戰飯。飲了幾杯助興的酒。到床上又演第二齣去了。他二人上床。脫了衣。鐵氏怕他躲懶。向他道。我們不必挨次去做。隨手揭出一張就照着樣兒。定要做得入神。我做得不像。罰我一兩銀子。做東道請你。你做得不用力。罰銀一兩。請我。童自大道。我可敢不依你。只是你做得不像又不肯罰。我敢把你怎麼的。鐵氏道。說過的話。我若如此失信。你後來還肯聽服我麼。童自大道。既這樣說。你就自己去揭。省得我揭了出來。又說是我揀的。叫你疑惑。鐵氏



笑道。你這話說得也有理。就伸手揭開一張。看時是個倒澆蠟燭的勢子。男子仰臥。婦人騎在上邊動作。童自大道。奶奶。這張來不得。我那裡馱得動你。鐵氏道。你頭一張就躲滑。後來還想我依你麼。童自大聽了這話。怕他動怒。只得仰睡着。鐵氏也跨了上去。就套上坐下。兩手挂定。蹶了幾蹶。他身子沈重。不由得氣喘噓噓。便伏了下來。壓在身上。童自大忙叫道。奶奶。來不得。看壓斷我的腸子。你再壓壓。我就一塊豆腐乾兒了。鐵氏笑道。原說要做得像。就壓扁了。也顧你不得。童自大忙忙將兩手用力托住了他的胸脯。鐵氏又蹶了幾蹶。自己也甚覺費力。方纔下來。童自大喘了好一會。纔說得出話來。道。夠了我的了。吃了這一個大苦。我看你揭出別的來。依我不依。鐵氏也歇了有一盞茶時。喘息已定。又揭了一張。二人齊看。是一個婦人伏在枕上。屁股蹶着。男子在背上。厥物頂入肛門。婦人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是一幅後庭花的故事。鐵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四四

思無邪滙寶

氏看見。方要另揭。童自大按住。道。你方纔自己說得牙清口白。不許撒賴。如何換得。鐵氏道。這一張原不算的。童自大道。既是不算的。起先何不早說。你又是看過的。這會兒揭了出來。如何換得。童自大生平來昨晚纔初嘗美郎的這種妙趣。忽被驚散。未得快暢。今日巧巧的揭着這一張。正要盡一盡昨晚未盡之興。那裡肯依他換。又見鐵氏和顏悅色。咧着一張大嘴只是笑。他便撒嬌撒癡。倒在他懷中滾。道。一個滾字。寫得呆人活跳。你自己的令。如何賴得。不拘怎樣。給我嘗嘗纔罷。你方纔幾乎壓死了我。你怎不換。纏了許多時候。鐵氏也因自己說的話悔不得。沒奈何。問他道。這件事從沒有做過。不知疼不疼。你昨晚與美郎弄事。必定知道。童自大道。我熨肚子的。何嘗弄屁股來。你只是冤賴我。鐵氏道。你少要說鬼話。我看得很明白。你同他弄的。如今人也賣了。我又不惱。你說與我好做商量。童自大聽得此話。量出真情。遂答道。我起先原是熨肚子來。



後來那東西不知不覺就自己鑽了進去。連我也不知道。鐵氏道。不要胡說。我見他蹶着屁股。往上一迎一送的。嘴裡哼唧唧。難道這裡頭也快活不成。童自大道。必定是快活有趣。若是疼。他怎麼裝出那個模樣來。鐵氏道。你一起手弄時。他可曾說疼呢。童自大道。我唾沫也不會用一些。只輕輕一聳。就進去了。他也沒有說疼。並不見他做聲。鐵氏道。要是這樣說。這事也還做得。你多多的用些唾沫搽搽臊子。再放些在屁股眼內。須要慢慢的。不許冒失。童自大聽說。喜歡得一骨碌爬起。忙道。我知道。不勞你吩咐。包管你一些也不疼。我難道就呆到這樣地位。連屁股都不會弄麼。鐵氏也想試試這件妙事。就學畫圖。伏在枕頭上。高聳着肥臀。童自大把龜頭搽了許多的唾沫。又將他糞門上也抹了些。然後捏住陽物。對準肛門。往裡一頂。突的一聲。就將進去了一個頭子。又兩三抵。已全身皆入。童自大滿心歡喜。說道。你怕我不在行呢。你摸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四六

## 思無邪滙寶

摸。這不全弄進去了。你道鐵氏是個未經弄過的後庭。如何這等容易。因他股大溝深。腸肥油厚。不知不覺便弄了進去。也只算得一半。那一半被臀肉隔住。所以不覺得艱難。童自大雖然弄了進去。尙恐他疼。還不敢十分動作。鐵氏先也覺膽怯。只當不知如何痛苦。以爲這個去處原是天生與人出糞的孔竅。並非納腎的東西。那知如今的小夥子們拿他做了納腎的正門。反做了出糞的餘洞。鐵氏見弄了入去。並不覺其痛楚。只微微有些脹意。用手一摸。已進了大半。想着美郎那種光景。必然還有妙處。向童自大道。你動動看。童自大便抽抽扯扯弄了一會。扯出許多丫油。甚是滑溜。鐵氏覺得裡面酸酸的。有些佳境。回顧童自大道。你再快些重些。童自大知他已安。遂兩手扳住胯骨。用力抽扯。口中哼哼的道。好肥東西。我吃了一輩子肥肝板腸。也沒有這樣的好滋味。一陣亂搗。搗得那鐵氏酸癢難當。哼個不住。把肥股一拱一拱的往



上迎送。童自大見他已得樂趣。自首至尾。加力扯拽了數百。那丫油滴了一褥子。鐵氏哼成了一塊。後庭中爽利不消說。牝戶中也一陣麻癢起來。陰精溢出。覺比每常交媾還更有趣。不由的伸了手去揉着花心。不期然而然。做得與畫中十分相似。童自大情興如火。怡然感之。一洩自注。扳開肥股。盡抵至根。樂不可言。鐵氏亦舉股承受其精。盤桓了半日半夜。好精神。皆身體困倦。拭抹乾淨。共枕而臥。一覺醒來。童自大初嘗珍味。覺得異常肥美。意思還想要領教領教。摸着他的後庭。說道。奶奶。我這一回越發在行了。你給我弄弄。鐵氏道。這不過是偶然做做。若只管走起旱路來。把我這條河道壅塞了不成。童自大道。奶奶。我有句話。你不要惱。鐵氏道。我不惱。你有話只管說。童自大道。不瞞你說。你身子胖大。底下的那件寶貝雖是肥得出奇。只是又深又厚。又寬又大。我的這件東西有限。弄進去。摸不着一個邊岸。就像小孩子走到一個大城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四八

## 思無邪滙寶

門裡站着。那裡見個影兒。

蠢才譬得過大太小。幸爾鐵氏不怒。若謂如和尚站在關中則可矣。

就是你容易也不得爽

利。倒是這後門裡緊揪揪。弄得你也好。我也好。兩好並一好。可不好麼。鐵氏聽了。想他這話倒也真。故意道。你說雖然有理。若只弄後邊。前頭就棄了。叫他長遠把齋不成。童自大道。想了一會。笑道。我有個妙法兒。包你都不脫空。鐵氏道。是甚麼妙法。童自大道。你此時且同我弄了着。我到晚上來同你試法。鐵氏道。你哄我要弄罷了。那裡有甚麼妙法兒。難道你又生出個屨了來不成。童自大道。我可敢哄你。若不如意。也罰我一兩東道。說着。就扳過鐵氏的屁股來。鐵氏此時也正有些餘興未息。就將屁股拱在他懷中。那後門內還有餘瀝。童自大也不用唾。就勢一頂而入。兩人又翻騰了一場方罷。次日。童自大起來。想道。我看奶奶的那件東西實在有些怕人子。靠着我這個匪物。想圖他歡喜。是再沒用的。我常看見那角先生。得一個大大的來送他取樂。纔可以換



得他的後庭。但不知在那裡賣。吃罷早飯。走了出來。問那家人童祿道。你可知道賣角先生的鋪子在那裡。童祿道。郭先生的鋪子倒知道。他教着二三十個學生。就在這大街口上。我家的當舖隔壁。

應前童自大說先生教學生詩處。細。

倒沒有聽見他賣不賣。家裡又沒有小相公。老爺要買他教學麼。就是教學。雇他也罷了。又買他做甚麼。童自大笑道。蠢才。我問你的是那牛角做的角先生。好好的。問那郭先生做甚麼。童祿道。哦。那個麼。在承恩寺斜對過越黑的那一條廊底下有幾十家賣他。老爺到那裡要幾擔也有。老爺要買得多。小的跟了去挑。也饒他幾個來頑頑。童自大聽了。

又好氣又好笑。罵道。蠢才。戾養的。

主人亦未見其乖。

那東西要幾擔做甚麼。想留

着傳代麼。他袖了個銀包。也不帶人。自己步到廊下。走入時。香氣竄腦。到一家鋪內。見擺列着無數。童自大揀了一個比他陽物粗長些的。那開鋪的道。尊駕買了作何用。童自大不好說買了送他夫人。扯謊道。要



同人頑戲做酒杯。要知這件東西是件冷貨。做他的多。買他的少。不過是發賣與過路客人。見他說買了吃酒。巴不得總成他多買幾個。說道。要嫖婊子頑耍。一個就罷了。既是要做罰酒杯了。大大小小多買幾個纔有趣。將一個頂大的拿過來。道。這個原做了是吃酒頑耍的。婦人中那裡用得〔這〕樣大物。又取過一個至小的。道。這留給量窄的人吃。童自大想道。據我看起來。這個大的或者竟用得呢。若買了這個二號的去。要不中用。豈不白走一回。索性都買了去罷。問道。你這三件要幾個錢。真是財主口角。錢這樣貴重。那人聽他問這話。心中忖道。原來是個大利巴。

江南土話。謂人不在行曰

利巴。我且烹他一烹。便道。買這樣東西是論不得價的。只在尊意。若遇了出手的大老官。甚麼十兩五兩。萬不然照本錢二兩銀子是一分少不得的了。童自大從不曾買過。不知價值。又不好爭講。他平素極吝。此時竟慷慨起來。說道。銀子便依你二兩。有甚麼好春方。送我些做搭頭。那



人這三個先生值不過三五錢銀子。因見他是外行。故拿大價哄他。誰知他一口就依了。滿心暗喜。說道。既承照顧。只是難爲了小鋪些。就取過一根白綾帶子。有五六寸長。中一段裝着藥。說道。行房時將這帶子束在根下。比每常分外堅久粗硬。一根可用五七次。尊駕若試驗果好。下次還求照顧。拿一張綿紙。同那角先生包在一處。童自大打開銀包。稱了二兩足紋給他。竟不是送魏如豹那一種銀子了。拿了回來收着。晚間聽用。那鐵氏素

常與童自大交媾。也覺得他的物件放在內中如太倉一粟。

較小孩子在（站）在城門

洞裡更不堪。

沒有甚趣。只因慾火攻來。沒奈何。叫他殺火。間或也乏。這是他情

急了。雖不能暢其慾心。到底有個男子在肚子上爬爬動動。興之所至。也就乏了。這個只弄得他自己乏。並非是童自大本事弄丟了的。昨晚嘗着這後庭中滋味。悔道。早知這穴道中有這樣樂處。何不棄前而取後。況且後邊得了樂趣。前面也有許多妙景。攻其一而兩得其樂。何樂



不爲。又聽見童自大說兩不脫空的話。猜測不出。料他又未必是說謊。滿心巴到天晚等他來如何試法。只不見黑。急得如熱鑿子上螞蟻相似。走投沒路。等到日落。忙忙同童自大吃了晚飯。又飲了幾杯助興的酒。然後上床脫衣。童自大將白綾帶子束在陽物根下。把三個先生放在枕邊。鐵氏道。你說兩不脫空。是怎麼樣的。要是說謊。罰出銀子來與我。童自大笑嘻嘻。將那個頭號角先生拿出來。在眼中一晃。道。你看看這件寶貝。就藏在背後。鐵氏只見眼前一亮。不曾看明。笑道。是甚麼寶貝。怎與我看看又藏起來。童自大遞與他。道。是這麼一根降魔杵。我請了這個先生到你肥館來坐坐。何如。鐵氏認不得是甚麼東西。只見光亮亮的。有一個西江月贊他的形狀。

腹肉（內）空空無物。頭間禿禿無巾。遍身華美亮錚錚。腰較

富翁還硬。

一個光頭釋子。假名冒做先生。端詳注目看



分明。可喜粗長且勁。

鐵氏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八寸餘長。鍾口粗細的陽物。上面還有些浪裡梅花。他心中又喜又怕。笑成一堆。道。這樣棒槌大的東西。只怕放不進去。童自大道。還有一個副先生。一個學長呢。先拿了試試看。又將那兩個取過來遞與鐵氏。鐵氏看時。一個有五寸來長。一圍稍大。一個長只三寸。也不堪（甚）粗。問道。這樣好東西。你那裡得了這幾個。童自大道。是我特買來送你的。做謝禮的。補報你昨日屁股的情。鐵氏笑道。你竟比當日在行了好些。這樣好東西就會自己去買了。像這等好物件。就多破費些銀錢也不枉。自拿着那個小的。道。這個太小。只好送黃花女兒。我這裡頭只好在傍邊做楔子。正經處用他不着。這個大的又太大些。不是兒戲的。這二號的比你的粗大些。且拿他試試着。童自大坐在傍邊。把他腿抱起一隻。將那第二號的物件往陰門裡一塞。略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五四

思無邪滙寶

重了些。竟像個老鼠見了洞。一鑽就不見了。竟全身塞了進去。那鐵氏尙自不覺。問道。你說試。怎又不放進去。童自大笑道。你摸摸看。全身鑽進去了。鐵氏伸手來摸。果然都在內中。笑着說道。這樣看起來。那個大的恐怕也還用得。你也試他一試。童自大伸了指頭在他牝中。把那沒用的副先生拉了出來。把那頂號的拿將過來。鐵氏道。這個大的利害。比不得先那一個。你須慢慢的來。童自大也不敢冒失。將那大光腦袋在牝戶門口掙了幾掙。有些濕了。方往裡一送。唧的一下。進有二寸。鐵氏每常與童自大弄時。弄了半月。還不知進去不曾。此時被這件粗物。覺得陰門撐得有些脹意。囑道。有些意思。你慢慢的送。童自大拿着巨物一進一出。不多幾送。也就一絲不剩。童自大見了。暗暗的吐舌。道。這樣個大物件。還輕輕巧巧送了入去。可憐我這個匪物。每常不知分量。還想討他個歡喜。豈不是癡。此時鐵氏這一件寬兮綽兮的肥物。



可也被那先生塞了個毫無罅隙。鐵氏甚覺有趣。一面笑着。一面用手指着牝戶道。這先生雖然魁偉壯大。渾身又華麗光鮮。

這先生在今日必定大行。

只是

死板得很。一些活動氣兒也沒有。怎麼樣處。童自大道。等我同你把後面的筍安上了再講。鐵氏正要看他如何作用。聽說急忙爬起來。要蹶着屁股與他弄。不想一翻身。突的一聲。那先生見東家略動動身。他就

逃出館來。

這怪不得先生東家先說他死板來。

鐵氏道。這怎麼處。就了你。這個又掉了出來。就

了他。你又弄不得。如何纔得兩不脫空。童自大〔道〕「不是這個弄法。你還仰睡着。須憑我擺佈。方纔如意。」鐵氏忙應道。任你怎麼樣。我都依你。童自大叫他仰臥了頭。睡得平平的。把枕頭取下來。將屁股墊得老高。恐他腰下空着。拿來被替他塞好。鐵氏道。要這麼高做甚麼。童自大道。奶奶。你身子胖。屁股溝子深得很。我的東西只弄得一半進去。你我都不自在。這樣一墊高了。把兩條腿揸得開開的。屁股溝子淺了好些。



# 姑 妄 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五六

思無邪滙寶

便不礙事。方弄得盡根。鐵氏也就依他。將兩腿大揸着。道。我的腿長蹺不得。怎麼處。童自大道。還是叫丫頭來扛着罷。鐵氏點了點頭。童自大叫兩個丫頭來。說道。你都脫光了上來。穿着衣服礙事。那丫頭不敢不脫。脫了上身衣服。纔要上床。童自大叫連褲子都脫去了。他醜自醜。到底。是女孩家。有些子作難。鐵氏望了一眼。道。唔。你不理麼。兩個丫頭嚇得打了個冷戰。慌忙脫下。紅着臉微笑。一隻手遮着牝戶。精光着上得床來。童自大叫。他還像昨日將奶奶的腿每人挖（抱）了一條。大大的分開。因墊得高了。那肥股竟是仰着朝上。溝都平了。毫無阻礙。童自大滿心歡喜。將腳帶兩條接了一條。把那角先生根下拴了個結實。繫在腰間。笑對鐵氏道。你昨日笑話我還長得出一個廩子來。這不又長出一個來了。鐵氏見他上下兩個硬邦邦的東西。喜歡的笑得眼睛只剩一條細縫。是個胖人的臉。童自大方要動手。見兩個丫頭光着身子。雖然面目不



佳。也還白白淨淨的皮肉。小小的奶兒。圓圓的肚兒。還有那一條細細的縫兒。也甚動人。那童自大看上呆興來。忽然哈哈的呆笑起來。道。你兩個沾沾奶奶的福。也不要脫空。一手拿起那個五寸來長的角先生。把葵心一下按倒。將他的腿擰開一隻。吐上一口唾。搽在他陰門上。狠狠往裡一塞。竟自塞了個頭子進去。塞得那丫頭哎喲連聲。又被他使蠻。兩三下塞個盡根。那丫頭雖有二十多歲。因家主婆利害。不曾吃過野（野）食。被他這樣幾下。塞得痛苦難禁。幸得年紀大了。雖然受得住。還疼得兩淚汪汪。這真是惡取笑。童自大笑著拉他起來。道。憑他在裡頭。不許掉出。你穩穩的坐住。將他夾緊。要是掉了出來。我叫奶奶打你五十鞭。那丫頭雖則怯疼。料比奶奶打的還好捱些。也就依他坐住。猶恐掉了出來。動也不敢動一動。童自大又拿起那個小的。對着那蓮瓣道。也來試驗試驗。那丫頭不肯。童自大發威來。道。小騷奴。好意給你嘗嘗新。你倒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五八

思無邪滙寶

做出這樣個浪兒來。那丫頭只得將腿蹺起。他對真也是一塞。一來這

丫頭也十七八歲了。二來那先生渺乎小爾。並不覺其煩難。便塞了入

去。也叫他照樣坐緊。

角先生。婦人或有有用之者。若處女以之破身。大約自此二婢始。

再看鐵氏時。牝戶大張。將有

一掌。那兩邊的肥肉因騷極了。就像劃開鼻子馬一般。吸呼吸吸的亂

動。

妙想奇譬。

他將腰中那先生送入鐵氏牝中。有四句口號道。

非緣設帳請先生。

只爲夫人物可驚。

今日相延肥館內。

西賓便可喚卿卿。

先生大得便宜。

他自己的厥物頂進後庭之內。童自大笑向鐵氏道。看這個樣子。我想

起一副對子來。鐵氏發急道。忙忙的且說甚麼對子。難道當真是先生

坐館麼。童自大道。我聽見人念後門口的對子。道是。前門增百福。後戶

納千祥。我改幾個字。今日就合着你了。這是前門撐巨物。後戶插纖陽。

可好不好。說着大笑。抽動起來時。那鐵氏等了許久。又見他同兩個丫



頭做作這一會了。正騷興大發。見他兩件物事一齊進內。只覺其樂。欣欣得意。弄夠多時。那陰中之水。肛內之油。兩處齊流。將白綾帶的藥性泡發。那陽物脹得分外粗大。其熱如火。鐵氏前門中塞得脹滿。已美不可言。後門又滾熱的這件硬物出出進進。樂得他聲喚都叫不出來。童自大見他這妙景。又得藥性助着。也分外用力。乒乒乒。弄得那響聲如數十條鰍行泥淖中相似。鐵氏口中只嚙呀嚙呀響。別無他語。兩個丫頭起初也覺得裡面塞緊。又疼又脹。悶得慌。甚不好過。到此時見了這番光景。那小肚子裡竟熱烘烘。一陣一陣的流出水來。却並不知疼。只覺其癢。也就不知不覺起起坐坐。扭扭晃晃。那先生在裡邊雖不能十分活動。也覺得在內中挨皮擦肉。竟甚是有趣。他二人亂扭亂躑。那鐵氏的腿是他兩人抱着。他的身子動。那主母的腿自然是要動的了。他二人把屁股往上一擡。那鐵氏的身子往上一迎。他二人向下一坐。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〇

思無邪滙寶

主母之臀也往下一落。他二人扭。主母的身子也扭。他二人晃晃。主母的身子也晃晃。那鐵氏已經樂極。又得這兩個幫襯着。他兩個非幫襯。乃是幫忙。真是不出來的妙處。他二人原是幫襯自<sup>人</sup>自<sup>己</sup>的。不想無意中倒幫襯了主母。做了一對大功臣。有一調黃鶯兒道他幾人的樂處。

前後一齊攻。腿高擡。興致濃。肥軀竭力相迎送。童陽力春。鐵

陰快鬆。牝津股液如泉湧。喜融融。丫頭起坐。樂亦在其中。

這一番舉動真是驚人。自點燈上床。直到二鼓。方纔歇手。童自大與鐵氏之樂自不必言。這兩個丫頭雖不曾嘗金莖玉露。如自幼吃胎齋的人。忽然嘗着了些葷味。也覺可口。他二人將牝中之物也不繳還主人。竟自取了出來。拿在手中。抱着衣褲跳下床。笑嘻嘻的走去。兩人輪着效法主人同主母的法則去了。鐵氏因那小東西也不要他。故不尋問。一宿晚景休題。次日。童自大不在家中。鐵氏飯後獨坐自思。人說見識



見識。不見不識。果然不錯。我只說男女趕（幹）事。不過是爬在肚子上這樣弄了。誰知昨日見了這本畫兒。纔知有這些樣數。學做了一兩樣。果然有趣。我又當是天下人的物大小都差不多。每常我也疑心我的物這等寬大。他的這樣細小。昨日見了這個奇物。雖說是假的。必定也有這樣大東西。人纔照樣做出來。況且弄了進去一般恰好。可見是不曾見識的緣故。床頭間將那角先生取出。坐在春凳上細看了一番。又撫摸了一會。又量量。又箍箍。越看越愛。不忍釋手。又在抽屜內將那春宮取出來看。看一幅便閉着眼睛摹擬那神情光景。看了一會。困倦上來。叫丫頭拿過枕頭來枕着。就在春凳上睡着了。這兩個丫頭昨夜覺得也有些趣味。正要想去試試。恐主母叫。今見他睡着。二人輕輕將那春宮悄悄拿過來。看了幾頁。動起興來。這葵心就伸手到小丫頭褲襠內一摸。見水瀼瀼的。就拿指頭替他搨。那蓮瓣也伸手過來替他挖。又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二

思無邪滙寶

看了兩幅。都摳挖得有些不自在起來。把冊頁仍舊放在主母面前。他二人拉着手往後邊去了。鐵氏睡了一會。偶然失手。把那先生掉在地下。猛然驚醒。他素常起身。因胖狠了。好生的費力。此時一個翻身。比瘦怯人還伶便。一骨碌爬起。忙向地下拾起來。連啐了幾口。道。怎麼就害了瞌睡癆。把他就掉了下去。若跌壞了。怎處。忙細端相。毫無傷損。纔放了心。還恐怕他跌得疼一般。又揉摸了一會。形容得甚趣。拿了一條湖縐汗巾包好。拿出一個錦糊的扇子匣來裝了。放在枕傍。以便不時取用。一時口渴要茶吃。叫了幾聲丫頭。不見答應。只說他們去偷睡。遂起身到彼邊來。聽見屋裡哼唧唧聲喚。驚道。難道是他回了。在這裡偷丫頭麼。悄悄一張。原來兩個丫頭學主人主母的樣子呢。葵心仰臥着。兩腿揸得開開的。蓮瓣坐在傍邊。抱着他一條腿。一隻手拿着那中等先生。在那裡一進一出的搗。是葵心口裡哼。那鐵氏忍不住笑道。小淫婦們也



會這樣作怪。

只許大淫婦作怪耶。

那蓮瓣聽了主母聲音。連慌把那個角先生往葵

心的花心裡一插。起身跳下床來。忘記了他那蓮花瓣中也有個小先

生在裡頭。唧的一聲。像燈節放賽月明似的。冒了老遠。那葵心也一翻

身。纔要爬起。他那葵花心內的先生。也是唧的一聲冒了出來。他二人

嘻嘻的笑。連鐵氏也笑得東倒西歪。回房中來。心中有些興動。況昨日

那些光景。也是兩個丫頭見過的。何必怕他。見他兩個在跟前。叫他關

上了門。上床脫光。叫丫頭也脫了上床。還像昨日。一個人抱了一隻腿。

各伸出一隻左右手。拿着大小兩個角先生。前門用大的。後戶用小。弄

將起來。用手拿着更覺有趣。比童自大拴在腰中弄法更好。要深就深。

要淺就淺。要高就高。要下就下。憑自家心中所愛。只許（須）一言。丫頭

自然奉命。把他二人的手腕幾乎累折。那鐵氏也幾乎樂殺。興盡而止。

自此以後。把這兩個丫頭倒像活寶一般疼愛。興之所至。就叫他二人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三

思無邪匪實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四

思無邪滙寶

來殺火。把童自大倒似有如無。他弄也罷。不弄也罷。不似當日拘管。把那前番非打即罵的樣子全盡蠲除。那童自大見他放鬆了。也竟公然躲了身子。偷空同兩個丫頭弄聾。那丫頭的模樣雖醜。較主母還妖嬈些。且這兩件妙物緊而且嫩。童自大得意是不消說的。就是兩個丫頭也甚戀家主這根皮裏純筋的傢伙。比那光骨頭的先生有趣些。嗟乎。腹內空空

之先生。不及一純筋之陽物乎。雖罵得刻毒。却罵得甚當。

況且那個二號的主母又收去爲後庭之用。只剩個

小物。太覺不堪。所以遇便就與主人公沾在一處。鐵氏就是看見。只做不知。一來念童自大薦賢自代之功。二來時常要這兩個丫頭兩手維持之力。因此愛心一萌。威不復作矣。他這一家從此倒和氣許多。鐵氏的咆哮竟化爲烏有。此皆童自大請先生之力。正是。

欲消妒婦淫和悍。

須請先生大又長。

再說阮最的妻子郝氏。也是個頭號騷淫之物。阮最在日。因不曾領教



過他的妙處。反嫌他死相。不會風流。別戀着嬌嬌。撇得他冷清了。他便風流起來。也就偷上那愛奴小廝。只好暗地風流。却不敢放肆。偶然遇便偷弄一下。一來做得隱秀。二來這小子是阮最心愛的。故不疑他。所以不曾露出馬脚。十數年來。這小子已長成一條大漢。專一酗酒肆惡。阮最念向日之情。每每護庇他。自阮最病中害得七死八活。郝氏膽子就放了些。時常在西屋裡同他做那一件樂事。後雖被阮最看見。他不久又死了。郝氏更無忌憚。一個月中竟有十數夜暗暗叫他進房陪宿。雖然愛奴的陽具不甚雄壯。却身強有力。頗得郝氏歡心。這郝氏因向年丈夫說他不活。他後來看見嬌嬌那些態度了。也學得扭頭捏頸。抿嘴咬唇。未語先笑。渾身顫巍巍動個不住。就像年下賣的鬧攘攘一般。走動兩邊搖晃。好似一個美人燈。一風都吹得倒的勢子。風騷得異常。也不像個寡婦。每日描眉畫眼。嘻嘻哈哈。那種浪態。令人看得好不肉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六

## 思無邪滙寶

麻。古云。楚王愛高髻。宮中高一尺。此可謂。阮最愛風流。鄭氏驕得極。

竟連阮大鍼一個老漢而兼公公之人都看上

火來。想算計他的那一點風流孔竅。雖不好驟然下手。但見了面由不

得就做起光來。那鄭氏是個伶俐婦人。也就看破了幾分。這阮優也久

矣。看上了嫂子。當日因哥哥在。不敢放膽。今哥哥已歿。他就想學起陳

平來。<sup>①</sup>見嫂子纔二十多歲。妖妖嬈嬈。活狐狸精相似。好不風騷。魂魄

都被他攝去。間或打牙擦嘴調戲他兩句。他也似推似就。如送如迎。起想

阮最調戲嬌嬌之日。想到今日阮優調戲鄭氏否。

要想法弄他一弄。但不定他的心腸。恐怕不從。一時

喊叫起來。怎麼處。近日風言風語。聽得說他老子在鄭氏屋裡。大白日

關着門。不知做甚麼要緊的事。好一會纔出來。他心中暗想道。嫂子既

然肯偷公公。不是甚麼貞節的了。況我豈不比老子少壯些。可謂跨寵之子。他可

有不愛我之理。此理不知出自何典。遂日日在鄭氏房中走撞。坐着說閒話。偶沒人。

就說句把風流話兒勾引他。那鄭氏也不惱也不答。只抿着嘴笑笑。或



斜瞅一眼。一日。阮優笑着向郝氏道。我昨日聽見人唱一個劈破玉兒。很有趣。我唱給嫂子聽聽。遂唱道。

小寡婦上新墳。身穿着重孝。拿着香。提着紙。直哭到荒郊。見

新墳。忙下拜。把我親夫來叫。實指望與你同偕老。誰知你半

路裡把奴拋。我捱不得這冷冷清清也。夫君呵我要去偷小叔

了。

郝氏瞅了一眼。笑笑不做聲。笑者不可測也阮優笑道。當日這種道理我就不明

白。譬如這嫂子。總是別人的女兒。既嫁得哥哥。就嫁得兄弟。何必分

甚麼叔嫂。何必竟像男人一般。娶了姐妹兩個。一個做妻。一個做妾。這

女人嫁丈夫。倘那家有弟兄兩個。何不把哥哥做了妻。兄弟做了妾。那

些兒不好。嫂子你說我想的可是。郝氏笑道。嚼舌根的。你的嬌子明日

就是這樣。阮優笑道。我要兄弟。早叫他嫁了。不用急。雖沒有兄弟。却有愛奴。那裡像嫂子這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六八

思無邪滙寶

樣古板。郝氏也不答他。只是笑。阮優道。昨日見人新編的小寡婦鬧五更的銀紐絲兒。作得果好。我唱給嫂子解悶。唱道。

一更裡思夫。過黃也麼昏。思量年少俊卿卿。好傷心。緣何撇

我赴幽冥。奴身獨自苦。帶影共三人。想親夫。真個心腸硬。空

房孤守。誤我青春。痛斷肝腸。淚珠也傾。我的夫哪我恨卿卿。又

把卿卿恨。

二更裡思夫。月上也麼塔。當初指望永和諧。淚盈腮。撇奴獨

自好難捱。羅衾空半幅。繡枕半邊歪。淚珠兒濕透了香羅帶。

翻來覆去好傷懷。痛的夭亡。我命也乖。我的夫哪我帶孤辰。命

把孤辰帶。

三更裡思夫。月正也麼明。猛然夢裡遇親親。放悲聲。懷中搜

抱訴衷情。離愁腸萬結。未語淚先傾。正綢繆。忽被鐘聲震。醒



來仍自擁孤衾。桌上的殘燈。乍暗也明。我的夫哪我傷情。真個

傷情悶。

四更裡思夫。月轉也麼西。翻身側耳聽啼雞。好孤悽。羅幃寒氣逼香肌。他人驚鳳合。我獨子規啼。悶殺了奴。受這孤單罪。思量轉痛轉傷悲。就是那螻蟻。也效于飛。我的夫哪我爲誰來。却把誰來爲。

五更裡思夫。天色也麼明。無眠整夜斷人魂。恨夫君。爲伊苦守也無因。貞節雖有。難輪到我身。倒不如轉嫁圖歡慶。那時節。攜手赴鴛衾。被底的風流。樂殺也人。我的夫哪恨憑君。憑君恨。

清江引

五更已罷天將曉。日上三竿了。對鏡理容妝。嘆我青春小。細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〇

## 思無邪滙寶

尋思。還去做新人好。阮最調嬌嬌也以戲文。阮優調郝氏也以小曲。雖是前後遙遙一對。內應報應之理如影隨形也。

郝氏聽他唱得既好。又打動了心事。長嘆了一口氣。復笑道。我知道〔這〕個曲子就是你這個爛心的編的。笑着惡毒毒瞅了一眼。阮優見有幾分光景了。就思量要做實在事了。心中想道。我那一日溜到他屋裡躲着。等他睡熟了。然後下手。倘偷上了。或者他嘗着了滋味。不致變臉。古人說。色膽如天。要不放大了膽子去做。等到那一日纔得成就。主意拿定。時時刻刻在郝氏房中來撞幾會。一晚。天黑了。他到郝氏房中來。不見人影。他心生一計。閃入床後一個僻靜處蹲着。等他回來下手。原來郝氏被大鍼請了去。到他一個妾房中。做些不三不四的雅事。那個妾只圖主公歡喜。那管他公公媳婦該弄不該弄。還在外邊聽梆聲。替他觀風。你道這件事是如何成就了的。那阮大鍼素心只貪淫。自嬌嬌死後。無可行樂之人。毛氏雖騷淫可取。但吾（五）旬外的老嫗。有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一

思無邪匯寶

年紀了。陰戶如掉了牙的癰嘴一般。兩片寬皮。鬚毛佈滿。不但不可用。而且不可觀。只可以作老伴。不可以共歡樂了。雖有幾個妾。只平平然。又都不甚出色。一時高興。忽然注意到郝氏身上。想道。他「少」年寡居。未必不思快樂。看他的姿色。可與嬌嬌相匹。論他的身段舉動。比嬌嬌還騷浪些。可以計擒之。娛我老景。想了一番。他有一個妾是揚州人。原是個瘦馬買來的。他就姓馬。行六。叫做馬六姐。阮大鍼同他戲耍。常叫他做馬泊六。他比衆妾乖巧些。又識字。又會些彈唱。當初嬌嬌在日。阮大鍼就獨鍾愛他些。嬌嬌死後。自然數他是第一個愛寵了。一日。阮大鍼到他房中。坐在椅子上。搜他在懷內膝蓋上坐着。笑對他道。我有一件事。你若替我謀成了。倘不洩露。我同嬌嬌當日一般待你。倘或你奶奶要死了。我就立你爲正。馬氏當云。等到那一日。虛情不敢領。你可肯替我做麼。馬氏笑道。老爺這話就奇了。我的骨頭肉都是老爺的。骨頭肉雖是老爺的。恐那片皮要屬荀誰了。叫我死。敢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二

思無邪滙寶

不死麼。要叫我做甚麼。我還敢不盡心。我也沒福想做奶奶。只要老爺另眼一眼就夠了。阮大鍼樓過他脖子。親了個嘴。他就連忙送過舌頭尖來。阮大鍼咂了一下。道。且說正經話。着馬氏縮了回去。掃眉（興）之甚。阮大

鍼笑着附耳朵說道。大媳婦着實風騷。我心中十分愛他。你想個法兒弄到你房中來。我同他了了心願。你心下如何。馬氏笑道。老爺不說到這裡。我也不敢說。老爺若勾搭上了大娘子。也只算得個眼前報應。阮大鍼驚道。這是怎麼說。馬氏道。當初嬌姨在日。同大相公厚了多年。只老爺一位不知道。後來兩個人還是同死的。奶奶叫瞞着老爺。所以沒有人敢說。阮大鍼細問緣故。他把嬌嬌如何將阮最弄死。急了上吊的話。細說一番。阮大鍼聽了。說道。既如此說。越發放他不過了。馬氏想了一會。道。明日如此如此。老爺打點精神做新郎就是了。應前嬌嬌向阮優道。他會哄漢多着呢。至此果前言不謬。

阮大鍼大喜。被他說上興來。同他弄了一度。以當起媒。到書房中養精



蓄銳。以待明日大舉。却說次日早飯後。馬氏到郝氏房中來。見郝氏靠着桌子悶坐。手托香腮。心中不知想甚麼呢。原來郝氏性雖淫濫。當日有阮最在。不敢放肆。偷上了愛奴。也就心滿意足了。近見丈夫已死。沒了管頭。便放大了膽。又見愛奴不似當日小心慇懃。甚不適意。時常見阮優到屋裡來撞。不但愛他精壯。想起嬌嬌阮最死後。那丫頭說嬌嬌怎樣愛他陽大力強。又怎樣在行會弄。滿心要勾搭他。又回想。我先下手。未免爲他所輕。須等他來動手方可。却只見他嘻皮笑臉。言語勾搭。並不見他動作。是甚緣故。又想。他那個樣子。決放不過我。不過稍遲日子。但只是就同他偷上了。到底怕人口聲。吹入公婆耳內。不是兒戲的事。我見公公這些時見了我。眉目中那光景。像有些古怪。看他雖說不出口。也像是愛上我臍下的這件東西。他雖老不濟事。要是同他勾上了。連婆婆也不敢多管。這一家還怕誰來。那時可以任我行事。但我做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四

思無邪滙寶

媳婦的。怎好去調戲公公。怎樣纔得諧這一件美事。心中左思右想。正想得火發。忽看見馬氏走來。連忙站起讓坐。馬氏道。大奶奶做甚麼呢。郝氏道。不曾做甚麼。閒着無事。在這裡打盹。馬氏笑道。我看大奶奶今日紅光滿面。像有甚麼喜事一般。郝氏嘆了口氣。微笑道。一個寡婦。有甚麼喜事到我。馬氏也笑道。天地間的事。那裡定得。焉知今日你就沒喜事。郝氏笑道。我看你喜氣洋洋的。倒像昨夜得了甚麼喜事一般。馬氏笑道。我守着老爺。這是常事。那裡算得喜。像你寡婦着過了這巧宗。纔算得喜呢。兩人笑了一會。馬氏道。大奶奶既然悶倦。到我那裡走走。說說閒話。我還有一件人事。好東西給你看看消悶去。郝氏笑道。怕老爺到你房裡來。有甚麼要緊的喜事。我在那裡。恐就誤了你的。你好抱怨我。馬氏笑道。一個親公公媳婦。我就有甚麼事。也不消避得。你就在傍邊看看解悶也好。要上看興來。你也就做一齣。又不是外人。兩人



又笑了一番。那馬氏立起。拉着郝氏的手。對那丫頭道。你好好的看家。我同大奶奶走走來。二人攜手出門。同到馬氏房中坐下。閒話了一會。漸漸說到那村淫房闖之事。又笑道。大奶奶。虧你這樣少女嫩婦的熬得。要叫我就要急死了。郝氏笑道。少沒廉恥罷。說着不害牙碜。你方纔說有甚麼好東西給我看看散悶呢。拿出來我看。馬氏笑道。有有。遂將阮大鍼所蓄的春宮手卷冊頁拿出來。他細細賞鑒。內中一幅一個老兒。同一個少婦幹事。馬氏笑道。這兩個像是公公同媳婦爬灰的樣子。你看這個老兒畫得活像老爺。這個婦人活像你。這個畫畫的人也奇。怎把你兩個的行樂圖先就畫出來了。郝氏笑着將他擰了一把。笑了一會。兩人又看了多時。馬氏一幅幅指點着說內中的妙處。要引動他的春心。看得那郝氏面上火攻上來。紅一陣。白一陣。不住嘻嘻的笑。看完了。馬氏叫丫頭拿上果碟來擺下。並鮮甜久窖下的酒斟了一杯。送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六

思無邪滙寶

給郝氏道。你看了那寶貝。火上來了。喝一杯澆澆心火。馬氏因受了阮大鍼之托。叫人去尋了這陳封缸酒來讓郝氏。那郝氏不會吃酒。推醉不飲。馬氏道。這酒像蜜水一般。是不醉人的。大奶奶不信。你嘗一口看。郝氏嘗了嘗。果然甚甜。被馬氏苦勸。吃了有三四鍾。又坐了一會。覺得頭目發暈。四肢癱軟起來。說道。不好。我醉了。頭眼發迷。身子獨軟了。我回去罷。站起身要走。却晃晃蕩蕩。把持不住。馬氏忙扶住他。笑道。你那裡是醉。這是少年人寡居久了。這些時沒人殺火。方纔又看了那件有趣的寶貝。不覺慾火上攻。除非得個趣人兒洩洩火就好了。郝氏也笑道。我聽見說老爺叫你做馬泊六。就替我去尋一個來。馬氏笑着道。這在我。要謝媒的呢。郝氏笑着要走。馬氏道。你既然頭暈。且在我床上睡着。郝氏道。恐怕老爺來呢。馬氏道。他今日出門去了。大約還未必回來。你只管放心睡。扶他到床上。說道。你穿着衣服睡不安穩。把上蓋寬



了罷。那郝氏朦朦朧朧。任他將上衣脫了。只穿一衫一褲。替他將被蓋上。不多一會。見他已經睡沈。忙叫丫頭到書房裡去。快請了老爺來。丫頭去了。他將被揭開。輕輕把郝氏褲帶解了。褶褲帶也解下。將褲子褪了下來。打一看時。好一個豐滿的物件。稀稀幾根毛。用指頭探探。又堅又暖。那郝氏如死人一般。總不知覺。馬氏笑着仍把被蓋上。且說那阮大鍼知道馬氏將媳婦誑到房中去了。在書房專等好消息。急得滿地亂轉。他服了一丸如意丹。此時藥性又發。陽物脹得好不難過。正拿手捏攢。忽見丫頭來請。笑吟吟忙走上來。那馬氏一把拉着他的手。掀開被。指着郝氏的陰戶。道。這樣個好寶貝。總成你受用。看你怎樣謝我。阮大鍼歡喜如狂。搜過馬氏的脖子。親了嘴。道。你且看着門去。我自然厚報你這馬泊六。馬氏笑道。你只管放心。但要你拿出老手段來弄。我替你觀風去。千萬不要到門就沒謝帖。出了醜。我就不管了。說着。笑了出



姑 妄 言

第十三回

一四七八

思無邪滙寶

去。帶上了門。阮大鍼忙上床。脫光了。爬上身。輕輕分開兩腿。送了入去。

覺得比嬌嬌的緊暖許多。心中更樂。興致愈豪。仗着藥力。捨着老命盡

力舂搗起來。那郝氏雖不會吃酒。但吃得不多。偶然一時發迷。睡一會

已覺好些。被他這一陣狂弄。心中覺得十分爽快。睜開眼來。見是公公

在腹上高興。雖合了他先想的心事。固然暗喜。但良心難昧。媳婦的肚

皮上爲公公高據。未免滿面含羞。未免兩字不得活。這羞還在有無之間。反把眼閉上。粉頸略略

扭着。此浪也。非羞也。阮大鍼見這個嬌態。更覺魂消。心愛得要死。伏下身子來親

了個嘴。附着耳道。我的乖兒。你害甚麼羞。一來我憐你青春孤另。二來

阮最那奴才當日撇了你同嬌嬌相厚。我近來纔知道。我同你也厚起

來。正好替你出氣報仇。報仇二字奇絕。丈夫偷庶母。拿公公的陽物來報仇。真是奇事。一面說。一面又深抽淺送

起來。那郝氏心中想道。事已如此。還羞甚麼。把他的心勾住了。纔好長

久行事。心旣邪了。便由不得將兩手勾住了他的腰。兩足也漸漸舉起。



阮大鍼見這光景。連命都顧不得了。弄夠多時。動不得了。方纔歇手。二人並枕而臥。阮大鍼樓着他。道。我此後一得空。常叫馬氏來請你。你就來。郝氏道。恐怕人知道了。不好意思的。阮大鍼笑道。笑罵由他笑罵。樂事且同幹之。

笑罵由他笑罵六個字。死後便可做他的墓誌。

做得隱密。也不妨事。郝氏要起來。道。我去

罷。怕有人來撞見。阮大鍼猶依依不捨。還抱着親了幾個嘴。要他伸過舌頭來。郝氏微笑不肯。大鍼嘴對嘴道。親親兒。弄都弄了。這怕甚麼。郝氏佯羞帶笑。將舌尖吐出些須。阮大鍼咂了幾下。把手拍着他脊心。道。我的兒。我這幾根老骨頭要送在你身上。又把雙乳咂了咂。纔放了他起來。二人穿衣下床。阮大鍼來開門。那馬氏笑嘻嘻向郝氏道。恭喜。我替你尋了殺火的乖兒。你拿甚麼謝我。那郝氏紅着臉。

紅着臉。寫得入神。雖極淫浪之人。纔同公公如

此。見人豈無羞色。

笑着瞅了一眼。道。壞人。

妙極。多說不得。不說不得。只此二字足矣。

便往外走。馬氏叫丫頭送

他去了。細。過了幾日。阮大鍼又叫馬氏約了他來高興一番。如此多次。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八〇

思無邪滙寶

人總不知。郝氏把他十數年未曾發洩出來的技倆。全全施展。較之嬌嬌。騷淫雖不相上下。而柔媚過之。毛氏則卑卑不足數矣。郝氏這是。

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

阮大鍼疼這媳婦真不啻活寶。好頭面衣服。瞞着毛氏。無樣不給。每日吩咐廚上。收拾上好飲食供給。又怕人動疑。向毛氏道。媳婦青年守寡。替我家爭氣。理該分外待他。那郝氏見公公疼愛溫存。比阮最當日勝過十分。也自輸心貼意。一日。又在馬氏房中作樂。阮大鍼道。在這裡固然好。未免馬氏在外面礙眼。我還罷了。你到底心裡不得暢快。又不<sup>へ不</sup>敢脫光了。恐一時有人來穿不及。我想要到你屋裡去。纔得放心快活。只因你那丫頭在跟前。瞞不得他。恐他口嘴不好。倘或傳開了。雖然不怕甚麼。到底沒趣。想不出個妙法兒來。怎麼處。你可有甚麼好主意。郝氏道。我也是這樣想。除非把丫頭你也弄上了。纔得安穩。阮大



鍼把他搜得緊緊的。道。我也想過這個法子。恐怕你多心。不好說得。既然如此。你明日打發他來。我自有法。這樣這樣的行。郝氏應允。到了次日。阮大鍼在馬氏房中睡午覺。馬氏知他們的計。避到毛氏上邊去。丫頭也帶了同往。那郝氏在房中看那日色。知到了相約的時候。叫丫頭道。你往馬姨娘房中。有我昨日要的花樣兒。去取了來。那丫頭去了。到了馬氏堂屋裡。叫了一聲姨娘。不見答應。伸頭往屋裡一張。阮大鍼故意問。是誰。丫頭道。是誰。阮大鍼道。你來。一個人也不在跟前。你把我的夜壺拿了來。那丫頭到窗外拿了夜壺到床前。阮大鍼不曾穿褲。將陽物拿着。向他道。套上。我溺尿。那丫頭又不敢走。要送來。來。又有些羞愧。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這丫頭還知有些羞愧。何阮大鍼之無恥至此也。阮大鍼笑道。怕甚麼。還不拿過來呢。那丫

頭只得將壺嘴替他套上陽物。把臉扭着。

四字入神活跳。

阮大鍼溺完了。道。就放

在床底下罷。那丫頭纔彎腰放下。阮大鍼見他蹶着屁股。伸手去抄後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八二

思無邪滙寶

一掏。那丫頭忙立起身來。被他雙手抱到床上。就扯褲子。那丫頭見是老主如此。可敢違拗。況他被阮最愛奴弄過多次。知道此事有妙處。任憑褪下。阮大鍼還當他是個處子。用了些津唾抹了龜頭。往裡一頂。竟熟滑無比。一攢到根。阮大鍼笑問他道。你這丫頭好大膽。我當你還是個女孩兒。原來是個破罐子。同誰偷弄來。實告訴我。我不怪你。那丫頭只是笑。不做聲。阮大鍼再三追問。他不得已。不敢說出愛奴。只道是〔當〕日大相公破身的。那阮大鍼也以爲實然。遂不再問。只苟且了事而已。那丫頭道。我去罷。恐怕奶奶問。阮大鍼道。不妨。我還有話問你。你大奶奶這樣少年守寡。他也想人弄麼。那丫頭道。噯。這也是你公公口裡說的話。此語出自他人之口。不足爲異。出於無知。此○○○小婢。則阮大鍼真禽獸不若矣。阮大鍼笑道。呆丫頭。婦人家那個是不想弄的。說頑話何妨。丫頭道。他就想弄。他也不肯告訴我。我如何知道。阮大鍼道。你只看他間或日間坐着長歎短嘆。夜裡翻來覆



去睡不穩。那就是春心動了。丫頭道。這倒有些。阮大鍼道。我倒愛他得很。你幾時拿說話兒勾他。他要同我弄上了。我重重的賞你。丫頭道。你老人家不害羞。一個媳婦也想弄他。阮大鍼親了他個嘴。道。呆奴。人說肥水不落外人田。我的媳婦我不弄。設或他騷將起來。同外人混弄。如何管得他。你只留心。我明日先賞你幾件好衣服簪棒。後來還配你一個好漢子。丫頭道。一時他惱了打起來。你顧不得我。阮大鍼道。不妨事。你只管上心去做。床頭間摸了一錠銀子與他。道。這賞你買果子吃。那丫頭喜孜孜接了。道。多謝老爺賞。身邊無處收放。就拴在褲帶頭上。阮大鍼笑道。你若做成了。還有重賞呢。那丫頭穿上褲子。笑嘻嘻去了。回到房中。郝氏忽然怒道。你爲甚去了這半日。丫頭道。姨娘不在屋裡。我等了一會。還不見來。怕奶奶望我。纔來回話。郝氏道。你還瞞我。你頭髮都亂蓬蓬的。同誰頑去來。你可實說。我不打你。那丫頭死說沒有。那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八四

思無邪滙寶

郝氏是心照的。就把他衣裳一掀。那丫頭不曾防備。被他掀開。見他褲帶頭拴着一錠銀子。故意驚怒道。了不得。你原來做賊去來。是那裡偷來的。快快實說。不然活活打死。那丫頭白瞪着兩眼。無言可答。郝氏取了一根窗子栓。狠狠要打。

此栓不知可是阮最挂了去看郝氏私愛奴者。今日又爲郝氏嚇丫頭之用。欲私公公阮最泉下若有知。亦悔當日恣淫庶母一着錯否。

那

丫頭急了。方說。是我纔上去。老爺賞我的。郝氏道。我不信。老爺爲甚麼賞你。逼之再三。方說。老爺拉我睡覺。纔賞我的。郝氏道。還同你說些甚麼。丫頭道。沒有說別的。郝氏道。我倒不打你。你還不實說。那丫頭也有些乖巧。見郝氏雖說要打。却不甚怒。這丫頭當日被小主人弄過了無數。偶有小過。尚不免捶楚。只有威而無恩。愛奴更弄得多。要一根糖吃還不肯。今蒙老主一幸之愛。就與銀子。又許衣服簪棒。感恩不盡。想起老主相托的話。暗道。我顧不得。竟實說了。看他怎樣。遂道。老爺問我。奶奶可想人弄。我答應不知道。就把阮大鍼的話細細說上。郝氏道。我就



不信老爺有這話。定是你謊說的。你去請了老爺來對。若真就罷。若是說謊。我了不得。那丫頭道。我去請老爺。奶奶只管對。忙忙又走上來。阮大鍼同丫頭弄了一度。乏了。正然睡着。那丫頭見沒人。掀開帳子。推醒了。道。你害我奶奶要打我呢。叫我來請老爺去對話。千萬不要害我打。阮大鍼滿心歡喜。穿褲着衣。悄悄的同那丫頭到郝氏房中來。郝氏迎着讓了坐下。他笑着道。

這一個笑字。謂謊計已遂。心中暗喜。不覺形於外也。真寫得好。

方纔這丫頭說了許多的

話。果是老爺叫他說的麼。要是說謊。我要打他。阮大鍼道。與他不相干。

是我說的。不要難爲他。望着門。向那丫頭把嘴一努。那丫頭也懂局。佯

佯出去。把門帶上。阮大鍼樓着郝氏。親了個嘴。道。你好妙計。

不勞過獎。此計郝氏行之熟矣。

兩人相攜同到床上。脫得精光。放了心痛樂。相樓相抱。睡到日暮方散。次日。阮大鍼果然悄悄賞了那丫頭幾件絢絹衣服。並數根簪棒。囑道。人若問你。只說奶奶賞你的。那丫頭歡喜得了不得。阮大鍼又樓住。問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八六

思無邪滙寶

他道。我弄的比你大相公當日如何。那丫頭笑嘻嘻不答。阮大鍼再三問他。他道。老爺這東西雖同相公差差不多。却沒有他的硬實。阮大〔鍼〕聽了這話。恐郝氏嫌其罷軟。各處尋覓好春方。欲供他之淫樂。那丫頭得了衣飾。拿與郝氏看。郝氏叫他收起留着穿。從此後也分外待他親厚。那丫頭感恩不盡。巴不得他二人時常大弄。以做報恩的一件事。或無人處見了阮大鍼。便道。我奶奶在屋裡閒着呢。老爺何不頑頑去。或見了郝氏閒坐。便道。奶奶悶得慌。我去請老爺來罷。如此者多次。那阮大鍼雖到了郝氏房中。恐太走勤了。被人看破。也還常約了郝氏到馬氏房中作樂。却叫丫頭隨着。以免人疑。一日。中伏天氣。郝氏午間洗了個澡。上床去睡。丫頭也接着水洗了。正在堂屋坐着春盹。坐着春盹。寫丫頭真是個丫頭。這日。大鍼正得了些好春方。要來同郝氏試驗。悄悄的進來。見那丫頭打呼。把他鼻子一捏。他驚醒來。見是老主人。忙站起身。笑道。我倒是沒有



罵呢。阮大鍼攖過來親個嘴。道。小油嘴。低聲道。你奶奶呢。丫頭道。纔洗了澡睡覺呢。阮大鍼纔轉身。那丫頭道。老爺請回來。我有話對老爺說。阮大鍼笑着回過來。道。你說甚麼。丫頭嘻嘻的道。不說甚麼。阮大鍼道。小奴才也哄我。我知道你是急了。要弄弄的意思。也罷了。我救救你。遂同他在椅子上略略見意。要留精神去對付郝氏。

寫這丫頭一段何故。見人持身不可不正。阮大鍼若無禽獸之行。淫

兒婦至及此婢。此婢焉敢戲弄老主。又見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之意。

走到房中。揭開紗帳。見郝氏上下一絲也無。面

朝裡臥。如一個玉人。懷中抱着個竹夫人。一條腿跨在上邊。睡得正濃。不覺淫心驟起。把衫褲脫了。低頭向股下細看。陰戶之妙不可形容。微張一隙。略吐花心。那肛門通紅的皺摺密簇。想道。這件美物。我雖閱歷甚多。但美人之物。却未曾嘗。大約又自不同。向日嬌嬌我多次要弄。他定然不肯。

嬌嬌之淫蠢可謂至極。無以復加矣。其後庭肯與阮最親。而不敢與阮大鍼弄者。亦猶李夫人臨終不肯見漢武帝。留個有餘不盡之意耳。

今趁他睡着。這

機會不可錯過。且試他一試。吐出許多唾液。將郝氏糞門輕輕潤了。又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八八

思無邪滙寶

向裡挖挖。緊緊的有趣。又將自己陽物搽得透濕。然後摸着關竅。往裡

一頂。竟進了一個龜頭。那郝氏一驚醒來。回頭見是他。

回頭妙。是在後弄也。見是他。更妙。或疑是愛奴。

說道。這是甚麼頑法。弄得我生疼的。還不拿出來呢。

阮大鍼當云。當日阮最那奴才把嬌嬌的屁股不知弄過

多少。我今日替嬌嬌報仇。

阮大鍼緊緊抱住。道。我的親親。我活老了。從不曾弄過美人

的這件妙物。我方纔細看。你比別人的更妙。你容多弄一下。我就死也

甘心了。說着。又往裡送了送。那郝氏也不覺十分艱難。想要買公公的

歡心。且他也是個淫物。也圖嘗嘗這味比前面何如。倒把屁股往外就

了。就笑道。捨你這老花子弄罷。阮大鍼如獲至寶。雙手扳着。狠命弄了

一番。精洩之後。還不肯拔出來。趁那滑滑的勢兒。又緊抽一陣。郝氏也

覺大有妙處。極力迎送。將屁股往他懷中亂拱。多時方歇。拽出那話。郝

氏在褥子底下掏出塊陳媽媽來。同拭淨了。對面搜着睡下。

虧他不怕熱。才洗了澡。又是一

汗。阮大鍼道。親親。你原來有這麼個好寶貝。比前面的更妙。連親了幾



個嘴道。這是我老運亨通。享用你這兩件妙物。郝氏笑道。你這老沒廉恥的。一個媳婦的前後門都被你鑽起來。你這小沒廉恥的。一個媳婦的前後門都給公公鑽起來。還說甚珍

珠寶貝的。阮大鍼笑道。我同你還是甚麼公公媳婦。是前世的冤家。今

生相遇一處。只好除死方休。

孰不知是  
同令郎死。

阮大鍼說上興來。又道。先在背後

弄得不得力。不大受用。我捨老命同你弄個快活的。那郝氏也更樂從。

阮大鍼叫他仰臥。將股墊高。兩足大分。叫他用手扳住。合上肚皮。對準

後門。就着先洩的餘津。兩送到根。極力抽提。響聲不絕。郝氏覺得比先

次更加快活。叫道。你狠很快快的。哎喲。我過不得了。將股亂疊。阮大鍼

也竭力大弄了一場。纔興足而歇。自此以後。那郝氏是個淫蕩之物。覺

得後面也各得其妙。但與阮大鍼交合。定叫他留一半工夫在後路頑

耍。阮大鍼也正投所好。竭力以博他的歡喜。古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

己莫爲。來往多次。也就有人知道。但阮大鍼係一家之主。誰敢多管。微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九〇

思無邪滙寶

有風聲吹到阮優耳內。故此也就想下手。他這日郝氏因去孝敬公公。故此房中無人。阮優在床後等了好一會。郝氏同丫頭月光下回來了。此時房中月色映得大亮。也不點燈。時已夜靜。就脫衣而寢。阮優聽得他在床上翻翻覆覆了一會。不見動靜。微有鼾聲。知是睡熟。他輕輕走出來。到了床前。脫光了上床來。掀開帳子。一見月光映得明明白白。郝氏臉向床裡睡着。

同一月也。阮優今日偷他時在此月下。異日愛奴動手行凶時也是此月下。今日月下何其太樂。異日月下何其太苦。

慢慢揭開被一

摸。一個光屁股朝外。阮優輕輕伸手去摸他的妙物。稀稀幾根毛。竟是合了相書的。道是依稀見肉始爲奇。陰中尚有些餘精流出。就知是纔同他令尊領教了來的。淫興大發。陽物直豎。側倒身子。捏着正對了牝戶。趁着那濕意往裡一頂。不知不覺送了進去。郝氏同公公大幹了一回。身子乏倦了。睡着全然不覺。及至驚醒時。已被他送到盡根。阮優見他醒了。恐他掙動掉出。忙把右手從肩下伸過去。

右手妙極。是在床外臥者。此等閒話。亦不稍錯。

搜着



脖子。左手將他胯骨扳緊。用力抽搗。郝氏爽快不過。把屁股也便亂就。阮優見他如此。知他得了樂趣。料無別話。纔放心大弄。那郝氏起先還疑是公公。但纔高興過了。五旬外的人那裡又有這樣興致。且上邊人多。他如何下得來。又疑是愛奴。覺得這個陽物比他兩人都粗大些。幹法也甚是在行。被他抽得氣都回不過來。那裡還說得話出。口中只問得。你你你。是是。那個誰字再吐不出。心中也猜了個八分是小叔。直等弄完了。方要問時。聽得說道。我的親親心肝。我想你久了。今日纔得遂了心願。郝氏聽了聲音。果然是他。忙翻過身來。笑嘻嘻擰了一下。道。我就疑惑是你這賊短命。寫出喜之至。却又騷浪之至。你多咎進來的。門關着。怎麼得開了進來。阮優道。我先來裡屋裡時。一個人也沒有。我在床背後躲着來。郝氏笑道。那知你這樣個小夥子。原來會作賊。阮優也笑着連親了兩個嘴。道。我是個偷花賊。爬起來。叫他睡平了。上（手）插入搜着。親嘴啞。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九二

思無邪滙寶

舌頑笑了一會。阮優笑道。我久要想弄弄你的。心想怕你心腸不定。譬

如老早要下手。你可肯麼。郝氏也笑道。自己叔嫂。又不是外人。怕些甚

麼。叔嫂便不妨如此。真淫婦語。你哥哥在日。我就愛上了你。你若早要。我也依你。你不動

手。難道我好先拉你的。你自己就誤了怨誰。阮優搜着道。我的親親。就從今日起。也還不遲。你我都正青年。後來的日子多着呢。正是。

人心雖是如此。

天理但恐未然。

他兩個痛痛的弄了半夜。以償數年想思之債。自此夜間常來同他相

伴。情同伉儷。阮大鍼只日間來。同他做白晝生活。當日阮最同嬌嬌做白晝生活。夜間阮大鍼還得同臥。今郝氏同阮

大鍼做白晝生活。夜間阮優同臥。阮最竟不得一相傍矣。豈不便輸一籌。壞人其鑑之。夜間不得下來。郝氏所以放膽同阮優通

宵行樂。一夜。阮優同郝氏事畢之後。說道。實不瞞你。婦人的東西我也

見過許多。外邊的娼妓不算。如當日寶妹子雖然生得好。但他的年紀

小。一點風情不知道。你嬌子也不爲醜。我雖心愛他。不知因甚緣故。但



同他弄的時候。一毫毫不高興也沒有。當日嬌姨雖好。一來年紀太大。二來他的此道也太寬得沒影。我同哥哥兩個人的一齊進去剛好。怎如親親你模樣既標致。這東西又生得緊緊暖暖。實在有趣。真是個妙物。大約婦人中像你這等緊的也就少了。那郝氏近來已把那後庭弄慣了。次次要前後俱來。方得暢快。同阮優弄了多次。想他的陽物比公公的又粗大些。弄在後庭中自然更有一番妙境。雖然想弄。怎好自己舉薦。今借他這話。便隨機應道。你說我這個緊麼。還有緊的呢。阮優道。我不信還有妙似他的。況且別人的緊不緊你怎得知道。這是你過謙的話。郝氏笑着道。不是別人。就是我身上還有個緊的。因拉他的指頭向糞門一塞。道。這不更緊些。阮優道。這件美物。我只弄過嬌嬌的。果然有趣。好嫂子。你只當積陰隲。賞我嘗嘗。就將他扶起。那郝氏並不推辭。就爬伏着。如道士伏章一般。屁股高蹶。阮優將陽物先塞陰中。先借他所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九四

思無邪滙寶

洩之精。將後庭與厥物都潤濕了。然後一頂而入。大弄了一場。那郝氏淫聲艷語。股扭身搖。較淫娼浪妓猶勝。阮優喜愛至極。狂了多時方歇。你道這郝氏他也是個宦家閨秀。比不得嬌嬌出身微賤。怎麼就淫賤無恥到這樣地位。凡事有個來歷。必須敘明始末。方知道內中的緣故。他的祖父在嘉靖時係嚴嵩的門下。阿諛他父子。深得其歡心。官直做到戶部侍郎。嚴嵩事壞。世蕃伏法之後。他見倒了泰山。方纔告老歸家。却也弄了許多宦囊。郝氏的父親叫做郝鉦。是廕生出身。他做刑部員外時。因父親老病。便告了終養回家。他母親早故。他父親跟前有一個少年美妾。姓姬。纔得二十多歲。十分寵愛。常對郝鉦說。我今年老多病。全得這女子早晚扶持。着實慇懃。我若死後。可擇一個好人家將他嫁去。屢屢囑咐。到了臨終時。忽然變了舌頭。又向郝鉦道。此女隨我將及十年。我心甚是不捨。我死後可留着替我守靈。切不可遣嫁。原來郝鉦



素常愛這姬氏。背了父親的眼。常同他調情勾引。兩下都有私意。却不  
敢大膽宣淫。郝鉦聽了老子臨終的話。心中暗喜。竟棄了常時的治命。  
從了臨危的亂命。將姬氏留下。他父親柩尙在家。衆人都在棺材左右  
伴靈。他二人眉來眼去。一日。偷得有空。兩個到他父親房中榻上。便成  
了苟合的事。繼述先志。真孝子。姬氏伴了這老兒多年。有夫名而無夫實。經的是

麪筋般陽物。今營着郝鉦這骨頭似的硬具。始知人道之樂。其喜可知。  
他父親死後不上一年。這姬氏便生了一女。就是郝氏了。郝鉦雖瞞了  
衆人。假說是他妻子所生。外人也就不知。但係閨房秘密。各人家  
務。誰人管他閒事。去聲揚敗露他。後來滿服起補。他拜在魏璫門下。仗  
魏璫之力。驟陞顯職。官至大理少卿。雖不曾如阮大鍼諸人依附作惡。  
免不得也是個閹門鷹犬。他與阮大鍼都是同類。故當年結了親家。圖  
彼此扶持。後來魏璫伏誅。他罪在三等。革職而已。這姬氏名雖是他亡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九六

思無邪滙寶

父之寵。暗地竟做了他的小星。你想一個做官的人。受朝廷恩典。不能爲皇家出力。父子皆在權相逆璫門下阿諛以圖富貴。就該萬死了。且烝淫父妾。又在哀絰②之中生女。天道好還。此女焉得有不淫賤辱及在家門姓氏者耶。不必多需。(敍)且說郝氏當日偷那愛奴。因那阮最冷淡他。是無可奈何。將小廝來解饑。後來守了寡。小廝是故交了。自然撇他不得。不想這小廝漸漸膽大。以爲說主人已死。主母除我之外。尙還有何人敢爲彼之小夫。便不是當日小心。每同郝氏睡時。就拿出那小丈夫的樣子來。凡事要憑他的心性。郝氏心中甚怒。却說不出口。久欲撇他。無奈除他之外。再無<sup>人</sup>無<sup>人</sup>他人應急。只得強留備用。今遇了阮優。不但是小親小叔。且陽物與幹法俱勝他幾分。情愛甚篤。況又有公公時常來點綴。如何還稀罕那小廝。況恐或有洩露。豈不爲公公小叔所輕賤。怎肯棄了這兩個甜桃。倒去尋他那一枝苦李。遂將他撇在



腦後。有多年總不叫他進來陪睡。即白日相見亦不理他。反做出主母身分。有凜然不可犯之色。面上一點笑容俱無。那小廝猜測不出。暗想道。偷了十多年漢子的婦人。從新又守起貞節來。決無此理。同我恩愛了這些年。何一旦薄情至此。今日晚間我硬走了去。看他怎樣待我。到了掌燈後。他悄悄走到郝氏門口。輕輕將門一推。原來不曾拴。是開着等阮優的。他便挨身而入。走了進去。郝氏已經睡下。聽得腳步響。只是道是阮優來了。笑道。短命的。你今日來的早。小廝只當是說他。也笑嘻嘻的道。我怕奶奶自己一個孤悽。故此來早些作伴。郝氏聽得是他的聲音。忙將帳子掀開。見他正脫衣服。怒說道。你來做甚麼。那小廝不看勢頭。還笑道。我來服事奶奶。還有誰呢。郝氏恐阮優來撞見。忙裹着被坐起。怒道。我當日一時失錯。同你做那不正經的事。如今悔已無極。你快快出去。再遲一會。我便吆喝起來。你就了不成。愛奴見他發怒。恐怕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四九八

思無邪滙寶

他當真一時喊叫起來怎處。慌忙抱着衣服。含恨抱愧而去。過了數日。小廝偶然張見郝氏往上房去了。他忙忙走到房中。見那丫頭正脫了褲子。坐在床上捉虱子。他看見了。跑上前抱着。親了個嘴。伸手摸了摸牝戶。就將他按倒。那丫頭是熟主顧。也不推辭。便兩足高蹺。小廝取出肉具。弄了一陣。兩人恐郝氏回來。忙忙完事。穿了衣服。小廝攙住他。問道。我同奶奶相好了這些年。也不知弄過幾千百遍。你是知道的。爲甚麼近來待我這樣情薄。當日有相公在。他倒偷我。今日相公歿了。他反從新要做節婦。定沒這樣的事。內中定有緣故。你定然知道。可告訴我。這丫頭與他是久契的了。因念老主再幸之恩。厚賜之德。見郝氏既私公公。又偷小叔。他心中也忿恨不平。常想道。老爺這樣疼愛他。他還瞞着做這樣沒廉恥的事。幾次要告訴老主。因見老主與郝氏相愛至極。不敢開口。且阮優只同郝氏作樂。不但毫無恩波相及。連青目也不能



夠。含恨怨已久。今見愛奴問他。他不說出老主。但道。你還坐在鼓裡呢。

奶奶同二相公相好了這幾個月。七八連底子都好搗通了。你還問甚

麼綿布絲布呢。那惡奴聽了這話。含恨道。他放着自己有老婆。又去占

嫂子。反把我的好事打脫了。其情可恨。

自己偷主母便罷了。小主偷嫂子便氣不忿。真是惡奴心腸。然而又有說焉。昔余目擊一事。一兒子

毆打老父。其孫在傍大怒道。沒天理的。這樣個老父親。你也忍心打他。便揮拳將父痛打。彼怒乃父之毆父。他便不想己所毆者亦父也。此正是人心天理處。

尋思半晌。怒從心起。

道罷。

這一個罷字。已見其切骨之恨。今之奸花氏。異日之弑主。皆從此字出。

我幾時去偷上他的老婆。纔出得這口怨

氣。他每夜留心看着。那一晚正在暗處張看。只見阮優開了房門出來。

往郝氏房中去。那郝氏的門是虛掩着等他的。阮優推開進去。又掩上。

他等了一會。悄悄到阮優房中來。微有月亮。到床前。脫了衣服爬上來。

那阮優的妻子花氏。見丈夫常撇了他去偷嫂子。正一肚子忿氣。睡不

着。忽見有人上床來。只當是丈夫不去了。問道。你同那淫婦禽搗去。怎

又回來了。那小廝見他認錯。滿心暗喜。不敢出聲。只將他的腿攔開。要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〇〇

思無邪滙寶

上身去弄。花氏還推推搡搡的不肯。道。我不稀罕你。你同那心愛的人  
弄去。那淫婦等得不知怎樣大急大發呢。看急壞了他。那小廝挺着個  
硬東西向腿縫中亂戳。花氏被他戳得癢癢酸酸的。也興動了。略放鬆  
了些。已被他攬了進去。弄了一下。花氏覺得與丈夫不同。渾身細細一  
摸。全然不是。大驚大詫。道。你是誰。那小廝弄也弄了。料道不怕他反悔。  
便道。我是愛奴。花氏驚道。你好大膽。怎敢半夜三更走來奸我。他道。有  
個緣故。大奶奶從大相公在日。同我相厚了十幾年。今日被二相公占  
了去。把我撇開。我見奶奶年小小的。相公弄（丟）了你。倒同別人去作  
樂。我怪氣得慌。他這氣奇得很。特來替奶奶作伴。相公既偷得嫂子。奶奶就偷不  
得我麼。不想這惡奴竟會講因果。不但你出出氣。我也出了這口氣。花氏已被他弄了。  
說不出來。心中也恨丈夫丟了他去偷嫂子。有了這小子也可相伴寂  
寞。便不做聲。愛奴要得他的歡心。爲長久之計。又同他儘力盤桓。弄了



一度還捨不得下來。一面抽抽扯扯的說道。蒙奶奶恩典不棄。可容小的常來服事麼。花氏道。那淫婦偷了我的漢子。倒望了我做嘴做臉的。我也氣他不過。你相公如今一心只撲着他。待我比當日淡了許多。我便同你好了也不爲過。你每夜悄悄打聽。但是他過去你便進來。笑道。你要留神。不要給那沒良心的撞見纔好呢。愛奴道。我知道。自然留心。見天色將明。還緊抽了一陣。纔起身穿衣出去。頂頭遇見阮優也從郝氏處回來。撞了個滿懷。阮優大疑。問道。你大清早起來做什麼。他無言可答。驚慌慌忙忙走出。阮優也疑了幾分。忙進房中。到床前就去掀被。花氏不曾隄防。被他掀開。就伸手將他陰戶一摸。花氏忙用手搗時。已被他摸着。花氏還夾着塊紬帕在襠中。黏瀼瀼濕漉漉的。弄了一手。是方纔弄了一陣未曾流淨之故。阮優大怒。將他光屁股上打了幾掌。罵道。沒廉恥的淫婦。你背着我同這小廝。我我同你了不得。花氏老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〇二

## 思無邪滙寶

羞變怒。也大哭大嚷道。捉奸拿雙。你拿住了麼。你同你嫂子偷弄得不得值了。倒反賴我養漢。我同你到公公婆婆面前去講。那阮優欲待聲張。因自己現偷着嫂子。怕花氏在父母跟前說出。咬牙切齒。恨了幾聲。只得忍住。

阮優見鄭氏偷愛奴。因自己私嬌嬌不敢做聲。阮優見花氏偷愛奴。因自己私偷鄭氏不敢做聲。前後遙遙一對。却無一語相同。

次日尋了那小廝一

件風流罪過。幾乎打死。吊在一間空屋內。思量要取他的命。阮大鍼夫妻知道。反責兒子酷虐。吩咐饒放了。此時阮優若將緣故向父母說明。暗暗處死了。倒也無後患。無奈賊人膽虛。自己也有毛病。只得叫人解放。饒恕了他。此後再不與花氏同床。連日間也不同他說話。只在鄭氏房中說笑。花氏也是好此道的。又正在青年。見丈夫總不理他。因有這一番曖昧的事。沒奈何。說不出口。只好暗恨在心。那阮優夜夜到鄭氏房中去睡。不覺過了月餘。那愛奴小廝強盜一般的人。棒瘡已好。他是死裡逃生。心中恨怒至極。暗道。你偷嫂子就行得。我偷你的老婆就行



不得罷了。我送你的命。長遠受用你的老婆。出出我這口暗氣。又當替那大相公報仇。他去買了一把殺牛的牛耳尖刀。磨得風快。藏在身邊回來。晚間又來等候。那阮優不但不知他棒瘡已好。就是知道。那裡疑他敢來動手行凶。並不隄防。興興頭頭走入郝氏房中去了。愛奴看真。到一更天氣。見門不曾上栓。輕輕推開。躡足去了。進去到房門口聽聽。聽得郝氏道。這些時你夜夜過來。想是嬌子惱我。他見了我。氣恨恨的那個樣子。好不難看。阮優道。你理那淫婦做甚麼。我還不曾告訴你。我那夜在你這裡。誰知愛奴那奴才同他偷上了。我撞了個滿懷。我因為同你有這件事。不好說得。有個把月不曾與他同床了。所以纔把愛奴尋事處了個半死。我本要治死他的。老爹奶奶不知就裡。又叫放了他。我又不好說出他們的事。恐怕他們也說出你我來。只得認着罷了。郝氏觸動心事。便道。愛奴的膽子大多着呢。你也要留心防着他。阮優道。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〇四

思無邪滙寶

那奴才再要膽大。我也顧不得老爹說了。定能治死了他。那愛奴聽得

怒氣直騰。就想要下手。恐他們驚覺喊叫。只得耐着性兒等。又聽得阮

優笑着說道。你方纔說愛奴的膽子大。我聽得人說他同你還有私帳。

是舊情人呢。可是真麼。你不消瞞我。郝氏頓了一頓。方說道。還是你哥

哥在日。我那一日在房裡洗澡。淫婦再無不善巧言者。他頓了一頓。話便隨口而出。這兩句是真。乏假（倦）了。假。也

沒有穿衣裳。真。就上床睡着。假。誰知那奴才走進來看見。就把我奸了。

假半。及至我醒時。聲張已是無及。假。後來要告訴你哥。又礙口識羞。不好

說得。更假。你哥哥張着倒是真了。只得忍耐。假。你何嘗忍耐。阮最張見不敢說。倒是真忍耐。那奴才得慣了濟。但是你哥

不在家便來纏我。我已被他奸過了。推辭不得。此數語半真半假。常同他弄弄是

有的。此句真。一篇話真假相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淫婦善說。親親。你是我的心肝一般。你問我。我故此實話

告訴你。只算得半虛半實。你不要笑我。我如今有了你。還肯稀罕他麼。不瞞你說。

有一個月前頭。他又要來想同我睡。被我要么喝。攆了他出去了。阮優



道。這奴才真膽大。等我慢慢治他。又笑道。我還聽得說老爹也同你有些話說呢。郝氏笑道。他是公公。我是媳婦。大壓小。他要同我睡。我如何拗得過。也是沒奈何。勉強依從。怎像你可我的心這般恩愛。就是你哥在日。我同他夫妻一場。還沒有<sup>人</sup>有<sup>你</sup>這樣親厚呢。阮優笑道。看不出你這件東西。倒嘗過好幾個美味。二人笑了一回。阮優又道。你這後路。他們可曾做過麼。郝氏道。啐。怪短命的。你把我看得太不值錢了。這是我愛你得很。纔憑你翻來覆去的受用。你倒疑我同他們這樣。阮優道。我同你背後走得多次了。今日弄個新樣兒。郝氏道。怎麼樣弄呢。阮優道。等我仰睡着。你跨上我身來。臉向腳頭。背套在屁眼內。你兩隻手拄在褥子上。我用手擱着你的屁股。一起一落。看那出進的勢子。你低着了頭也看得見。可不妙麼。郝氏也就依他。兩人嘻嘻哈哈。便不見說話。只聽得吁吁喘氣。愛奴聽得明明白白。想道。這淫婦原來如此淫賤。我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〇六

思無邪滙寶

殺他也不爲過。又聽了多時。方沒聲息。過了一會。三鼓將完。聽得有了鼾聲。悄悄走到床前。月光映着窗子。甚是明亮。掀開帳子一看。二人弄乏了。正摟抱睡熟。那愛奴看得真切。風快的刀在脖子上一刀一個。早已了帳。這是古人的六個字。一毫不謬。他道是。

賭近盜。

遙（淫）近殺。

豈不確然。那小廝正走出房門。那個丫頭恰恰起來小解。看見了他。滿心歡喜。只當他以肉鎗來敍舊。那知他是以鐵刀來弑主。還笑吟吟的低聲道。你來了麼。二相公同奶奶在床上睡覺呢。你到我床上去罷。愛奴心下尋思。既殺了主人。明日豈不被他說破。陡起凶心。道。也顧你不得。劈胸一刀攔倒。怕他不死。連戳了兩三下。將刀撇在屍傍。帶上門出來。走到花氏房中。脫衣爬上床來。花氏月光下看見是他。心中甚喜。也正想他來弄弄。問道。你好了麼。他答道。我好了。今日纔報了仇。我們此



後可放心做事了。花氏問他緣故。他道。且弄了再對你說。花氏連忙睡好。愛奴雖上了肚子。那陽物再不得硬起。花氏見他不插進去。伸手一摸。縮得軟叮嚕的。問他。這是怎的了。這小廝素常雖然凶惡。却不曾殺過人。今一連殺了三個。且又兩個是主子。雖沒人知道。心中却害怕。那陽物如何得硬。花氏又問他。他方把殺了三人的事告訴了。花氏嚇了一身冷汗。道。這如何了得。愛奴道。事已到了這田地。說不得了。一露風聲。你我都是死數。你不要怕。我此後每夜來陪你。你也不須着急。花氏聽了。心中亂跳。也毫無興頭。便道。你且出去。着人見了。不是當頑的。那小廝也怕人知。就下床穿衣出去了。次日。到了日色大高。燒洗臉水的。僕婦見郝氏房中丫頭不來取水。只當是睡癡了。送了水來。推開門。見丫頭血漓漓的殺倒在地。吃了一驚。進門叫了兩聲大奶奶。不見答應。掀開帳子。只見大奶奶同二相公雙雙殺死。嚇得一步一步一跌的喊着。報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〇八

思無邪滙寶

與阮大鍼夫婦。嚇得忙來一看。見他叔嫂二人殺在一床被中。雖然知

是奸情。却想不到被何人所殺。爲何連丫頭都殺了。刀也撇下。心下不

明。叫了二媳婦來問。花氏雖然明白。恐事出自己奸情。可敢實說。此猶可顯（原）

也。況且還要留着小廝長遠作伴。此則一副不狂。只得假做慟哭。說道。他同我不

同床久了。每夜說到書房裡去睡。淫婦個個善說謊。我正疑惑不知甚麼緣故。原

來他過來做這樣事。我並不知道。也不知他被甚麼人殺了。阮大鍼怕

醜聲傳出。忙買棺材裝殮。衆婦女替他二人穿衣服時。阮大鍼瞥見郝

氏雪白身屍。不禁失聲慟哭了一場。阮最借哥哥屍靈哭庶母。阮大鍼借得兒子屍靈哭媳婦。也是一對。棺殮畢了。兩

處停放。嬌嬌同阮最死是兩口棺材。郝氏同阮優死又是兩口棺材。他家的喪事好熱鬧。方差人到親家處報喪。此時郝鉦的

妻子已故。便是姬氏當家。也有五十餘歲了。郝鉦同他暗地綢繆。雖夜

間在被中拿他做個老妾。日裡少不得還要把他當庶母。一家皆是尊

稱之曰老奶奶。聽見女兒死了。放聲大哭。忙同郝鉦到了阮家看時。已



經裝入棺內釘上。姬氏郝鉦大怒。說道。爲何不等我們來見見屍身。竟自入材。定是女兒死得不明。快快啓棺。待我驗看。阮大鍼含着淚。將他叔嫂通奸。不知被何人所殺。連丫頭都殺了。詳細奉告。因勁（頸）斷血污。放着恐親友來看見不雅。故忙忙裝殮了。姬氏郝鉦聽得他乃愛是如此告終。羞得愧赧無地。只哭了幾聲。便連忙回去。到家。深自悔恨。悄悄向姬氏道。我家幾代仕宦。今此女如此死法。親友問知。門楣盡辱。何以見人。這是我該死。你是父親愛妾。我竟烝淫了你。奸生此女。理應如是。姬氏道。你父親當日叫你將我嫁人。你爲何把我留下。又是你引誘奸我。不是我先偷你。就是女兒。你若把他嫁個好人家。如何有這等的事。你難道還不知阮家的壞麼。他家當日求親。我何嘗沒有阻攔過你。你說他是科甲門第。決定要給他家。你怨得誰。這是一個女兒報應了兩家。郝鉦無言可答。惟有嘆氣。自怨自艾而已。他雖自悔。然已無及。雖然無及。能知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〇

思無邪滙寶

自悔。尙良心未曾死盡。其如阮大鍼竟不知自悔何。

人生在世。素行豈可不十分檢點也。再說阮大鍼將

阮優郝氏放了二十餘日。擡出埋葬。丫頭也埋在郝氏墳後。不題。這愛奴果然夜夜偷進來同花氏同臥。連花氏的一個丫頭他也弄上了手。堵住了他的嘴。且按下一邊。再說那個阮優郝氏被殺之後。阮大鍼疼兒的心只有一二。那疼媳婦的心倒有八九。提起時時墮淚。毛氏衆人只說他想兒子。自己忍着心疼。多方勸解。惟有馬氏知他心事。一日。又見他咨嗟悲慟。勸道。死者不可復生。老爺想念他也無益了。一來老爺有了年紀。二來大奶奶也是沒良心的。老爺這樣疼他。他還背了偷二相公。二相公也算自作自受。老爺也不必悲切了。如今還有一個頂窩兒的。老爺何不取樂一番。解了心事罷。阮大鍼道。大媳婦當日是我一時高興。你說阮最同嬌嬌通奸。我拿他來出氣。今日二媳婦無故。怎好又弄上他。又嘆道。佳人難再得。大媳婦雖然不長進。偷小叔。我倒也不



怪他。我做公公的偷得媳婦。他做嫂子的也就偷得小叔了。心有偏愛。不拘如何。都可待諒。

情之實然。只可恨阮優這奴才。放着少年標致媳婦不去受用。反去偷嫂子。

你說自做自受。一絲不借。（錯）我那裡還想他。馬氏道。我說二相公不

是偷大奶奶一個的話。阮大鍼（道）還有誰呢。馬氏道。大相公死時。

奶奶拷問那嬌姨的丫頭。他說的磔死了。說嬌姨嫌老爺年老不濟了。

大相公軟弱。二相公生得又強壯。下身的東西又粗大。但是老爺不在

家。兩個人就關着門大弄。比夫妻還恩愛幾分。後來大相公也知道了。

弟兄吃醋。幾乎成仇。嬌姨勸他兄弟不要相爭。替他們和事。三人滾做

一床。怎麼一個弄前。一個弄後。又怎樣背着弄。真沒有耳朵聽。那一日

好些人在嬌姨房裡都聽見說的。奶奶怕老爺知道。難爲二相公。吩咐

瞞着不許傳說與老爺。這樣論起來。就把二奶奶弄弄也不爲過。阮大

鍼道。阮優奴才罷了。嬌嬌這樣淫賤。可惜他死了。要不死。我碎割了他。



姑 妄 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

思無邪滙寶

馬氏道。還不止嬌姨呢。連寶姑娘未嫁時就同二相公就勾搭上了。後來纔偷上嬌姨。母女兩個吃醋爭鋒。多少醜聲。誰不知道。阮大鍼道。我也隱隱聽見寶兒在勞家不長進。我還不信。疑是人冤誣他。原來在家時就這樣壞。有這樣娘。就生這樣女兒。可恨死遲了。

阮大鍼一家妾女子媳所做所爲。若不知猶可言也。既詳

知之。而毫無自反自恨之心。真奇異。令人不解。

這樣說起來。一媳婦不可不弄他一下。出我之忿。慢慢的想方兒。因向馬氏道。我看你比他們都好。還疼愛我。有話還肯對我

說。我自然分外疼你。不要學嬌嬌那淫婦嫌我老。馬氏道。哎呀。老爺怎拿一個比一個。我模樣雖不如嬌嬌。我的心腸與他不同。我見老爺同我幹事。我又不敢阻老爺的興。我生怕老爺有年紀的人費了力。我暗暗心疼得了不得呢。阮大鍼被他甜言蜜語哄得滿心歡喜。摟他在懷中。說道。你既這樣疼我。我難道不偏疼你麼。遂伸手去扯開褲子摸他的陰戶。那馬氏也伸手去捏他的陽物。彼此撫摩了一會。那馬氏有些三



興動。見他陽物不舉。蹲下身去。將陽物放在口中舐咂。阮大鍼不禁情興如火。同他到床上。放下帳子。脫了衣服。阮大鍼道。嬌嬌這淫婦。我要同他弄弄屁股。他千難萬難。誰知他倒給阮最阮優兩個奴才弄。我一生酷好這件事。你可肯給我弄弄麼。馬氏道。老爺。不要說弄我的屁股。就是要弄我的嘴。我還有個不依的麼。我每常也想送老爺。恐怕老爺嫌醜。不敢開口的。若不嫌棄。憑你怎樣玩法。阮大鍼歡喜得無限。摟着他。親了幾個嘴。他就扶伏在床上。屁股高高蹶。阮大鍼笑嘻嘻用了些津唾。款款頂入。馬氏道。你只管憑着高興。狠狠的頑。不要說怕我疼。阻了你的興。就弄出臟頭來。我也不怨你。阮大鍼愈加歡喜。用力抽提。正大弄着。一來也是姻緣湊巧。二來他阮家門風合當敗壞。這日花氏偶然有句話要向馬氏說。走上來。見房門又不曾關。放着帳子。疑是馬氏睡覺。再想不到他們打白仗。那阮大鍼同馬氏正弄得高興。也不曾聽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十四

思無邪滙寶

得脚步響。那花氏要揭開帳子。心中想道。我冒冒失失把下身掐他一下。嚇他一嚇頑頑。遂伸手就去一捏。不想剛剛伸到阮大鍼的陽物上。捏着水淋淋的。連忙放手。揭開帳子一看。原來公公同他弄屁眼呢。捏的是公公的此道。羞得徹身通紅。慚愧難當。回身就走。阮大鍼先被他冒冒失失一捏。倒也吃了一驚。不知是誰。見帳子掀開。原來是他。心中正在想算計他。不想有這個奇緣。忙抽出。跳下床來。一把抱住。推在床上。道。我兒。自己翁媳怕甚麼。就去扯他褲子。那花氏羞愧滿面。自己失手錯了。又不敢叫。只攥着褲腰。東扭西扭的亂掙。那馬氏笑向他道。二奶奶。不要呆了。青春年少。落得受用。你不看當日大奶奶在那時同老爺相好。老爺何等疼他。吃好的。穿好的。你二相公又不在了。你不靠老爺靠誰。且落得享福。有老爺做主。還怕人說甚麼不成。我勸你是好話。快不要慫。就相幫着去撥他的手。那花氏一個水性少婦。也有些動心。



又聽馬氏勸他的話。也希圖公公疼愛。料想也掙不脫。把手略鬆了些。已被阮大鍼脫下了褲子。伏上身弄了進去。花氏只閉着眼。一語不發。阮大鍼同他弄完了。摟着問他話。他總不答。馬氏笑道。你好呆。害甚麼羞。我也是婦人。同你一樣。怕甚麼。花氏也不做聲。掙了起來。穿上褲子。羞羞慚慚的去了。那阮大鍼歡喜無限。自幸得此奇遇。你道這馬氏爲甚麼兩次三番攛撥阮大鍼奸兩個媳婦。他當日總成阮大鍼偷上郝氏。原圖阮大鍼歡喜。額外加惠於他。是利人利己的心腸。不意阮大鍼有了郝氏。一心貪在他身上。馬氏穿的戴的。阮大鍼雖然加原。〔厚〕但那一件要緊的事。越發稀了。人說飽暖思淫慾。他不愁穿不愁吃。不想這一道還想什麼。他每每悔之無及。恰好他也得了個奇遇。故此又攛撥阮大鍼奸了花氏。他好另做兩圖。你道他是個甚麼奇遇。那阮大鍼的正妻毛氏。只有正室之名。而無伉儷之實。又年老了。阮大鍼整年不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一六

思無邪滙寶

到他房中一次。他天性自幼好淫。老來這癘牝中竟不得稍嘗雞味。越覺難過。但說不出口。真是啞巴吃黃連。苦在心裡。却也無時無刻不想此處。阮大鍼有一個心愛的家奴。名字叫做苟雄。係北京大名府人氏。三十來歲一條大漢。身材膂力都好。又會些武藝。阮大鍼當日在北京時。見苟雄時常在街上使拳棒化錢財。愛上了他。收在身邊做個親隨。他也自己行事不好。恐人暗害。特特擡舉苟雄做個護身的心腹。帶到了南京。時常叫他上邊來取東取西。毛氏便看上了他這漢仗。又知他有大力。一心想要他褲襠縣中黑松林裡。似眼非眼。似嘴非嘴的這件癘物犒賞他。主母以此物犒賞家奴。真是異典。却不得其便。一日。毛氏偶然到嬌嬌住的那房中走走。到了院子裡。見花臺上一塊太湖石掉了下來。叫丫頭道。你去叫了苟雄來。不多時。苟雄來到。毛氏道。那塊太湖石掉了下來。你攔了上去。苟雄走到跟前看了看。約有百餘斤。毛氏也走了來看。苟



雄把上衣脫了。只穿短衫。雙手抱起那石頭來往上放。他因使力。胸脯腆着。下身未免就往前挺起。毛氏有心。見他褲襠中一團凸起。好生動火。心生一計。向丫頭道。我一時肚疼起來。你去生個炭火。拿陳六安茶泡一壺來我吃。丫頭去了。荀雄放好石頭。也穿衣要走。毛氏道。你且來着。他走到房中一條春凳上睡倒。道。丫頭不在這裡。我肚子疼得很。你替我揉揉。荀雄意思不敢。毛氏道。我還養不下你來麼。家人同兒女一般。怕甚麼。荀雄只得伸手去替他揉。纔揉了幾下。他道。這沒用。我有這一個病根。乃驕根。非病根也。每常痛起來。老爺拿光肚子替我一熨就好了。你也來替我熨熨。他果有此病。醫生大得便宜。荀雄笑着不敢上前。毛氏急了。把褲子脫下睡倒仰着。道。快些快些。我要疼死了。倒怕是要癢死了。那荀雄見他如此。知他是要如此如此之意。若不如此。恐他反怒。況他一個壯年無妻小夥。見毛氏之物雖毛多而癢。到底是個婦人之具。陽物也就大舉。也不管甚麼名分。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一八

思無邪滙寶

尊卑。扯開了褲子。扛起腿來。就攢了進去。儘力大弄了一陣。毛氏久違此物。連丟二次。怕丫頭送茶來。叫他歇了出去。毛氏見荀雄不但力大身強。且那一根厥物也出類拔萃。生平嘗所未嘗之美物。豈但強似當年之表兄。還覺大勝今日之夫主。喜出望外。時有厚贈。但是阮大鍼不在家。就悄悄叫了他來。到嬌嬌那房中去行樂。丫頭也都知此事。因受了主母厚賞。故不層（曾）洩漏。也相厚了許久。不防馬氏一日到毛氏房中來有話說。不見毛氏。問丫頭們。都不做聲。馬氏道。這丫頭們怎都啞了。問你奶奶在那裡。怎不答應。那丫頭沒得說。答道。奶奶往嬌姨房裡去了。馬氏動疑道。往那空屋裡去做甚麼。也就到那屋裡來。推門進去。見荀雄扛着毛氏兩隻腿。在一張椅子上大弄呢。毛氏大驚。推開荀雄。也顧不得羞恥。精屁股跳起來。拉住馬氏。跪下道。好姨娘。你看〔我〕素常待你不薄。你千萬不要對老爺說。後來你不論要甚麼。我都與給



你。就要我的肉吃。我也情願。但恐肉騷臭。吃不得。那馬氏連忙拉起毛氏。道。好奶奶。

你待④我恩典還少麼。我肯壞你的好事。你只管放心。我要洩露了你

的事。不逢好死。我去。你只管放心取樂。就假意要走。毛氏又拉住。道。好

姨娘。你雖這樣可憐我。我到底不放心。須得你也動（同）他弄弄。我纔

信得過。附耳在上。道。他的本事比老爺強幾十倍呢。弄得快活到心眼

兒裡頭去。你試試看。馬氏道。這如何行得。我不說就是了。那毛氏又跪

下去。道。好姨娘。你不依。是不肯可憐我了。我跪着。看你可過得意去。馬

氏見他這樣下氣。又見那苟雄也精光着跪在旁邊。只是叩頭。腰間那

話又粗又長。紫威威。沈甸甸。好不怕人。心愛得了不得。忍不住笑吟吟

的道。奶奶。你請起來。再做商量。毛氏見他口軟。站起。向苟雄道。你還不

謝姨娘呢。那苟雄磕了個頭。爬起。大膽上前。一把抱住。放在一條春凳

上。就去脫褲。馬氏口中道。我不消。你留着精神服事奶奶罷。說着。已被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〇

思無邪滙寶

他褪下。弄了進去。苟雄盡力弄了有一個時辰。馬氏丟了數次。那攪簸  
哼唧。淫聲浪語。連毛氏都看得肉麻起來。弄完了。馬氏覺得與阮大鍼  
大不相同。方知這竅中竟有如此妙境。大家穿衣回去。此後毛氏揀上  
好衣錦常常送與馬氏。誰知那苟雄他雖蒙奶奶擡愛。不過只圖他的  
賞賜。見毛氏一個老婆子。臉上許多皺摺。頭毛也花白了。脫光了時。兩  
個乳如兩個曬乾了的蝙蝠茄。一個陰戶塌了下去。蓋子上一塊大骨  
頭。且自小肚之下兩腿凹中一片黑毛。如落腮鬚子一般。這才真是毛氏。不但一  
點趣沒有。又甚是難看。有一個駐雲飛道他那陰戶的好笑。怎見得。

口似荷包。皺摺攢圍縫一條。皮閉羊腸道。毛護風流竅。噫。兩  
足大分蹺。愈增醜笑。好似那掉齒老翁。張口無聲叫。他尚自

假做風騷股戰搖。

請想這個樣子。同他還有些甚麼樂趣。不意遇了馬氏。又年少。又風騷。



歡喜無限。馬氏三十多歲。乍遇了這件寶貝。一心撲着他。兩人十分恩愛。常常偷空就幹。倒把毛氏撇開。二人恐毛氏吃醋。商議想要逃走。有一調西江月。說他二人道。

夫主防身健僕。東君閨內韶客。私歡裁就兩情濃。真是雄雞  
雌鳳。  
認道良緣輻輳。那知主僕私通。此身已陷於泥中。

還道這人情重。

馬氏將所有細軟都陸續轉了與他。做同逃之計。不想阮大鍼同（因）  
郝氏死了。無處去尋樂地。時常在他房中。馬氏甚是礙眼。故此勸他奸  
了花氏。使他二人情熱。他好得便抽身。所以力成其事。花氏那日同公  
公弄了一下之後。那愛奴雖夜夜進來伴他同宿。花氏也不好向他說  
得。那阮大鍼隔三五日到花氏房中。支開丫頭就弄一下。花氏也被他  
弄過。推辭不得。只得依從。雖然多次。阮大鍼心裡固然愛他年小標致。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

思無邪滙寶

但交合之時。他從無歡顏相對。古古板板。像無可奈何樣子。故阮大鍼不甚真歡喜。你道何故。花氏一則嫌他年老不濟事。是無可奈何從順的。況且又有愛奴這樣個精壯寵奴。所以他與阮大鍼乾（幹）事。不過如應差而已。一日。阮大鍼往親戚家吃戲酒。五鼓方歸。小廝打着燈籠。到上房。逕到馬氏房中來。黑魃魃的。以爲都睡熟了。自己接過燈籠。命小廝出去。他進到房內。見房門大開。到房中掀開帳子一看。不見有人。叫了兩聲。也不見答應。心中甚是疑惑。走到那邊。見丫頭酒氣沖人。呼呼大睡。搖醒了。問道。你姨娘呢。丫頭揉了揉眼睛。答道。在床上睡覺呢。

情景逼真。是順口語。

阮大鍼道。在那裡。何嘗在床上。丫頭還朦朧⑥懨懨的道。想是

到奶奶上邊去了罷。

妙。是日間的語慣了。不覺說出。的是個蠢小丫頭。

阮大鍼大怒。夾臉兩個嘴巴。道。

半夜三更到上頭做甚麼去。你還胡說。那丫頭被這兩下纔打得醒過來。道。昨晚點燈時。姨娘強着賞了我兩碗酒吃。我醉了來睡覺。不知姨



娘在那裡。阮大鍼復又到馬氏房中。見桌上放着隻蠟臺。點灼了。開了箱櫃一看。都是空空如也。毫無所有。知他是拐帶逃走。叫那丫頭來。問道。他既逃走。你可有不知道的。你實說。他同誰有奸。跟誰去了。那丫頭道。我不知甚麼叫做奸。妙極。是無知。小丫頭語。他往那裡去。又不曾告訴我。我那裡知道。更妙。如聽得一個小丫頭說蠢話。阮大鍼越怒。上前打了幾拳。踢了幾腳。那丫頭大喊

大哭。疼得滿地打滾。道。腿在他身上。他走了。我如何曉得。我要知道。我也去了。妙妙。愈答愈奇。我也去了。不知他去做何事。阮大鍼更怒。揪過頭髮。又踢打了一頓。道。你快

說。不然我打死你。丫頭怪叫道。殺了我。我也不知道。與我甚麼相干。我每常只見苟雄常來屋裡。姨娘就把我倒扣在那邊。我間或看見他腰裡塞些東西出去。別的我不知道。此時毛氏同衆妾聽見吵鬧。都起身走來。毛氏聽見這些說話。暗暗吃驚叫苦。生怕阮大鍼處治苟雄。阮大鍼叫上夜僕婦下去叫那一個管事的家人龐周利來。吩咐道。毛氏何幸。苟雄始去。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四

思無邪滙寶

而傍州例之家  
人即現樂哉

看苟雄在那裡。叫了來。龐周利去了一會。來回道。苟雄反鎖着門。小的擰開看時。房中一空。大約逃走了。阮大鍼知是他拐去了。心中痛恨。要報官緝拿。又怕馬氏說出他偷媳婦的話來。只得暗恨忍住。惟獨毛氏更咬牙切齒。恨這馬氏把他一個活心肝生生的摘了去。再說愛奴一夜同花氏睡着講閒話。忽然想起郝氏的事。向他道。你道大奶奶這淫婦該殺不該殺。我動手的那一夜。聽得他向二相公說老爺那老禽獸同他也是厚間。這沒廉恥的淫婦。公公媳婦也做這樣的事。就是騷極了。寧可偷別人也不肯偷公公。花氏聽了。暗想道。倒是老爺奸我的話不曾告訴他。若他知道。把我也看得不值錢了。這夜兩人高興了一番。正然睡熟。花氏夢中忽然一驚跳起。愛奴也驚醒。忙一把抱住。道。你怎麼了。花氏定了半晌。方說道。我夢見姆姆房中那丫頭。一身鮮血。來向我索命。罵我說不是我私通了你。如何得害了二相公同姆



姆。因你殺了他兩人。故此纔又殺了他。你的一死不消說。連我也放不過。我再三求告他。他決不肯放。向我身上一撲。一驚醒來。魂都幾乎嚇掉了。愛奴聽說。心中也有幾分害怕。只得勉強安慰他道。這是心上夢。理他做甚麼。口雖如此說。心下未免懷着鬼胎。那花氏日間間或陪公公。夜裡每宿伴愛奴。過了數月。竟懷了孕。也不知是那一個的種。漸漸豐肚。那花氏要把公公奸他的話說與愛奴。或商量出個法子來。竟往阮大鍼身上一推。諒阮大鍼自然替他想法。花氏因前愛奴說郝氏的話。他硬口怕羞。不肯說出。但向愛奴道。這怎麼處。若露了出來。就不好了。那愛奴問他要了幾錢銀子。尋了些打胎藥來。吃了數劑。毫無效驗。愛奴道。如今沒法了。只有逃走一着。他一個官宦人家媳婦跟家人走出。決不好報官訪拿。苟雄同馬六姨不是樣子麼。我同你到他鄉外府。做一對夫妻過日子去罷。連丫頭也帶了去。萬不得已賣了他。做盤船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六

思無邪滙寶

（纏）也好。花氏一來無可奈何。二來他心中實愛愛奴。憎嫌公公老了。便依從他。問那丫頭。丫頭恐主母走了。追問他起來。可有不知情的。也情願同去。遂將細軟打了兩個大包。愛奴背了一個。丫頭背了一個。花氏包了頭。穿了丫頭的布衣裙。三人悄悄開門而去。次早。管門的人來開大門。見重門洞開。吃了一驚。走了進來。層層門都開着。見花氏的房門也大開。叫了兩聲。不見人影。入內一看。見滿地舊衣服。東西摺得亂三攪四。主婢（婢）二人都不見了。忙上去回了阮大鍼。阮大鍼又吃一驚。命查。家人說愛奴也走了。阮大鍼雖知是他拐了去。但家奴拐去兒婦。說不出來。只暗暗通知了親家。這花氏的父親花知縣也是個在閒鄉宦。聽得乃愛演了紅拂記。可還說得出一句話來。當年司馬懿假瞎。他也只好假聾罷了。可笑這阮大鍼奉承魏璫。做了多少惡事。富貴二字不曾圖得一件。積作得一個正妻。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兩個美妾。一



個愛女。都報應做出這等好事。他不但不知警省改過。心腸愈醜愈辣。後來便見。且說那愛奴同花氏並丫頭偷出了大門。天尚未明。覺得眼前一個黑影攔攔擋擋。及走到了跟前。却又不見。顯報則說明易曉。此等是隱隱忽忽報應。看者須知。愛

奴心中甚是疑影。每常是走熟了的路。此時昏頭昏腦。總看不清街道。直至東方大亮。眼前黑影不見了。向花氏夢中索命是他。花氏腹中之物也是他。此時黑影也是他。此時作書者暗含報應。不肯說得活現。恐人誤說鬼話也。

纔走出了水西門。要雇船往上江去。因見來往的人絡繹如織。恐遇着熟識。心下未免驚慌。面上的顏色便有些變異。不想正遇着幾個捕快出城拿賊。見他三人既無行李。只背着兩個大包。慌慌張張。見人都有驚懼之色。又見花氏雖布衣淡妝。面孔非病（貧）家婦女。知是逃走的人。上前一陣盤問。那愛奴是心虛的。面容失色。嘴中話都說不清白。那花氏同丫頭臉如白紙。渾身抖戰。捕快將他三人帶到一個僻靜小廟中。把愛奴拷問起來。他忍受不得。方說是阮大鍼的家人。拐的一個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八

思無邪滙寶

是幼主母。一個是丫頭。他衆人又問花氏。花氏今雖做了淫奔的婦人。當日也是宦家的閨秀。何嘗見過這些惡事。他先見拷問愛奴的那些非刑。魂都沒了。恐怕拿他也拷問起來。二來冥冥中也有個神鬼。那郝氏阮優雖有可死之道。而愛奴非殺他之人。況愛奴花氏罪更浮於他二人之上。豈有逃脫之理。花氏遂將如何通奸起。如何遇了阮優。如何將他責打。如何殺了他丈夫嫂子丫頭三個人。又如何通奸有孕。纔逃了出來。阮大鍼造化。到底虧他害羞。不曾說出也。鬼使神差。細細說出。捕快遂帶到縣中。詳細稟知。知縣先問花氏。花氏又細說了一遍。然後問愛奴。也不曾用夾棍。也就一一招成。二人畫了供。知縣將愛奴打了三十收禁。花氏因有孕免責。也下了女監。丫頭交與官媒保出。申報了上司。上了本。愛奴因奸殺害家主。問了凌剝。花氏雖非同謀。知丈夫被殺不首。反與愛奴通奸私逃。與同謀殺夫罪等。也問了剮。阮優郝氏叔嫂通奸。律絞。已死勿論。丫頭



免議。並贓物給還原主。愛奴到了監中。衆禁子一來因他無錢打點。這

第一件。一二來恨他凶惡。日鑽夜押。受了無限苦楚。此因無銀打點耳。若有錢。彼奉承不暇。何恨之有。花氏又

帶上了兩個禁子。此極寫禁子之惡。每日每夜上下口都有得受用。等他樣（養）

過了娃娃。纔帶他二人到了市上。上了木驢。受用了一副。臨刑的前一

夜。愛奴花氏同夢見郟氏的那丫頭。笑容滿面。向他撫掌道。你們也有

今日。二人醒了。自知死期一到。欲悔從前。已是無及。再說那知縣差人

去叫阮家來領丫頭並贓物。阮大鍼回書都不要了。任憑發落。知縣命

將丫頭官賣。贓物入庫。那也就是他囊中之物了。且說花氏的這一件

事。也是眼前報應的一重公案。這一部書講淫褻的事。千言萬語總不過歸到報應兩個字。看花知縣這一重公案。沒似乎贅筆。可以不用。然是一個要緊

報應。亦可警掌刑名之輩。勿謂其爲蛇足也。他父親花知縣。名叫花翽。倒也是一榜出身。做官雖不

甚貪酷。却任性多疑。凡事偏拗。爲官者任性已大誤。再多疑偏拗。焉有不枉殺民命者。他問公事。若任性起

來。憑着幕賓朋友百般勸戒。他再不肯聽。人知道他是這樣個倔強性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二〇

## 思無邪滙寶

子也就沒人肯苦口勸他了。因此上地方上的百姓也吃了他許多的虧苦。含了無限的怨恨。且把他的事略敘一兩件。便知他的爲人了。他

縣治中有個百姓叫做司新。家雖貧寒。却識字知書。心地奸狡。

嗟乎。讀書識字。

原圖效法聖賢。若讀書但能奸效。一狡。讀之奚益。

他有一座祖墳。與一個土財主名錢泰的山地相鄰。

他欺心想謀這錢泰的地擴充他家的墳山。因使了個奸心。弄了幾塊大磚。寫了基址界限。倒寫了數十年前的月日。用刀鐫刻了。暗暗埋在錢泰的地上。也過了十多年。錢泰的妻子死了。就請地師在這塊地上點了穴。要來安葬。司新爭執說是他家的墳山。不容下葬。兩家爭競起來。司新便到縣中去告。說土豪恃富霸占窮民墳地。錢泰倒運。剛剛撞在花知縣手裡。花知縣一接了狀子。便疑心錢泰是財主欺壓貧窮。霸占是實。隨拘了錢泰來問。錢泰稟稱。這是小的幾輩傳流的山地。山鄰皆知。非強占。況還有當年買地的文約爲據。上面寫着與司家的墳地



爲界。花知縣命取了原契。並衆山鄰來問。次日。又審衆山鄰。異口同聲都說。小的們素常聽得說是錢家的是實。花知縣問司新道。衆人都說是錢泰家的地。文書上地界又寫得明白。你如何告他霸占。司新稟道。老爺天恩。他倚富欺貧。想白占小的的地。小的可敢賴他。文書上雖寫着與小的家的墳地爲界。但那一片全是兩家的地。並不曾寫着畝數長尺。如何做得準。這些山鄰都是他買出來的硬證。總求老爺上裁。這花知縣先有個疑團在胸。牢不可破。聽了這些話。越疑錢泰霸占。却無可爲憑。躊躇了一會。忽問司新道。你說的固是。但你執定說是你的。可有甚麼憑據麼。司新說。小的父親在日。曾向小的說。墳山後來恐有人吞占。山地界址都有磚字埋在地下。雖向小的說了埋的地方。却不曾眼見。年深日久。不知可還有沒有了。花知縣道。這就是憑據了。縱然年久。必定還有形蹤。隨差衙役押他衆人同去眼看刨挖。果然在疆界上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三二

思無邪滙寶

挖出幾塊磚來。錢泰所點之穴却在司家磚界之內。差役回衙呈上。花知縣見了那磚非一日之物。字跡尙還可辨。心中大怒。以爲錢泰霸占是真。重責二十板。衆山鄰各責十板。將地判還司新。你道這節事可是他疑心的偏處。這還是小事。還有一件人命大案。被他任了性。將一婦人受了極刑。更是冤枉。那時有一個百姓。姓于名魯。是個孤丁。他不但生性愚鹵。且形狀鄙猥。百無一能。以賣菜爲生。他父母在日。替他娶了個妻子汪氏。這汪氏雖是窮家之女。却生得一貌如花。竟有七八分姿色。他嫁了于魯。甚是賢慧。並不憎嫌丈夫。他家租了一間臨街的房子住着。後邊又沒院子。這婦人潑水倒漿。少不得往街上去倒。他少年嫩婦未免懷慚。在門內往外以潑。便撒身進去。不想活當有事。一日正去潑水。一個人在門口走過。潑了那人一身。汪氏情知理虧。一個臉緋紅。忙陪笑道。一時失錯。大爺不要見怪。那人是個標致少年。穿了一身華



服。他姓宋名奇生。生性浮浪。家中有數千金之產。纔二十多歲。因娶了個奇醜妻子。兩不相睦。時常在外三瓦兩舍嫖妓宿娼。淘碌空虛。現在弱病在身。還不知檢。猶自貪歡。

有此數句。伏後交合即死之故。詳細。

這日在此走過。不想汪氏

潑了一身髒水。正要發作。猛回頭。見是這樣個妙人。遍體酥麻。見他有自愧之色。忙陪笑臉。低聲道。失錯何妨。若不嫌棄。不妨再請潑些。不住望着嘻嘻的笑。汪氏見他話雖輕薄。却是自己的不是。又見他俊清和善。也徹（微）笑了笑。

這一笑笑得不好了。古云。怕聞漢。任有烈性女子。禁不得有閒漢勾挑。無有不壞了事者。即此五件事中小閒二字一理也。是婦女但此一動心。則不可復制矣。

縮身進去。那宋奇生還不住回頭望着去了。誰知這一潑。把個宋奇生的魂竟潑在了他家。一日不住的五七遍在他家門口走。總不見這婦人的影兒。倒看見一個時常在他家賣花翠的老婆子。這婆子姓密。因他有一張好利嘴。衆人借他的姓起了一個混名。叫做老蜜嘴。就在這婦人的緊隔壁住。宋奇生滿心暗喜。到家忙叫家人叫了老蜜嘴來。到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三四

## 思無邪滙寶

書房讓他坐下。袖中摸出一封銀子送他。道。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托你去做。若替我做成了。謝你紋銀二十兩。這是五兩。先送你發個利市。那老蜜嘴歡喜得了不得。滿臉是笑。說道。大爺有甚事。只管吩咐。我若力量做得來。再沒有個不盡心的。宋奇生便將隔壁那婦人如何潑了他一身髒水。如何望着他笑。一笑之義要求他做個馬泊六之意。成全此美事。這老蜜嘴與汪氏隔牆。來往甚密。汪氏常有事煩他。他從不推辭。汪氏感他的情。認他做個乾娘。兩人甚是和美。無一日不見面。今聽得宋奇生這話。心中暗道。這婦氏（人）同我住了這幾年。從不曾見他走甚邪路。又是乾女兒。這話如何開口。便推辭道。這人是我緊鄰。夫妻和睦。從沒有聽見他有甚麼壞事。這個我不敢許。宋奇生見他推托。忙道。你的蜜嘴是有名的。你若肯盡心。一片甜言自然說得動他。若是嫌少。事成了我再加十兩謝你。老蜜嘴一年賣花所賺的錢不過只夠養家。何嘗



見過這些銀子。聽見許他三十兩。利慾薰心。遂轉了念頭。便道。這銀子大爺且收下。我去探探他的口氣。看事成了再來領賞。宋奇生大喜道。你若不收。便是推辭了。只管拿去。我專聽好音。那婆子也就笑納。回到家中。就到汪氏家來。汪氏連忙讓坐。說了一會閒話。婆子忽然笑說道。我看天公甚不公平。你這樣個標致聰明的人。甚麼上樣的丈夫配不得。却嫁了這樣個女婿。傍人也替你叫冤屈。我娘兒們說話。你不必掩藏。你心裡可想相與個趣人兒麼。汪氏道。一來是我前生造下來的命苦。二來我父母雖窮。也是清白人家。若做些外事。醜名一揚。不但一身名節喪盡。連父母的臉面都沒有了。婆子笑道。聽你這話。是個顧羞恥的好婦人了。怎麼有個標致後生說你有情意到他。想念你了不得。托我來探你的口氣。汪氏紅了臉。含羞怒道。這是那裡的話。是個甚麼人。婆子笑道。你不要發急。事情必有個緣故。一個少年的財主姓宋。是我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三六

思無邪滙寶

的一個大主顧。他向我說那一日在你門口過。你故意潑了他一身水。

故意二字妙。

還笑着對他說話。他想得你夢魂顛倒。故托我來探你的話。據我

想起來。你兩個正是郎才女貌。若果然相愛。我替你引進。汪氏聽說。知是前日那人了。答道。我那一日失錯。潑了他一身水。並非有心。因為得罪了人。只得腆着羞臉陪罪是有的。何嘗有甚私情私意。媽媽不要聽他枉口拔舌。不要理他。那婆子見說不進去。只得到宋奇生家。將婦人的話詳細回覆。原銀繳還。宋奇生不肯接。再四央求道。你只管收下。再看機緣。全仗你的力量。我決不敢忘你的恩。那婆子也就收了。應諾而回。且說那汪氏自聽了婆子一番說話。少年水性。未免動情。暗想道。這人倒也是個多情的。我潑了他一身水。不但不惱。倒反愛起我來。但說我是有心勾引却是冤枉。看他年少標致。若嫁了這樣個丈夫。也不枉爲人一世。心作此想。未免就有個相感之意。不想這宋奇生因不見老



蜜嘴回信。眠思夢想。廢寢忘餐。他素常身子怯弱。就病倒在榻。他因夫妻不睦。便在書房中養病。一日。叫了老蜜嘴到家。說道。這婦人是我前生的冤家。我這條命。眼見是他送了。床頭取出一封銀子。道。這是二十五兩。送你老人家。煩你去向他一說。他若肯救我的命。便是我的大恩人了。我竭力照看他一家。若斷然不肯。是前世無緣。只得憑命罷了。但願你儘力去說。成不成銀子都送你。我後來還有重謝。老婆子得了這一大包銀子。歡喜無限。就別了回家。又到汪氏家來。便將宋奇生如何因想念他成病。看看待死。托他來求救。他把宋奇生的話詳細達上。又再三慫慫（愚）道。我們這樣人家。料道貞節牌坊輪不到。若相與了這樣個多情多義的人。且落個後半世快樂。你不要癡了。這婦人素常心不動倒也罷了。前次聽婆子說宋奇生想念他的話。也感動了些。今又聽說因他病重。又聽說照看他一家的話。便動了個知己之感。雖然不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三八

## 思無邪滙寶

曾許出口來。但紅了臉。又不做聲。只嘆了兩口氣。婆子見這光景。知他心軟。便抽身出來。到宋奇生處將前話說。道。我看他雖不做聲。已有肯意。你明日可掙挫到他家。苦苦哀求。包你一箭上垛。便是一時變臉。我來解救。宋奇生聽了。一心歡喜。病竟好了多半。次日。打扮光鮮。到老蜜嘴家打了照應。看看街上無人。竟走入婦人家來。汪氏正坐在窗下做針指。忽見宋奇生推門進來。便道。你這人非親非戚。到我家來做甚麼。宋奇生忙把門關上。到跟前雙膝跪下。低聲告道。向日蒙你垂愛。此句

妙。便把有心潑水。頓在他身上。

我爲你一病到今。性命幾乎不保。我料想也活不成了。

語中之機。

今

日特來見你一面。死也甘心。你肯與不肯。憑在你的慈悲罷。就一把攆住了他。汪氏見他這光景。又可憐。又動了個愛字。也不怒。只紅着臉。低聲道。這如何行得。看我丈夫回來。快些出去。宋奇生見事無變局。就站起。將他抱到後半間床上。便替婦人脫褲。汪氏雖用手擋拒。却不做聲。



被宋奇生纏繞多時。也就情動。手略稍鬆。便被他脫下。宋奇生也忙將鞋襪褲子脫去。也無暇脫上衣。就上身交媾起來。汪氏含羞閉目。任其所爲多時。只見他身子伏下。便不見動。汪氏以爲是他洩了。也便由他。好一會。壓得受不了。低聲道。你下來罷。也不見應。只得將他推下身來。定睛一看。原來宋奇生已送其生了。雖與阮最一樣死法。却毫不相同。汪氏心膽皆裂。忙

穿上褲子。沒了主意。他每常認得娘家。如飛的走回去了。這老蜜嘴見宋奇生到汪氏家去多時。不見動靜。心下暗喜。打點明日往他家索謝。且關門坐着聽信。那于魯到下午賣完了菜回來。進門歇下擔子。不見汪氏。走到後面。見睡在床上。到跟前要叫他時。却是個男子。光着下身。心中大駭。再一看時。竟是個死屍。不知何故。忙往外跑。要叫鄰舍。不想驚慌了。被門檻一絆。一交栽倒在門外。不知跌了那處要害。哼也不哼。早已氣斷。過路的人看見。聚攏來看。還以爲是他跌背了氣。扶起他來。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四〇

思無邪滙寶

方知氣絕身亡。他的鄰舍也來了。進屋叫他妻子要問時。見床上還死着一個。大家都不知是甚緣故。此時老蜜嘴也來。見了心中暗驚。他是緊鄰。少不得同四鄰到縣中去報。花知縣究問他妻子下落。衆鄰說汪氏別無親戚。只有父母家。定然是走了回去。花知縣差四衙帶忤作（作）去驗屍。又差人同一個認得汪氏娘家的去拿汪氏。去了一會。都來回話。忤（忤）作回報。奸夫一名。不知姓名。下體赤露。死在床上。親夫于魯跌死在門外。二人渾身細驗。並無傷痕。差役繳籤。汪氏拿到。花知縣叫將帶上來。一見。便怒道。這樣個年小婦人。怎敢大膽謀死奸夫。嚇死親夫。你這一副是萬萬免不得的了。這奸夫叫甚名字。如何通奸起。可細細的供上來。汪氏哀哀啼哭。便將如何潑水起。以至老蜜嘴說合成奸止。備細說了。又道。奸夫自死是實。並非謀害。親夫跌死係小婦人回去之後。更不知情。花知縣命拶了一拶。敲了五十。口供如前。命放



了。叫過老蜜嘴上去問。老蜜嘴也照實供了。與汪氏所說無二。但兩人之死實不知道。花知縣定汪氏的罪案。說道。你向之潑焉之無意。

真是以莫須有

三字定人罪案。

後來雖是他和奸。然致奸夫喪命者。實首於你勾引之罪也。親夫

之死。你即不知。緣因奸夫之死。方致親夫之死。與同謀殺何異。你這惡婦。一副以償二夫之名（命）也不爲枉。汪氏苦苦哭求。花知縣任性執拗住了。那裡肯聽。又擬宋奇生已死勿論。着本家親人領屍回去。密氏兩家勾引。以致連喪兩命。若加一辟。但二人之死。彼實不知。欲擬杖流。又係婦人。拶一拶。敲一百。責三十板。以正兩姓勾挑之罪。贓銀三十兩。追出入官。花知縣定了汪氏的罪。幕賓與刑房書吏再三說罪太問重。未免傷德。他那裡肯聽。只得照他的主意申了上去。那汪氏收入女監。心中癡望。猶以爲上司或批駁。尙有生路。不意上臺竟准行。上本奏過了。奉旨依議。到副的這一日。汪氏方知。不勝憤恨。道。我之一死固該。但



#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四二

思無邪滙寶

不至於副。今日陷我至此者。花知縣害我也。呼天自誓道。死後無知則已。若有知。我來世與他爲女。再拚一副。必定辱壞他的門風。報這一點怨恨。汪氏死後有年餘。花知縣一夜正睡着。夢見汪氏笑吟吟走進房內。向他道。我生前蒙老爺的恩德。今日來相報了。花知縣猛然驚醒。正值他夫人肚痛。生下一女。他心中也甚疑影。過後見那孩子形容宛似汪氏。雖也心中鬱鬱。久久也就罷了。花知縣到底因性拗上。被上司題參。革職回籍。他這女兒過後長大了。十分標致。又聰明伶俐。反疼愛得了不得。阮大鍼聞知他的女兒美甚。央人求親。遂將這女兒嫁了阮優。做了這一番醜事。花知縣方想起昔年汪氏之夢。說來相報的話。不勝愧恨。深悔當日做官斷事任性多疑之錯。憤恨成疾。但閉上眼。便見女兒血淋淋在面前。又是那傷心。也不久身故。可見做官的人不可偏執己見。須要詳細察問。方無差謬。後來有好講因果的人說。這花氏是汪



氏托生來報恨的了。這愛奴定是宋奇生轉來。他前世坑了汪氏一副。今世成就奸情。以完前生宿願。陪了一副。以償汪氏之死。若果如此言。

孰謂冥冥中無鬼神耶。

或曰。汪氏托生花氏。辦一副以報恨。恐無是理。余曰。不然。怨憤至極。視一死如鴻毛耳。如昔之荆軻。蓋政爲他人雪恨報仇。尚不惜挾面碎身。何況切己

之恨。且係鬼神之事。置之勿論可耳。

閒話休題。且說阮大鍼在家中時常打聽北京的事體。見

逆璫一案漸漸冷下。心中雖放了些。到底有心病的人。未能全釋。毛氏的兄弟毛羽健現做御史。阮大鍼打發大管家龐周利往北京去寄信與他。托他將逆案內中詳細寄一信來。庶幾放心。那龐周利去了有兩個來月。回來了。呈上舅老爺的回書。阮大鍼見了概不株連之旨。心纔落下。那龐周利稟道。小的路上看見馬六姨來。阮大鍼忙問道。你在那裡看見的。原來龐周利回來之時。到了山東紅花鋪地方。素常知那裡嫖子甚多。偶然嫖性大發。問店家道。你這裡有上樣的好嫖子麼。店家道。近日新來了一個婊子姓馬。叫做馬賽蘭。說是南京有個馬湘蘭。是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四四

思無邪滙寶

馳名的妓女。雖文墨大通。却生得不甚標致。這馬賽蘭也識一筆好字。模樣果然生得好。纔三十來年紀。不知他今日有人接沒有。爺要嫖。我叫店小二去看。龐周利道。這好得很。你快叫他去看。沒有客就接了他來罷。店小二去不多時。同了來了。一進門。兩人相見。都覺些面熟。却想不起來。那龐周利聽見他說話是揚州聲音。甚是動疑。遂陡然想起主人的小奶奶馬六姨。却不好問得。你道他兩個是一家的人。又相離不久。爲何就不相識。但馬氏那時是阮大鍼的愛妾。下人何因常見。不過偶然一覩而已。在龐周利還有幾分認得他。在馬氏做小主母時。家下人甚多。那裡個個認得。只依稀似見過而已。

解釋得好。省得多。洪先生許多辯駁。

兩人吃了酒

飯。上床雲雨之後。龐周利道。你可認得我麼。馬氏道。正是呢。我一見面時。就像在那裡會過。一時再想不起來。龐周利笑道。你可是南京阮老爺的小奶奶麼。馬氏吃驚。不敢答應。龐周利道。你不消瞞我。我就是阮



老爺的家人龐周利。見過你多次。你難道忘了麼。你跟苟雄逃走了。如何落在這裡。苟雄往那裡去了。馬氏聽說着了脚跟。料瞞不住。二來今日到了這個場中。見了他。竟如見了親人一般。哭將起來。說道。我當日一時念錯。跟苟雄逃了出來。他原是北京大名府人。要帶我還鄉。不想路上遇了響馬。他只該讓他搶去東西。還逃得性命。他仗着有些力量。就動起手來。被三四個強盜一陣亂箭攢死了。把我搶了去。每日輪流淫宿。過了兩個月。被官拿獲殺了。說我是強盜妻子。發了官賣。我再三辯說我是良人妻子。丈夫被害。我是搶了去的。官府那裡肯信。我又不肯說是老爺的小。逃出來的。只得憑他。誰知道賣到水裡。走了這條路。當日好好的在家罷了。若不是奶奶這老淫婦害我。我怎麼到這個田地。龐周利道。你自己做的事。怎麼怨奶奶。難道是奶奶叫你逃的麼。馬氏道。你不知道裡面的詳細。若不因他。我如何得走。遂將毛氏如何私



姑妄言

第十三回

一五四六

思無邪滙寶

偷苟雄。如何被他撞見。如何毛氏求告也纔偷了他。後來情厚了。纔同

逃出來。事豈不因他而起。叫我如何不恨。龐周利方知內中細故。心中

暗喜。

喜得惡甚。所以名龐周利也。

兩人又風流了一度。次早起來。龐周利就給他嫖資之

外。又私贈了他三兩銀子。馬氏灑淚而別。龐周利來家。當件新聞報與主人。見阮大鍼問他。可敢說曾嫖過。只說到了紅花鋪。偶然看見問起來。是如此如此。但把後文毛氏的話截去。阮大鍼聽了。又愧又恨。咬牙罵道。那奴才死得好。這淫婦也現報得好。他只知暢快別人。就不曾想想自己更現報得好也。要知鍾生錢貴二人事體如何。下文便知詳細。

姑妄言十三卷終



校記

① 此句原有眉批「侮前人」三字。

② 「衰絰」原作「衰經」，據文義改。

③ 「鍼」原作「鍼」，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④ 「你待」原作「待你」，據文義改。

⑤ 「西江月」原作「江西月」，據文義改。

⑥ 「朦朧」原作「夢夢」，據上文改。

⑦ 「司新」原作「新司」，據下文改。







姑妄言第十四卷

鈍翁曰。鍾生之娶錢貴。大登科之後小登科。完他一對多種（情）種子而已。

鍾趨之讓居。熟竈內添柴。乃人情之常。當思身歷其境。亦是此等否。不可使笑鍾趨也。

易老兒占盡便宜。刻苦一生。一分家資屬於猴子之子。而易氏祖宗不血食矣。易于仁借種家奴。他年產業又將付與勤壽。己身亦斬其祀矣。父以刻。子以淫。易老兒之罪可言也。彼不知易于仁非其子也。易于仁自知之。自欺之罪浮於乃父。後來所以不得其死。且連禽獸假子仍無。此輩戒之哉。

易于仁與妻妾之淫法。已爲奇矣。而奇姐同僕婢之淫。愈出愈奇。其父其女不負其名。真是異乎於人之奇淫。寫奇姐奇淫。內夾寫一貞姑之



姑妄言

第十四卷

一五五〇

思無邪滙寶

貞。貞者更顯其貞。淫者愈覺其淫。是兩襯法。

卜通遇焦氏。彼時未嘗不以爲樂。但恨彼死後無知。未必知水氏之嫁乾女婿。卜之仕呼姐夫爲爹爹耳。

這一回書。鍾生錢貴好合之後。自易老兒娶容氏起。至奇姐死止。全是淫污之語。到鍾生納代目爲小星。眼目爲之一清。不意結尾出林報國拿邪道一段。令人氣爽神豪。是用唐明皇羯鼓解穢之法。



姑妄言卷之十四

第十四回 多情郎金馬玉堂 矢貞妓洞房花燭

附 易于仁父子獸而人人而獸 牛希冉夫妻男作女女作男

話說那日鍾生見宦萼三人正在作惡。忽一陣跑去。不知何故。遂將錢貴扶進房中。錢貴倒在鍾生懷內。柔聲痛哭道。以妾之故。致君受辱。此心如割。恨不欲生。哀哀不止。鍾生將他摟住。寬慰道。彼之怒我。因我挺撞之故。與卿何涉。卿之受辱。實因我在此相累。我甚不安。卿何反言。此一夥狂且舉動如惡犬齖人。不必介意。但我（他）們忽然撤去。不知有何事故。我雖寒儒。諒不懼彼。恐他不能忘情於你。還要受他之累。我今且去細訪。看他們做何行止。再來爲卿設計避之。且自將息。甚勿過慮。錢貴見他說得有理。也便不留。遂道。郎君一有風信。幸即來告我。鍾生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五二

思無邪滙寶

道。卿之事。即我之事。何用叮囑。錢貴又將歷年之私蓄取出。付與鍾生。道。此非我久居之地。此數百金。君可持去。速爲我作從良之計。萬不可緩。鍾生也就接着道。此雖你之事。乃我之責。何敢尙緩。我中與不中。自有以報命。你但放心。說罷。收在身邊。辭了去了。那郝氏見勢頭不好。避入鄰家。丫鬟嚇得東藏西躲。直到晚打聽得人散。都纔回來。財香也自柴堆下鑽出。漏。不郝氏一進門。見家中打得七零八落。又是那心疼。又是那怨恨。因走入房中。將錢貴埋怨了半夜。錢貴見事因他起。也只得吞聲領受。郝氏同丫鬟收拾破碎傢伙。不必細說。且說那鍾生到家。將錢貴所付之物收好了。見日色已暮。不能出門訪信。小廝拿飯來吃了。且自宿歇。到了夜間。忽聽得門外一陣人聲。打門甚急。鍾生驚訝道。莫非是宦家來尋我麼。那小廝也驚醒了。當是鍾生睡着。叫道。相公。外面有人打門呢。鍾生道。不要理他。正躊躇。那一起人已打進門來。燈籠火把。



照耀如同白晝。鍾生想。一間斗室。料難躲脫不能。忙忙穿衣起身。仗膽看時。原來是一起報錄的。衆人見了鍾生。問道。相公可是諱鍾情麼。鍾生道。正是。衆人道。恭喜相公高中。遂將紅報單貼起。鍾生舉目看時。高中在第六名亞魁。喜不自勝。一來喜的是一介寒儒。平地步於青雲之上。二來喜的是今得成名。不負錢貴一番苦心。可以娶他報德。念念不忘。念的是

多情種子。

衆人知他家寒。只請他寫了一張賞單而去。連那個雇的小廝也

喜歡得爬起來滿地亂跳。道。我相公中了。我相公中了。少間。就有人來接他去赴鹿鳴宴。至午後。方頭巾。青圓領。披紅簪花。鼓樂迎歸。到了家中。只見有許多伯伯叔叔。哥哥弟弟。都是十餘年不見面的。擠了一屋子。還有無數從來不曾會過的親戚也來賀喜。因他只得一門小屋。編窄之甚。連天井內都坐滿了。這些桌椅板凳都是街坊人家情願送來借與他用的。情願二字妙甚。見得非我去借。乃他情願借來與我耳。把勢利炎涼真寫得活現。梅生雖不曾入場。他有許多親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五四

## 思無邪滙寶

友去考。又一心記念鍾生。不知他中與不中。

世間那得有此等朋友。

半夜就去看榜。

見鍾生名列高魁。心中大喜。早來了替他支應事務。連那陶老也說遠

親不如近鄰。走來幫忙。那小廝笑笑跳跳。忙忙的搬東搬西亂跑。

寫到小廝如此

忙亂才見熱鬧之甚。

鍾生進門。先拜了天地祖宗。然後與衆人作禮。衆人也有送衣

服的。送銀子的。送尺頭的。送酒席的。還有送家人來服侍的。鍾生一概

推辭不受。只有叔父舅母所賜不敢過却。只得收了。熱鬧至極。不一時。

擺上酒來。斟鍾道喜。大家揖遜一番。坐下同飲。那些族中長輩對鍾生

道。我們祖墳上有許多地師看過。說風水甚好。子孫定然要發科甲。

閱此

偶憶一笑談。一人新得一馬兵。請親戚同到祖墳祭祖。彼在墓頂左右顧盼。向衆道。這風水也見不得甚麼好。怎就出了我這樣個殺星。

你又肯讀書。久知道你自然

總有今日的與祖宗爭光。果然不錯。親戚們說道。久聞新貴人才貌雙

全。自然要高發。但恨小親們都不曾會過。貴人明歲還要連捷呢。我們

叨在親末。亦皆有光。

十餘年不見面之叔伯弟兄。從不曾會過之親戚。決無是理。作此語者。特爲炎涼二字加倍出色。

大家贊不絕出。(口)



鍾生一味謙遜。毫無驕矜之色。鍾生當日一介寒儒。雖親叔如陌路。今一旦中了。不知何處來的許多親友趨承。貧居閭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前人已言之矣。有幾句感嘆世情道。

人生何境是神仙。

服食求師總枉然。

寒士得官如得道。

貧儒登第即登天。

玉堂金馬真蓬島。

御酒宮花實妙丹。

漫道山中多甲子。

貴來一日勝千年。

梅生向鍾生道。弟今早看榜。見真先生的令婿不驕。干兄也發了。鍾生道。與弟是同房中的。忽然道。可惜可惜。梅生道。干兄中了。兄爲何道可惜。是甚緣故。原來梅生知道干生是鍾趨的棄婿。見鍾趨在座。故意問鍾生以譏他之意。鍾生不好答得。支吾道。弟別有所謂而言。非謂干兄也。只見鍾趨臉紅項赤。內中私故。他三人心照而已。鍾生向梅生道。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五六

思無邪滙寶

令表弟多兄昔日同窗。今日又是同年了。梅生道。家母舅積德一生。不能博一第。今日舍表弟微倖。也足慰他老景了。弟清早到家母舅處一賀。因兄府上無人。就來相幫照看。鍾生道。足見長兄以骨肉視我。感何如之。彼此閒談。飲至抵暮。方都散去。次早起來。就有個長班來投。鍾生此時正用得着。就將他留下。跟了出門。天啓七年丁卯科南京正主考陳其慶。副主考張士範。稟見過了。又去謝房師。拜同年。回拜衆親友。又上墳祭祖。整整忙了多日。城中那鄉宦財主。見他既青年又高中。知他未娶。許多人家倒央人來說要與他做親。他都回已聘過了。一概謝絕。土山有個財主。姓易名于仁。托了許多親友來說他女兒生得甚美。要贅鍾生爲婿。鍾生苦苦相辭。他家不捨。再三再四央人說合。鍾生見人煩瑣得多了。序齒錄上竟刻上了錢氏。纔止住了衆人。那個雇的小廝。他父親情願將兒子投靠充當家丁。鍾生見這小廝倒還老實。且又伶



俐可使。與了他幾兩身價。改名鍾用。留下使喚。這一間斗室不成規模。又托人轉尋房子。又過數日。事情稍暇。着鍾用請了梅生來。坐下。先謝他前日來相幫的情。然後說道。弟有一要事懇煩吾兄一往。務在必成。方妙。梅生道。兄請見教。若可效力。敢不從命。鍾生道。弟春間蒙兄厚愛。攜弟同訪錢姑。兄曾云恐小弟一去。還在他知心之列。不意此語竟成先兆。錢姑見我之後。十分親愛。諄諄以終身相托。弟感其情切。即與之定盟。今敢煩兄做一月下老。到彼對他母親一言。弟欲娶彼女爲室。若要多少身價。悉聽他意。望吾兄千萬玉成其事。小弟容圖後報。梅生聽罷。想了一回道。吾兄命弟做此些微之事。敢不效奔走之勞。以弟愚見。或行不得麼。兄還當三思而行。鍾生道。請教何故。梅生道。以吾兄新貴。且又正在青年。何患無富貴門楣閨閣嬌娃爲配。若娶此煙花瞽女。寧不懼爲他人所恥笑乎。鍾生長嘆了一聲。道。吾兄不知此女與弟萬種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五八

## 思無邪滙寶

深情。豈可相負。彼初會弟時。不鄙我寒賤。即托終身。臨別又贈我數十金爲燈火之費。弟仗此無薪水之憂。始得潛心苦讀。方有今日。且彼矢身自守。雖受伊母之凌虐不辭。人既有深情於我。背之不祥。古云。海可枯。石可爛。惟情不可移。況士爲知己者死。吾兄請想。弟自幼孤貧。骨肉親友視同陌路。他一遇我即親愛若此。一瞽目婦人勝有眼男兒萬倍。罵盡世情。亦可謂稱弟之知己矣。負心人豈我輩爲耶。至於恥笑。聽之他人。

於我何與。況昨日序齒錄上弟業已刻上錢氏是嫡配了。梅生道。原來有這些緣故。弟却不知。弟此時即去。一有佳音。定然回報。起身作別。鍾生送他出門。纔待轉身。他的嫡親叔父鍾趨到門。這鍾趨自與哥哥析居之後。他一腔精神命脈。全在這一個利字上用功。晝夜盤算。屢年來家資也就積得富厚。向日鍾生孤處做貧士時。他全不瞅睬。但因他是尊行。每年新正生辰到門兩次。他家若先有富貴親友在座。恐鍾生檻



樓。玷辱了他。還不容進去。三年五載不但不見叔叔家中一盞清茶。竟

連叔嬸的慈顏。同二位堂兄的金面。想見一見。也是難事。鍾趨今見姪

兒中了。前次來過。今日又來。鍾生連忙迎接進內。讓他高坐。鍾趨道。賢

姪諸事都畢了麼。鍾生應道。都完了。鍾趨道。你今中了。非比往昔。

這四個字。令人

痛哭流涕。前也是骨肉。今也是骨肉。不過稍有貴賤之分耳。何便謂之非比往昔。

我看前日那些親友到此。都沒處起坐。我家

房子頗大。向日原住不了。本要分些與你。因你是個貧士。孤身一人。不

拘何處。可以安身。如今已是個新貴。尙住在此。不成規模。我今將一宅

分爲二院。讓一半與你。已收拾潔淨。可搬了去同住。也與我做叔叔的

爭光。鍾生道。姪兒自幼父母見背。蒙叔父撫育成人。今日托庇微倖。尙

未曾孝養叔父。稍報培植之恩。怎敢蒙叔父費心。鍾趨不知姪兒是好

話。只疑是向來太情薄了。姪兒拿話來敲打。

或者有些一也不可知。

紅着臉。用話掩飾

道。我同你父親是同胞兄弟。非遠族。自家至親骨肉。

貧賤時再沒人肯說這句話。

怎說這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六〇

思無邪滙寶

樣客話。當日你做貧士時。如何算得姪兒。我雖是分家各戶。也曾想招攬你家去。

違心之談。又想使你受些飢寒困苦。纔肯發憤上進。這是我激勵你的一個

美意。無情之人尙有可恕。惟極無情而專會說假好看。假親熱之語爲可恨焉。得利刃斷其舌始爲快。今日你高中了。這才是說骨肉呢。自己親叔叔

家不住。難道另尋房子不成。豈不怕人笑話。賊人膽虛。別人那得工夫來笑你。鍾生見叔叔

如此說了。一者不敢違長者之命。二者也不好十分推却。見得叔叔當

日無情的樣子。也就道。蒙叔父下愛。敢不遵命。俟擇吉日就搬過去。說

畢。那鍾趨去了。原來鍾趨一者是趨奉姪兒新中。二來見他的棄婿干

不驕也中了。鍾趨抱怨兒子。說他二人當日不該攛掇把妹子另嫁。做

了這沒良心的事。鍾吾仁鍾吾義又抱怨父親。當初不該希圖豪貴。起

這不端之意。恐干生有舊恨在心。怕算計他。故此要鍾生搬來同住。就

是干生有甚舉動。看同年的叔父。或可包容。要他做個護身符意思。故

當日鍾趨要悔盟之時。鍾生力要諫阻。到叔父家去過數次。不得見面。



他看這個樣子。雖見了面。人微言輕。忠言定是要逆耳的。只得罷了。前次梅生說及干生中了。鍾生見叔父棄却此佳婿。由不得口中吐出可惜二字。又問。但這話可是稠人廣衆之中梅生說得的。只得拿別話推過了。惟有鍾趨明白。所以那時面紅耳赤。那干生倒也是天空海濶之腹的人。毫不介意。鍾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不得不爲之防。他這些族間同親戚們聽得鍾趨送了鍾生一所宅子。大家都來湊熱鬧。

真令人有時來誰不

來之

送床帳。送桌椅。送擺設。送骨董。把一所新房填得富麗之極。鍾生

擇日遷移。衆人送席送戲來作賀。又熱鬧了一番。鍾生的舊房因真教官在任上。知干生是他令婿。將房子付他收管。干生也送還典價。鍾生進了新房。又買了個丫頭配了鍾用。又投了兩三房家人。尋了兩個上樣的丫鬟。預備服事錢貴。這番規模。不是前番那寒士氣象了。你道鍾生這銀子是那裡的。就是錢貴付他的了。他想。鍾生要中了。自不必說。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六二

思無邪滙寶

設或不中。恐鍾生無顏。即欲爲他贖身。又無力。故將歷年私蓄數百金。盡付了與他。就不怕又蹉跎了。這就是錢貴一片深心。鍾生今已中了。要娶他。少不得把家中收拾個待缺鴛鴦社。以俟新人。且說那錢貴自鍾生去後。心中也甚憂疑。次早不見動靜。疑宦萼或能忘情。稍放下了些。飯後正在房中兀坐。忽聽得街上吆喝賣題名錄。忙叫代目去買了一張進來。命他一看。念到第六名上就是鍾情。錢貴見他中了。真喜歡非常。忙盥手焚香。拜謝了天地。在大士像前也叩拜了。此時那宦萼的事被這喜一沖。竟擗在東海傲來國去了。叫代目請了娘到房中。將他與鍾生如何定盟。許中後娶他的話。細說一遍。又道。他今已高發。定來娶我。母親尊意如何。郝氏聽了。半晌道。哦。怪道你向來不肯接客。原來就是爲他。我正疑你既不留人。爲何又留他住許多日子。我看他人品果然生得好。但不知心地如何。今已高中。兒呀。你不要太認真了。從古



來負心的人可是一個。他當日是個寒士。見你與他綢繆。便發下千般海誓。萬種山盟。今日做了貴人。怕沒有富貴人家扳親。他還肯來想着你。錢貴道。鍾郎決不負我。倘有人來作伐。萬望母親依允。郝氏道。你如今既不接客。留你何益。我們這樣人家得個舉人女婿。還有何說。且看他來與不來。再做道理。不覺過了十數日。郝氏到錢貴房中道。我兒。我做娘的話何如。他若有心於你。爲何這些日子還不見一些音耗。多管是成畫餅了。錢貴道。鍾郎心跡。兒知之甚深。定非負心人。倘彼背盟另娶。兒披剃入空門。長齋繡佛。自誓一死。不復再嫁矣。

有他母女這兩番議論。愈顯鍾生多情。錢貴多識。

正說着。聽得外面有人叫道。錢媽媽在家麼。郝氏忙走出一看。原來是梅生。讓進客屋中坐下。說道。相公許久不光顧了。今日何幸降臨。梅生道。我前中秋次日在此的。未曾得會媽媽。今日特來替媽媽道喜。郝氏道。光（老）身素履平平。並沒有甚麼喜事。怎敢勞相公大駕。梅生道。我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六四

## 思無邪滙寶

來給令愛作伐。送一個新貴女婿與媽媽。豈非大喜。郝氏道。請問相公說的是那一家。梅生道。就是我敝友鍾兄。他托我來致意媽媽。他說春間在府上時。承令愛不棄。曾與定盟。約過中後方娶。果然天從人願。竟僥倖了。因連日有事。未得遣媒。至今方遇。特特懇我來奉懇。但要多少聘金。聽憑媽媽尊意。郝氏聽了暗喜。說道。鍾相公今是貴人。但恐小女無福。不敢仰攀。況小女係老身親生。安有要身價之理。梅生見他說不好要財禮不敢仰攀的話。疑他推托。說道。媽媽不要錯過這門親事。說起我這鍾兄。真情種也。昨日許多富貴豪門愛他的年青品秀。欲得之爲婿。他因與令愛有約。皆苦苦一概辭絕。於序齒錄上已將令愛刻上做嫡配了。他一片心思注於令愛。今誠懇托我來求。望媽媽慨諾。成其好事。媽媽不必過謙。況成就之後。媽媽就是岳母了。也得個下半世快樂。豈不甚妙。郝氏道。相公見諷。老身安敢不依。但憑鍾相公尊意。擇吉



迎娶便了。梅生聽了。道。既承金諾。我去回復了鍾兄。俟定下吉期。再來通信。起身作別。郝氏道。還有一說。鍾相公處聘金。老身一絲不要。但小女去時。老身也沒有甚麼妝奩。煩相公轉達。梅生道。不要聘金。就是媽媽盛情了。豈有爭賠嫁之理。說了。辭去。那郝氏笑盈盈走進房中。對錢貴道。兒呀。恭喜你了。你好慧心巨識。鍾相公果煩梅相公來替你作伐。再四求我。我已依允。兒呀。你這一嫁去。將來就是夫人命婦了。他母女二人滿心歡喜。自不必說。先梅生與郝氏說話時。錢貴都聽見了。聽得說多少名門巨族要把女兒嫁他。他都辭却了。序齒錄上已刻上了錢氏。錢貴更感他的深情。又喜自己有知人的見識。錢貴許了鍾生。連那代目聽見了。也私喜得了不得。這是何故。他原是好人家兒女。被老子不長進賭輸了。准與鐵化。後跟了陪嫁到童家。一笑之過。打發出來。不幸被媒人同惡僕將他送入火坑。喜得數年來因錢貴疼愛。他雖十八



# 姑妄言

## 第十四回

一五六六

### 思無邪滙寶

歲。尙還保住了女身。

提此一句。爲鍾生小星作地。不然。鍾生妻妾無一個處子耶。

在這門戶人家。將來作何結

局。今聽得錢貴嫁與鍾生。他定然隨去。也巴個出頭的日子。心中滿擬錢貴離不得他。或開恩以小星處之。得爲這美郎君之妾也。不枉當初會時那一番舉薦。他自有這種私心。豈不歡喜。再說那梅生回復了鍾生。擇了好日期納采下聘。隨就娶了來家。他一個新舉人娶親。自然熱鬧。彩轎花燈。藍傘火把。一路上樂聲鼎沸。燈燭輝煌。到了家中。三元百子轟雷震耳。花燭前引。紅氍匝地。扶入洞房。交杯合卺。然後上床。這正是。

畫堂前依然兩個新人。

牙床上各出一般舊物。

他夫妻二人情義相投。如魚似水。因是貧賤中結下來的。更加親愛。到了次日。賀客填門。酒筵鬧熱。不消說得。彼時有人笑他說。他一個少年舉人。要甚沒（麼）好人家女兒怕沒有。却要娶一個瞎妓。也有的道。他



雖然發跡。不忍負心。到底是讀書人不同。街市上紛紛議論。再說當日土山住的有一個土豪易于仁。他這個姓城中甚少。惟獨土山十戶中倒有四五家姓此。這土山也有數千人。家好一個富庶地方。易于仁當日他父親遺留約有千餘金之產。他雖一字不識。一竅不通。却□田貪刻。善逐十一之利。如青黃不接之時。窮家小戶沒得吃了。借他一石穀。九升斗平平量出。到秋收徵還。足大斗推尖量入。一石五斗。名曰加五。已將對合。他豈肯白借與人。有房子田地的。就指房地寫文書做當。沒有房地。連妻子兒女都當與他。或借銀子。定是五分行息。九五等子稱出。還是九三銀。還時足紋足等。人若不來還。他也不催。窮人家見債主不緊。樂得且捱。不想數年後。被他本利滾算。房地人口都屬了他。真是個爲富不仁。殺窮人做富漢的惡物。二十年來被他掙了一分大大的產業。雖算不得巨富的大財主。但在這村中。就要算他第一把交椅。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六八

## 思無邪滙寶

了。左近一帶田地。十分中有六七分是他的了。所以他家的佃戶也甚多。這易于仁不但在銀錢上刻薄。在那婦女身上更貪好得異常。講起他的這個淫字來。真出人意外之想。他這種性情。必定生身有個緣故。待我將他的出處細述。便知分曉。易于仁的父親易老兒。他承受祖遺產業。不過數百金。家無多的人。只他夫妻兩口。並一房僕婦使用。生之衆。食之寡。漸漸積攢起來。後來又放些賬目。頗自飽暖過日。却有六旬。尚無子女。後來妻子亡故。鰥居了有半年多。村中有一個姓容的。借過他十兩本銀。歷年欠下利息。算來共有數十金。日漸窮乏。無可償還。那易老兒常常來索債。這容老兒有個女兒二十歲了。曾招過一個女婿。死了也將一年。一日。他夫妻父女在一處商議。容老兒道。我想了一策。你們看可行得。易家這宗賬萬萬不能還他。他肯容我白用的。設或告起官來。實是我們理短。那時如何是好。我想來女兒年紀尙小。少不得



還要嫁人。易老兒也是個孤身。竟煩原中去說。把女兒嫁他准賬。他料還不起。大約也肯。他雖然年紀老了。若還女兒命好。生得下一男半女。這分家私豈不是他娘兒們一生受用。你說可行得。那婆子道。你這主意倒好。但不知女兒心裡何如。容老兒就問女兒道。大姐。妳的意思怎麼樣。那女子自幼隨着父母過窮苦日子。雖嫁過丈夫。也不過是力田度日。飢寒二字自不能免。素常也知道易家寬裕。有何不願。俗語說。八十歲的媽媽嫁人。不圖生長只圖吃。遂答道。這憑爹媽做主。怎麼問我。那容老兒知女兒是肯的口氣。滿心歡喜。忽聽得門外叫道。容老爹在家沒有。容老兒知是那保人的聲音。正中下懷。忙迎出來。道。在家。那保人姓終名仁。放下臉來。道。一家放賬。一家用錢。我不過當日吃得一杯水酒。彼此爲好來。你如今沒得還他。易老爹成日到我家來聒噪。我耳朵都吵聾了。你摸摸良心。過得去過不去。容老兒一臉的笑。道。怪不得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七〇

思無邪滙寶

老爹生氣。我正要來尋老爹說這話呢。我如今有個主意同你老人家商量。成得成不得再講。遂拉着他的手。笑道。家下不便。到隔壁酒鋪中坐坐講罷。原來這終仁酷好此物。各處與人說事。無非覓鍾酒兒潤喉。聽見約他酒鋪裡坐。惱容變做笑面。道。怎好相擾的。容老兒道。這甚要緊。若事成了。有太大的兩饅吃呢。遂同到酒鋪中來。要了半斤燒酒。一碟炒豆。一碟腐干。一連讓了他三杯。那終仁道。你方纔說有甚主意。你說了我看。容老兒道。我當初借易老爹只十兩銀子。這些年來利上滾利。纔聚上許多。如今我家日食都艱難。瞞不得你老人家。那得還有錢還債。我只有一策。我家大姐是你見過的。也不爲醜。女婿又死了。他今年纔二十來歲。水也似的。後生料道也守不得。今易老爹的奶奶也沒有了。我的意思把我家大姐嫁他。憑他做妻也罷。做妾也罷。准了這賬。除了這法。不要說私要。就是到官。我也不過是條老命。況官府也不追



比私賍。但你老人家是原中。拖累你跪官跪府。我過意不去。全仗你老人家美言一句兒。倘或成了。彼此有益。就做着他不肯。我們儘到他是理。又可以擋他些日子。

極寫窮人之苦。真可謂無聊之極思。

你老人家怎麼說。那終仁道。我去

說了看。大約着十金本錢得個老婆也肯。還少甚麼。你我都是莊農人家。他不過比我們多有幾個錢。又不是鄉宦。甚麼叫做妾。竟說嫁他就完了。容老兒道。這更好了。事成了。少不得請你老人家幾醉。兩個把半斤酒飲完。那終仁道。我此時就去。你在家等着。看他怎麼說。我就來回信。站起來道。且不道擾着。倘這媒做成了。吃喜酒再一齊道謝罷。容老兒道。這好得很了。但願事成。自然奉請。二人大笑。一齊出門。一別而去。那終仁到易家來。遠遠見易老兒站在門首。心中暗喜道。這事有幾分興頭。遂上前道。我往容家去了來了。有一件事來和老爹商量。易老兒讓進客位內坐下。道。他怎說。終仁道。他家實在貧得可憐。飯還沒得吃



呢。方纔他說就告到官。也不過是條老命。他只有個女兒。你老人家也見過的。他如今情願嫁與老爹准了這賬罷。叫我來說。老爹的意思是怎樣。看官聽說。大凡人生在世。色慾之心入土方休。這易老兒他當日三四十歲時。守着那婆子。只以銀錢爲急務。生子一事倒還不十分着急。後來五十多歲。手頭厚了些。未免就憂子嗣。雖有此心。因那婆子情性有些古怪。不敢妄想。今鰥居了半年。要想娶個妻子。一來作伴。二來圖他生子。十分醜的又難爲情。略像樣些的恐又費錢。兒子固要緊。銀錢更要緊。況且又怕人嫌他老了。少年婦人又未必肯嫁他。他原圖生子。若娶個老的來做甚事。今聽見這話。況容家女兒是時常看見。人物又好又伶俐。年又少。無限歡喜。答道。我家正少個當家的人。我也久有此心要求他。怕年紀不對。不敢開口。既承他美意。是極好的了。就煩你做個媒。別的不敢許。喜酒是有得吃的。煩你去問問他要怎麼行。幾時



可娶。問明白了來。我預備酒候你來起媒。那個終仁聽見備酒候他。如飛而去。不來（多）時便來。道。恭喜老爹。準備做新郎罷。一眼看見桌上四個菜碟。還有幾塊醃鴨蛋。一大壺的酒。歡喜非常。易老兒笑道。且坐下吃一杯再說。他哈哈笑着坐下。易老兒篩了一杯遞過他。他接過來一嘗。是家中窖的封缸。大喜道。好東西。一口汲乾。道。好酒。老爹既費事。我再吃幾鍾再說。連飲過數杯。夾塊醃蛋壓了壓。說道。容老爹說他家是一絲嫁妝是沒有的。不敢講。行下憑老爹。日子也儘在老爹。隨早隨晚。揀了日子。只管娶他。不過是個空人。易老兒道。我們南京鄉風用禮金。原是與他買嫁妝的。執盤錢是與女家買零碎雜用。他既沒得賠。我家的箱櫃床桌都有。禮金執盤不必用了。他家既艱難。女兒嫁我一場。原文書還他不用說。我不但不要他一絲東西。我還封幾兩折果餅的銀子。送他買柴米用罷。你道如何。那終仁道。這是老爹的情。他更感激。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七四

思無牙涎寶

了。復哈哈笑道。人說骨頭面上的筋。老婆面上的親。你老人家奶奶還沒進門。就疼起丈人來了。易老兒也笑道。禮是不下了。再煩你問他。若不怕忌諱。我死鬼的衣服首飾還有些。將就用罷。再者。我一個老頭子娶老婆。他家一個後婚嫁人。也不必揚名打鼓的。揀個好日子。擡了來罷。我家中備個酒水。豈不兩家省事。你吃了酒。煩你再走走來。終仁道。我吃了這一壺就去不得了。我去了來吃罷。易老兒道。更妙了。我殺個雞請你。他說道。老爹太費事了。去不多時。又回來道。他聽見老爹送他折果餅的銀子。感激得了不得。滿口說任憑老爹之便。他是不忌諱的。易老兒也甚歡喜省費。少刻。煮了一隻小筍雞。五個白煮蛋。同他飲完酒。又拿飲（飯）來吃了。終仁起身作謝。易老兒道。等我揀了日子。再來請你說信。終仁去了。易老兒次日煩了個教書先生。看了一個好日子。打點下頭面衣服之類。又封了六兩銀子。把原契查出來。家中煩人



來預備了幾桌酒席。請了終仁來小飲了。一面煩他帶着衆人送了去。次晚娶了來家。吃酒成親。不必細說。那易老兒許多年守着個老婆子。今日忽然得了這樣個妙人兒。一來怕他嫌老。二來想他生子。因他自幼不曾斷喪過。年雖六十。倒還精壯。三兩日之內。定然竭力舞弄一番。那容氏當日過的是裙布荆釵。黃蘗淡飯的日子。還要燒火做飯。洗衣縫補。雖然招了個丈夫。日間做工累得七死八活。夜間枕蓆之上還有甚高興。倒下頭直到天亮。間或十日半月動作動作。也不過應應卯。點綴而已。至於其中樂處。並未嘗嘗得。今日到了易家。雖不能錦衣玉食。頭上竟戴了鍍金銀首飾。身上穿了松江細布。竟還有幾件上蓋紬衣疊在箱內。飲食雖不能日日雞鴨。因易老兒圖他歡喜。三五日中定有些魚肉到口。這是他當日成年不得嘗的罕物。而且有個家人使用。終日惟有飽食高坐。到了夜間。在家時床上鋪一條草薦。上面一條燈



# 姑妄言

## 第十四回

一五七六

思無邪滙寶

草蓆。蓋的是粗布被。如今是大厚的褥子。墊着紬面布裡的被。又溫又軟。好不受用。那老兒又常常竭力要種種子。容氏方知天地間。日裡有這樣安富尊榮。夜間床煖（幃）中夫妻有此種樂處。不但不嫌他老。把他竟當老寶貝一般。十分恩愛。那易老兒先猶恐他憎嫌頭上嘴上的這幾根銀絲兒。今見他着實相親。那愛他疼他也足足有二十分。易老兒一夜笑向他道。我初娶你時。怕我年紀大了。你見我這幾根白鬍子。同你這樣個嫩面挨着。不知怎樣憎嫌呢。誰知道你倒疼起我來。容氏雙手捧着他的臉。道。我看見黑鬍的人多。見了你這花白的。覺得分外有趣。叫我怎麼不疼愛呢。易老兒倍加歡喜。愈增恩愛。但這老兒娶他來時。以爲一進門下了種就有收成的。故常常去盡力鑽研。誰知到半年後。竟毫無影響。他有年紀的人。幾個月種也將枯了。累得力盡筋疲。便興致索然。精神倦怠起來。不能如初了。但這樣一個嫩婦在一床同



臥。又不忍久疏了他。十日之中。免不得還強掙着應應故事。後漸漸覺有些支撐不來。只得一上床就假寐。容氏毫不驚他。以爲他真是睡着。反替他塞塞被。自己倒離遠些。易老兒甚不過意。他心中一來是愛容氏。二來感激他這相親之情。夜間雖不能用力。日裡只得買好東西給他吃。或容氏要買甚麼。他無不奉命。雖暗裡心疼。無奈本事不濟。只得拿勤勞折之。那容氏處在樂境。未免靜極思動。見丈夫相待甚好。只得如守活寡一般。心中也覺難過。況當日嫁他家。穿吃猶次。原圖生個兒女。以爲終身之計。今見老兒連種都不能下了。如何還望收成。未免又暗自着急。終日悶悶。一日。那家人媳婦進來。笑嘻嘻的道。門口賣的好一個大猴子。差不多打到我的肩膀。又會翻筋斗。又不咬人。乖巧老實得好頑。容氏倒也是無心。想道。我閒着一點事也沒有。買了來頑耍解悶也好。問道。老爹呢。那媳婦子道。老爹也在門口看呢。容氏道。你去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七八

思無邪滙寶

請了來。去不多時。易老兒進來。容氏撒嬌撒癡的道。我成日家坐着。悶得慌。聽見有個賣猴子的。會打筋斗頑耍。要是賤。你買來拴着給我解悶罷。那老兒要奉承他。連忙允諾。忍着心痛。顧不得貴賤。買了牽進來。容氏一看見他。有三尺多高一個大猿。問道。他不咬人麼。易老兒道。很老實。不怕的。容氏笑吟吟走進前來。〔道。〕打個筋斗。那猴子就翻一個。他喜歡得了不得。又道。再打一個。那猴子果又打一個。容氏忙取些飯來與他吃。易老兒就把他拴在堂屋門桶子上。過了幾日。但是容氏在他面前過。或餵他食。他就把裙子一掀。伸頭向胯襠一張。若同易老兒在跟前。他就不敢。容氏先也不覺。後來幾次如此。忽然想道。這畜生真有些古怪。我走去站着。看他怎樣。剛走到跟前。他又來一掀一張。容氏站着不動。他見容氏站住。他就坐在地下。兩腿大揷。拿手弄他那通紅的臊子挺硬着。有大指粗細。四寸來長。兩手對着一陣掙。④冒出些



精來。又起來掀開裙子張看。容氏恍然悟道。我也曾聽見說猴子通人性。可以同人弄的。這畜生想是看上我了。他一個少年婦人。易老兒久矣告免。一月之中。見他經盡之後。圖徽倖於萬一。種一次子。何能解纔。正在無可奈何。今忽見此。一時間淫心大熾。想道。他這東西也還不十分渺小。長處同老兒差不多。不過略細些。要弄也盡可弄得。我試試看他怎麼樣的。遂把院子門拴上。這日。易老兒有人請去說話。他那家人除掃地送飯之外。再不上來的。容氏又走到猴子跟前。他又來一張。容氏蹲下。伸手去摸他的厥物。那畜生果靈。一交睡倒。將腿大揸。硬邦邦一個臊子。憑他捏弄。容氏也替他捋了幾下。此時慾火如焚。站將起來。把衣服攔起。褪下褲子。露出那件妙物。那猴子一見。就不是他了。攏起來一把抱住。把容氏倒嚇了一跳。只見他抱緊。一個臊子向小肚子上混戳。容氏向他道。你放了我。帶你屋裡去。那猴子也不知他懂不懂得。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八〇

## 思無邪滙寶

容氏伸手去解那皮條。他竟像知些人事的。放了手即跳下來。容氏一手提了褲腰。一手牽着他到床前。拴在欄杆上。上床脫光仰臥着。那猴子跳上床。也竟知爬上肚子來弄。但他兩條後腿是站着。婦人臥着低。兩下就不着。容氏急得心裡難過。猛省道。是了。凡是畜生都從背後來。

余聞之象奴云。象之交合。自對面來。與人同。不知果否。

必定他也是如此。

好悟省。

將他推下。翻起身。馬爬着。果

然那猴子爬上脊背。戳了幾下。一下弄了進去。也知往裡送送。送到了根。不住抽將起來。雖然不能大樂。叫做飢不擇食。覺得比老頭子陽物還堅硬些。容氏淫情大動。竟乏了一度。滿心暢快。那猴子也洩了下來。容氏睡倒。想道。無意間買了他來。竟有這些妙處。不多時。只見那猴子又來推他。像個要他起來之意。容氏覺是如此。又起來爬着。他又上身弄了一次。容氏又睡下。不一盞茶時。他又推他。容氏想道。他既通人性。就是對面也可。背後弄的到底不妙。遂把枕頭墊在股下。牝戶大高的



腆着。那猴子也就爬上來。容氏用手將來屙子。送出牝門。果然更妙。那猴子弄了一會下來。容氏索性睡着不動。猴性最淫。若雌雄拴在一處。

一日要幹數十次。他不多時又爬上來。容氏肚子去弄。如此者數次。容氏恐易老兒回家。起來穿衣。那猴子還抱住不放。容氏笑對他道。你放我起去。怕老爹回來。改日再同你弄。你聽我說。你若有靈情。要有人在跟前。切不可混拉我。那猴子也似有知。就放了他。容氏穿完衣（依）舊牽他拴在堂屋內。開了院門。從此後。容氏或同易老兒在堂屋內。或有人在跟前。那猴子或在地下爬。或是坐着。總不近前。但是沒人。他見了。就抱住不放。有求歡之意。容氏歡喜不盡。私自拿錢買果子饕饕與他吃。也算賠錢養漢。但是易老兒不在家。就同他弄上幾次。如此者又有半年。那容氏竟有三四個月經水不行。想道。不要是這畜生弄了胎在肚子裡罷。也還疑未必是。恐是經閉。又過些時。肚子一日一日大起來。裡頭梭梭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八二

## 思無邪滙寶

的動。纔知果是懷了孕。心中倒捏了一把汗。不知生下個甚麼怪物來。易老兒知道容氏得了胎。心中大喜。到滿足之日。做衣裳。請收生婆。又接了他的母親容媽媽來照看。好生快樂。只容氏懷着鬼胎。不知是禍是福。到臨產之時。很快當。竟生下一個兒子。與人一樣。只是小些面目。尖臉縮腮。宛如猴形。但只沒毛。容氏暗喜是不消說了。易老兒六十多年紀纔得了這個寶貝。那裡還管他醜俊。送喜蛋喜果。吃喜酒喜麪。熱鬧得了不得。容氏一個月不出房門。那猴子不見他。時常在外吼吼的。容氏恐他餓了。叫人常拿飯與他吃。他也不吃。餓極了纔吃些。容氏知是他想念。因那僕婦時刻在屋裡服事。不便出去。心中好不難過。滿月這日。衆親戚攢分子請易老兒去吃喜酒。那僕婦也下去了。容氏記掛着猴子。走出來看他。那猴子一見。抱得緊緊的。那種親熱了不得。但只說不出話來。容氏這一個月也疏濶他了。牽他到房中上床。猴子一眼



見床裡睡着那小孩。他到跟前撫摩。有無限疼愛之意。容氏見了。暗暗點頭嘆息。他摸了一會。然後纔同容氏弄。那裡還肯住。足弄了七八次纔歇。此後容氏愛他真如小夫一般。且說這孩子易長易大。到了五歲時。易老兒買了個十一歲的江北丫頭背他頑耍。

丫頭何必曰江北。蓋江北粗夯丫頭其價甚廉之故。

夜

間容氏帶他睡。這孩子父母既疼他。他却也是個頑皮。一日到晚熬跳不住。他心疼那猴子了不得。問父母要錢。無樣不買與他吃。那猴子也有奇處。一見了他就翻筋斗。同他親熱頑耍。

古人戲彩娛親。他却翻筋斗娛子。世有娛子者。皆猴類也。

容氏覺

他是天性所感。暗暗失笑。這孩子到了九歲上。就刁鑽古怪起來。見帶他的那丫頭已十五歲了。無人處或抱着他亂聳。或挖他股後。他雖九歲。身材矮小。像別人家五六歲的孩子。那丫頭見小。只說熬頑。也不理他。一日。這丫頭正帶着他。一時尿急。說道。你頑一會。我就來。忙往裡走。他悄悄隨後跟去。見那丫頭走到床後邊去。他躲在床頭張看。見丫頭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八四

思無邪滙寶

擲起後面衣襟。褪下褲子。一手揭開淨桶蓋。坐下溺尿。他一見了那老屁股。那個小屙子也就硬起來。那丫頭溺完了。去拿淨桶蓋。失手掉在地下。彎腰去拾。胯下那件東西正與他覷面相親。他好不迅速。一手扯開褲子。捏着陽物。一攏到跟前。雙手抱着屁股亂聳。但他矮小。夠不着妙竅。那丫頭先吃了一驚。一回頭。見是他。說道。你這是甚麼頑法。快放手。不然我叫老爹奶奶呢。他道。就是叫老爹奶奶我也不怕。憑你怎麼的。給我弄弄纔罷。一面說着。一面聳。那丫頭十五歲了。也有所知。況常見那猴子不住向他弄那屙子。也有些動心。因不知其味。所以不去貪求。今被他腿上戳得癢酥酥的。便道。你放手。我同你說好話。他道。我放了。你會跑了去的呢。丫頭道。我不跑。你想這個地方怎麼弄得。不怕奶奶看見麼。我同你到倉房裡頭那間空屋裡去。他道。你會哄我的。你先與我摸摸親個嘴着。那丫頭道。憑你罷了。他纔放鬆了。伸手去摸摸那



縫兒更覺興發。拉着那丫頭。叫他彎下腰來。親了個嘴。彎下腰來親嘴。妙。高矮夠不着之故。纔

放了手。丫頭笑道。豆兒大的人。也會幹這些營生。見他的陽物雖是一

個尖頭。竟有那猴子的長。還略粗些。暗想道。恁個小人兒。倒有恁個大

東西。我常見街上熱天。小孩子們光着身子。十二三歲的還沒有他的

大呢。丫頭塞上褲子。蓋上淨桶蓋。細。同他拉着手。悄悄到倉房內。就在

地板上做了雲雨之場。昔有云。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裡有春風夜月。銷金帳。今當改一字云。行雲行雨在何方。板上。兩人弄了一會。

彼此不知其味。嘗新而已。此後他兩個不拘何處。見無人就弄。那丫頭

怕褪褲子費事。把褲襠縫拆開了些。好不便宜。左右無人。擡起衣服就

幹。又過了一年。他已十歲。送到學堂中去念書。先生見他相貌異乎於

人。起個學名叫易于仁。又道。易于爲仁是極好的。豈不暗合二義。這易

于仁見了書本就打瞌睡。一日書也背不得一句。做也不知寫的是甚

麼。做影在半邊。他畫的在半邊。連字形都認不出來。念了幾個月。一個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八六

## 思無邪滙寶

字也認不得。先生也打過多次。總是如此。只得由他。却又頑劣無比。先生一不在學堂。不是〔同〕這個學生打。就是同那個學生罵。把別人的書都扯破。筆也塗爛。放學吃飯。再無一次不同學生吵鬧。先生見打不過來。恐怕鬧散了學館。對易老兒說知。易老兒心疼兒子。叫了回來。他瞞了父母偷些錢出去。到山僻處等着。遇有扒柴的村婦。不論老少好醜。送幾十文錢。要求野合。這些婆娘可知甚麼羞恥的。況見他一個小孩子。要試他可會。樂從的也甚多。就有不肯的。歸家告訴丈夫。也只說他小孩子頑耍。未必是真會此事。到十四歲上。老兒又想。孩子要替他娶個大幾歲的媳婦。遂娶了本村山後袁家的女兒。這袁老兒幼年時是個貝戎出身。獲了利。做起人家。雖然改了舊業。還是個橫行村坊。損人利己的惡物。入此一句。妙。不無其父如此。安得生此專門之女。知易家富厚。故此結了親。這女子雖算不得標致。也還生得白○○○○嫋嫋娜娜的。易于仁從未遇此。以



爲是天仙降世了。他○○○個陽物竟有六寸來長。把這女子一夜弄了七八次。喜○○○子十八歲了。身子還結壯。起初二三次他還受了。

後來○○○弄。袁氏不依。他就混咬混抓。又不好叫喊。只得依他。一夜

未曾合眼。下身腫痛異常。次早掙起來時。對鏡梳洗。看見自己的臉形

都脫了。一個臉萃青。眼都睜不開。飯時他母親來開臉。見了大嚇一跳。

不知是怎的。來問他又不肯說。少刻。沒人在跟前。悄悄又問女兒。他含

淚不言。被娘逼之再三。方把緣故說知。那娘癡了一回。想道。看人

不出恁點點人兒這麼利害。我先還疑他是個小孩子。未必知道做這

事。誰知他有這樣本事。我們做了半世婦人。還不曾經着這樣好東西

呢。大有垂涎  
乃媚之意因笑着安撫女兒道。我兒。這是你的造化。反哭甚麼。那女兒

急了。道。好造化。再一夜我可死了。娘道。還有嫁一輩子丈夫不能夠這

樣的呢。聽此婦語。大約  
其夫甚是不濟那女兒道。我不信。像刀割的一般難受呢。昔有一笑談。一女  
出嫁。伊母親自送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八八

## 思無邪滙寶

親。留下戲酒過夜。婿女成親。女不能禁他。喊殺人了。其母忙到房中。道。姑爺。今日個大好日子。怎拿刀弄伏（斧）殺人。是怎麼說。其婿跳下床。拿陽物與看。道。岳母請看。有這麼把殺人刀麼。他娘道。我兒。

我做娘的有哄你的麼。今日夜裡就好些。要知山下路。須問顧來時。袁氏聽說。料娘未

必哄他。纔放了心。到了夜間。果大得其趣。雖還有些微疼。因樂多而苦

少。便不覺了。過後袁氏反不肯放鬆。一夜少了三五次。他不肯歇。他夫

妻真可稱為佳配。又過了兩年。那易老兒年將八十。老病死了。少不得

開喪出殯。容氏從丈夫過慣了省儉日子。皆不過從省而已。又有兩年。

易于仁已十八歲。只像個十二三歲的孩子。雖然矮小。却生得廝趁。頭

臉手脚身材。無不小巧。無不小巧。惟獨陽物大。世界有其人。倒也不覺醜看。比那種粗肥而短

的人強了許多。但他性情比父親還刻薄。不過只知有己。而再不知有

人。世上而今半是君。家私倒比他老子在時還厚些。容氏已四十外的人。自娶媳

婦之後。淫興也就闌了。那猴子也老得動不得了。一日。那猴子死了。容

氏暗暗墮淚。對兒子道。這猴子在我家二十年了。他當日同你頑耍。好



不乖巧。今日死了。你可買口小棺材裝上。埋在你父親墳後罷。那易于仁也不覺慘然。道。我的意思正是如此。遂買棺材將那猴子埋於易老兒墳後。容氏到五十歲那一年。得病不起。忽夢見那猴子來說道。我同你恩情一場。兒子是我的骨血。我同你緣法來了。可同我去。再做夫婦。明日日中我來接你。你不要當是夢。容氏驚醒。道。你如何又會說話了。猴子道。我如今如何還比得生前。當日雖不能說話。你說的話我都懂。你可記得年先的事麼。你今大限已終。你可對兒子說知我是他生身之父。使他知道是我的骨血。也不枉我與你十多年的恩情。臨去。又囑道。千萬記着。撒手撒去。容氏哭醒來。原來是一場大夢。漸覺沉重。想着夢中的話。要說又難啓齒。不說又辜負了他。事在兩難。只是掉淚。次早。兒子媳婦來問病。道。今日可好些麼。容氏道。我今日日中就去了。還好甚麼。易于仁驚道。奶奶怎知道。容氏道。我做夢來。是你爹爹說的。易于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九〇

思無邪滙寶

仁道。夢如何信得。但見他漸漸有些危勢。將到午時。見他不住往外望。只是隨（墮）淚。易于仁心疑。問道。你老爺（人）家望甚麼。容氏道。你爹爹來接我了。易于仁見他有些不好的光景。也就流淚。說道。奶奶。你有甚麼放不下的話。替我說說。容氏道。你已成人娶媳。又會成家立業。我還有甚麼放不下的。易于仁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爲甚麼只是傷心。那容氏悲咽了一會。却哭不出淚來。掙着說道。你爹昨夜叫我有句話對你說。我不好開口的。他此時又催我說。易于仁道。既爹有話。奶奶你說何妨。容氏把眼望望媳婦同下人。易于仁會意。都叫出去。關上門。復來問道。奶奶。有話你說罷。容氏纔要開口又忍住。易于仁也傷心起來。慟哭道。一個人也不在跟前。我又是你養的。有甚麼話說不得。那容氏一把拉着他道。我。你不是你這個爹爹生的。易于仁驚道。我是誰生的。容氏道。你就是死的那猴子的兒子。你不見你像他麼。我說的你爹爹



就是他。他再三囑咐叫對你說。啓出他的棺材。同我葬在一處。我昨夢見他。此時來接我了。說完。聽得喉中咽兒一聲。漸漸沒氣。易于仁大哭。開門叫進遠（袁）氏衆人來。他衣衾棺槨早已預備停當。裝殮了。喪事較易老兒死熱鬧許多。不消說得。他叫匠人打了一口上好棺材。將那猴子的棺材啓出來。就裝在這口材內。做了個外槨的意思。也油漆了。他到送殯這一日。將他父親的墳刨開。叫挖了一個大坑。先下了容氏的棺。又叫將那猴子的棺材同容氏一並放着。易老兒的材倒還離得遠些。然後掩土。親友驚疑問他。他謊說道。當日先父遺年。（言）說養了他二三十年。叫埋在墳中相伴。衆人也不好細問。過後。袁氏偶然想起這事。問他道。當日老爹臨危。我也在跟前的。並不曾聽見吩咐把猴子同葬的話。易于仁自以爲猴子生人是件異事。遂將詳細告訴了袁氏。那袁氏一日回娘家。因同嫂子姊妹們說閒話。大家講新聞。這個道。某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九二

## 思無邪滙寶

家抱了一個雞。三隻脚。那個道。某家下了一個小豬。還是一隻人手呢。他嫂子道。都是瞎話。我不信有這樣奇事。袁氏不覺失口道。這有甚麼奇。你姑夫還是猴子的兒子呢。衆人不爲奇言。追問其故。袁氏已經說出。悔之不及。被逼不過。只得實告。囑道。千萬不要傳揚。這些婦人得了這件新聞。說與丈夫。丈夫又傳與別人。人還有不信的。想到他拿猴子同他母親合葬。纔以爲真。故此人皆知他是個猴兒禽的。看官知之乎。說了易于仁千言萬語。總歸重在這一句上。謂世間人有了幾個錢。小時便枉炸跳躍。大來則貪淫好色。損人利己。全異於正人君子之所爲。皆是猴兒禽的也。他雖聞知風聲。也恬不爲怪。

他這妻子袁氏。只能在被窩中做生活。至於女工針指。當家立計。前

(全)然不會。除了行房之外。他事一件事。

但能食粟而已。易于仁家中的婢妾

有二十餘人。他要高興的時候。不是一個一個的去斡旋。製了一張大榻。叫這些婦人光了仰臥在上。他睡在衆人身上滾。他身材小巧。又甚伶便。雖在人身上滾。這婦人們也不覺吃力。大約世間婦人雖身上歇着大漢。亦未必覺得吃力。不拘誰



人滾到跟前。只陽物恰巧對了陰門時。就抽上一陣。重複又滾。那婦人造化高的。竟三四次滾着。那滾不着的甚多。他也不論甚麼白日黑夜。也不管院外房中。興動則來。興盡則止。他這後房內買了許多春宮的畫。貼得滿牆都是。又買了許多角先生來。他要交媾時。袁氏看爲首衆婢妾都脫光了。着一半婦人將假陽物根子上用帶子縫緊。繫在腰間。那一半婦人並排抑臥着。指着壁上春宮。要做那個勢子。他先同袁氏做起。叫衆人都同他一樣。要緊齊緊。要慢同慢。參差不一者。罰酒一碗。弄過換那一半。同這一半又弄。或叫袁氏同衆婦人脚後跟上紮一角先生。一齊臥倒。將那物送入牝中。自己用手扳着脚。他却擂鼓。叫衆人隨他的鼓聲徐疾一出一入。到那鼓擂得如雨點時。衆婦人手慌脚亂。一齊亂搗。他却看了大笑。後園搭了個鞦韆架。用一塊潤厚板。上安兩個靠背。他坐在上面。叫婦人跨在他身上套入。兩邊●着有力人往來。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九四

思無邪滙寶

推送。一起一落。自然有出進之妙。他兩人只用手攥住絨繩。毫不費力。甚是得趣。又打了許多醉翁椅。叫衆婦仰臥。將脚擱在兩邊。肚上牝戶大張。他在十步之外。手執着陽具。對着一個。如飛跑來。一下剛中紅心。便大抽一陣。若戳不着。又如此弄第二個。或備⑥一匹小川馬。他騎在上面。也叫婦人跨上套入。叫人牽着馬。在園中四圍擲着走。出出進進。甚有妙趣。又將紬子縫做圓毬。以綿塞上。如胡桃大。叫衆人屁股高蹶。他立數步。用小軟彈弓彈之。正中紅心者。便弄一度。又叫衆婦仰臥。將角先生送入牝中。以手堵住。一齊放手。用力一努。以<sup>^</sup>以<sub>∨</sub>冒出遠者爲勝。大約只(自)四月半間天緩(暖)起。至九月重陽後將涼止。這幾個月婦女們都不穿褲。只來一條羅漢裙。他自己也是如此。到冬來。婦女皆做小綿襖。緊緊箍在身上。褲子皆做開褲。以便高興便不用脫。他一日之內。竟有行七八次。他自己說。寧可三日不食。不能一日離婦人。



他婢妾雖多。總不生兒女。弄過了兩年。忽然想起他是猴子生的。又買了幾個大猴。拴在後園。叫這些婢妾先同猴子弄。他在傍邊看。看上興來。也就弄上一陣。他於此道中。千奇百怪。無不想出法兒來弄。夫既有奇者。其妻則更有甚焉。那表（袁）氏更淫得可笑。一日到晚仰睡着。選兩個壯實丫頭。一個姓馬。一個姓水。將頭號角先生拴在腰中。輪流替他抽弄。到吃飯吃酒的時候。還將角先生套入牝中。拿那帶子前後緊（繫）在褲帶上。他坐在椅子上。那屁股不住起落。使他在內中活動。睡覺之時。亦用此法。着丫頭用手一推一推。不住的動。若睡着了。仍放在裡面。陰中空了一刻也過不得。他見易于仁同婦人在馬上弄。他悟一個法來。叫人備了馬。他將角先生套入牝中。騎在馬上攬着走。甚覺有些妙境。他夫妻二人的淫法。真是寰中之（第）一。宇內無雙。他家的後園內。周圍有些樹木。上面的那些禽鳥。時常見他行淫。物有靈性。但是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九六

思無邪滙寶

見他同這些婦人淫媾時。也都爲之交合。他指着對這些婦人道。你看羽毛尙知行樂。豈可人而不如鳥乎。他有這許多婢妾。猶不愜意。家中使用的那些大脚婆娘。雖奇形異常。不但都要領教領教他們的緊鬆深淺。連這些佃戶的妻子。形如鬼魅者。也要哄了來家。試驗試驗他們的乾淺（濕）瘦肥。這些村中愚婦。知道甚麼叫做羞恥。貪他些小惠。無不樂從。

以上一段。雖是寫易于仁縱淫。却是宣明他的罪案。

因他這樣貪淫。就引動了一個淫妖。他這山

後有一個老狐。善能變化。從來沒有聽見迷惑婦女的事。

下此一句者。見妖由人興之意耳。

因偶然到他家來。見他這樣淫穢。遂動了淫心。他有一個美妾鄒氏。也不是甚麼天姿國色的美法。不過在他家這羣妾中算個翹楚。這妖就看上了他。那一夜。鄒氏正睡。似夢非夢。見一個美少年據在他的腹上。一根極偉岸陽道放入他牝中。伸伸縮縮。弄得異常受用。却是再掙不醒來。弄了有半夜。鄒氏丟了數次。直到覺時。那人不在身上了。方纔醒



轉。睜眼四處看看。並不見人。摸了摸牝中。淫液汎濫。褥子濕了好大一塊。還疑是做了一個遊仙好夢。此後同易于仁睡便不覺。但是獨寢就是如是。鄒氏也就想到了這上頭。他就是個極好淫的婦人。不但不懼。心猶暗喜。低低祝道。我夢中與你相遇多次了。若果然有緣。何不我醒着之時。使我得一實在樂處。也不枉這一場奇遇。化（他）臨睡時又禱告了數遍。方脫衣上床。剛臥下。只得見一個美少年坐在床沿上。笑嘻嘻雙手捧着他的臉。親了一個嘴。道。承你不棄。我來相伴你了。那鄒氏毫無畏法。（怯）歡喜非常。攜他的手上得床來。那少年脫衣進被。同他交媾起來。與那夢中無異。此時是醒覺着更快樂。怎見得。你看他兩個。酥胸緊貼。粉面相偎。玉腕輕輕摟抱。金蓮款款交加。雄赳赳如渴馬飲泉。喻其狠。急攘攘似飢鶩啄食。喻其疾。情濃處喘氣吁吁。興酣時嬌聲怯怯。翻來覆去。效鴛鴦狎戲蓮漪。上倒下顛。學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五九八

## 思無邪滙寶

鸞鳳盤旋雲際。溫存繾綣實消魂。旖旎風流真欲死。

或去或來。約有一載。他來去無踪。竟無一人知道。一夜。這少年同他交合了一次。向他道。我明日別你去了。鄒氏大驚道。我們相厚得好好的。你要往那裡去。那少年道。實之（不）瞞你。我是千年仙狐。已成起（氣）候。從不敢犯此淫戒。前因在院中。你們白晝宣淫。我也就動了淫意。後來算了一算。我與你該有一載的宿緣。今期限已滿。豈敢久戀。以遭天譴。你腹中一月前已得了孕。本當是該男胎。但你夫主貪淫無度。又多淫人妻女。命該絕嗣。大書特書你懷的孕雖是我子。但我在暗。他在明。少不得要算他的。故此轉做女胎。却又有陽物而非陽物。總陽陰不能生育的人。傳說二形子就是這樣的了。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你受孕那一夜。次早又感了你夫主的淫氣。這女子異日必定奇淫。即以淫死。這也是爲父母貪淫之故。鄒氏見他要去。戀戀難捨。滿眼垂淚。他又勸解



一番。又幹了一次。作別時已五鼓。那少年穿衣下床。鄒氏灑淚。要起來送他。他道。你不必動了。保重罷。脫然撇去。鄒氏一驚。却是醒着。又像做夢。嗚嗚的哭了一會。天明起來。兩三日都沒一點精神。果然此後再不見來。光陰似箭。不覺十月滿足。鄒氏生了一個女兒。那小陰上有段肉。蓋住陰門。却與男孩子毫不相似。鄒氏想那仙狐的話。一絲不謬。說這女兒後來奇淫。就起他個乳名叫做奇姐。這奇姐到了十四五歲。生得妖麗非常。他下身那一段肉。長得有一虎還粗。長有六寸。間或硬起來時。只有圓滾滾一段沒頭沒腦的物件。到了下半月。便不能硬。稀軟的蓋住陰門。人不認得。都說他是個門簾戾。惟有鄒氏聽得仙狐說過。知其所以。却不肯說出。易于仁見這女兒生得姿容秀美。要選一個好女婿相配。那日偶到城中。正遇着迎舉人。他見了鍾生正在妙齡。心愛至極。打聽得他尙無妻室。越發歡喜。他心中暗想。若做成了這門親。不但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〇〇

思無邪滙寶

女兒得其所天。且有了這新貴女婿。更覺體面。在村中更可橫行。再三托人來向鍾生說他女兒如何標致。纔十五歲。若肯做他家女婿。願以三千金爲暗送之資。鍾生因有錢貴之約。若苦苦辭了。易于仁一場掃興。他向日無子息。暗暗常想道。我這樣一分家私。沒有兒子。後來都與了女兒不成。何不想一借種之法。寧生雜種。不可絕種。他有兩個寵婢。又是袁氏的心腹。一個姓馬。因他要蛋（密）生兒子。故名馬蜜兒。一個姓水。要想他生好兒子。故名水良兒。因將借種的話同他二人適（商）議了。遂將二人配了兩條精壯夯漢。一個名苗秀。一個名谷實。配了不到半年。就都有了孕。馬蜜兒水良兒對主人說知。易于仁叫了苗秀谷實到跟前。說道。這兩個丫頭當日已懷了孕。我知道把他配了你們。他肚中既是我的骨血。如何與你家奴做得兒女。把這兩個丫頭還叫上來。後來後再另配你們妻子。那家奴可敢與主人相爭。只好



俯首聽命。也摟着快活了幾個月。並不曾吃甚麼虧。這兩個丫頭到月分足時。竟生了兩個兒子。易于仁以爲天從人願。歡喜非常。以爲有了後代。這兩個兒子都到了十歲。愚鹵至極。蠢劣異常。他家是個財主。少不得要沽個讀書的名。又無到人家去附搭的理。只得請了個先生。你道是誰。就是卜通了。卜通如何到他〔家〕做先生的。他先次考了個四等。恬不知恥。但是衙門中有人打官事。他無一次不到。不論事情曲直。他賴在堂上纏繞。知縣十分惱恨。後值宗師下車。知縣約同教官。將他的劣行細細稟明。考後宗師看他的文字又甚不通。放了他個六等。到發落之時。宗師道。你這不通的生員。本不該辱我的刑杖。但你所行的事。又不得不加一番重責。喝叫皂隸重打了三十板。革退逐出。他這一回進不得衙門。再要開館。這不通的大名在外。也無人肯來就學。沒奈何。托了個親戚。要在鄉間覓一館地。那人與他〔易于仁〕有些瓜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〇二

思無邪滙寶

葛曾托過他要請個先生教兒子。第一件要有名。第二件要價賤。那人就薦了卜通。易于仁聽見他兩次考過十等的秀才。定然是大才子了。便請了他來家設帳。卜通進館之後。替他兩個兒子起了兩個學名。〔大〕的叫易勤。小的叫易壽。易于仁圖省供給。在大門口騰了三間房子做學館。房錢算了兩個兒子的脩金。此不過做笑談耳。近日此事甚多。許外人來附搭。這却虧他的體面。左右前後人家。招攬了有七八個大大小小的學生。先生吃飯輪流着學生家每人供給一日。房東不在其內。卜通教了五年。這易勤易壽連對課還課不來。一日。八月初旬。卜通偶見雁過。叫易勤來。出了個對與他對道。

一羣征雁往南飛。

那易勤算計道。蒸對燒。雁對鵝。飛對走。南對北。忽然喜笑道。有了。我對上來了。我對個。



兩隻燒鵝朝北走。眞算聰明。

可好不好。那卜通見他對得這樣不通可笑。也無不說的。叫易壽道。他（你）也對一個。那易壽想了一會。道。我對個兩隻燒鵝朝東走。那卜通只得笑笑。贊了一句。道。大公子好悟性。二公子好記性。又對易壽道。那個對雖然是你的記性好。算不得你對的。我出一個五個字的你對罷。因道。

美女櫻桃口。

易壽道。美女拿甚麼對呢。卜通道。美女是人。他∨也拿人對就是了。他道。就拿先生對罷。卜通（道。）只要底下續得順。也可以對得。他又道。口對甚麼呢。卜通道。口是身體。是上身就可對了。櫻桃是果子。也拿果子對就是。他又想了一會。（道。）先生先生。我對個

先生橄欖頭。



# 姑妄言

## 第十四回

一六〇四

思無邪滙寶

只見那易勤拍手打掌。大笑道。烏龜纔是個橄欖頭。先生。他罵你是烏龜呢。那易壽紅了臉。道。我對對要你多嘴。我就啗你的親媽。那易勤道。罵我的媽。我就啗你的祖奶奶。那卜通勸易壽道。他是你的哥哥。你怎麼開口就罵他。易壽道。他是個忘八羔子。我〔那〕有這麼哥。易勤道。你罵我忘八羔子。你還不是娼婦粉頭養的麼。我聽見說你媽還給谷實的奔兒奔兒的響呢。易壽道。你罵〔媽〕還沒有給苗秀啗麼。把屁還啗出來呢。兩人相罵急了。就揪着廝打起來。卜通不敢打他。呼喝着他又無理。只得橫着身子在裡頭勸。那易壽見打不成。急得罵道。把那勸道鬧娘送給叫驢啗。卜通只做不聽見。勸了多時。他兩個性子消了。纔各上位下坐。卜通心中暗慮道。他兩個餘恨未息。到家中要打起來。東家豈不怪我。正在躊躇。只見他兩個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堆。頑成一塊。纔放了心。歇了一會。又叫過一個姓高的學生。名叫高文學。說道。你素



常還對得好。因指着院中雞冠花。道。草花惟有雞冠最發在後。秋來獨他茂盛。你就對個。

院內雞冠花後發。

那高文學應聲道。

牆頭狗尾草先生。

卜通道。好好。這館中將來定然是你出衆。上位去罷。那高學生纔坐下。只見那易壽念道。牆頭狗尾巴先生。頭尾巴先生。混念個不住。一日。易于仁到大門外場上看人打稻。偶到學房中走走。卜通忙讓了坐下。便道。這兩個學生聰明異常。對得出奇的好對。將來府上定出兩位科甲。這是我包得定的。易于仁道。我是一個字也不懂得。先生這樣誇獎。我看他未必有這才學。卜通道。若不信。何不叫他來當面考考。便道。易勤（道）你過來。我出對你對。想了一想。道。也罷。令尊老爹來看打稻。即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〇六

思無邪滙寶

景爲題。說道。

爹來看打稻。

你對。易勤想了一會。對道。

媽去學禽戾。

卜通極贊道。好好。好想頭。真算聰明。易于仁道。他對的是甚麼胡話。先生怎麼還誇他。卜通道。話雖不成話。文理却有深意。爹看打稻。乃是積穀防飢。他對媽會禽戾。纔可以養兒代老。豈不深妙。易于仁聽了。也甚歡喜。又叫易壽過來。他知道這易壽更蠢。夯得出奇。生對的萬萬不能對上來。因想昨日高學生對的那對。他念了數十遍。或者還記得。遂道。院內雞冠花後發。那易壽白着眼望着他。卜通知他忘了。用手指着牆頭道。這就對得。那易壽忽然想起。對道。牆頭狗頭先生。卜通嘖嘖贊道。對得倒好。再下些就是了。他道。狗要先生。卜通道。再下來。就不知這蠢



才再想不起尾草二字。況他昨日就念錯了狗尾巴先生。他今日連尾巴都忘了。聽見叫他再下些。便道。我想起來了。

牆頭狗雞巴先生。

卜通說得說。只得道。對得工致。好得很。只得（可）惜略差了些兒。那易于仁見先生誇他兒子。他也不知是那裡帳。逢人說。我家有個奇童。十六七歲竟會作對。那學館隔壁有一家也姓易。是易于仁的族姪。他男人沒了。只一個寡婦。他有個兒子。也隨着卜通念書。這寡婦姓焦。有三十多歲。蠟渣潢（黃）一個刮骨臉。人都稱呼他爲進（焦）面鬼大娘。俗語說的。這樣婦人。那件東西只好撒把黑豆叫豬拱。這卜通叫做情人眼裡出西施。不知如何看上了他。就勾搭上了。如糖似蜜。如膠似漆一般戀住。成半年總不歸家。那知水氏也正在同楊大如魚似水。也巴不得他不回。卜通真是外面拾得八兩。家裡失却半斤。你道卜通同這焦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〇八

思無邪滙寶

面鬼大娘如何就偷上了。這婦人性極貪淫。他丈夫當日也是個做莊稼的結實漢子。自從娶了焦氏。他日間辛苦下力。夜間焦氏又不肯免他的差徭。他丈夫或一夜懶動。要隨（睡）一覺將息將息。他不是假說頭疼。便是肚疼。哼唧唧。吵得徹夜無眠。只等弄過一次之後。他纔肯安然去睡。不上兩年。一條壯漢被他弄得骨化形銷。奄然長逝。這婦人守了幾年的寡。思想要嫁人。人都知他有些利害。那下苦的窮漢不敢娶他。怕當不過差事來。有些有錢的閒人又嫌他生得醜。他雖想要走邪路。因一個大寡（刮）骨黃菜葉臉。招牌不濟。所以沒有主顧。況且村莊中人都還在老實一邊。沒有浮浪子弟。倒保全了他的名節。但他那心中。日裡茶思飯（想）。夜閒夢倒魂顛。何曾一刻放下這件奇物。他有個八歲的兒子。也送在卜通處讀書。這卜通的三間學館。兩明一暗。兩間學生讀書。一間做臥室。與焦氏的房僅隔一板。那焦氏聽得卜



通就在隔壁。恨不得將板打開。兩家合而爲一。每聽得卜通在房中或說話或咳嗽。他便嬌聲嬌氣這樣那樣的鬼話。後來忽見板上有一個松節。他拿刀子剗掉了。有鍾子口大一個洞。就時常蹲下身子來張。不想這卜通又是個沒行止的人。聽得這婦人妖聲浪噪。又知道是個寡婦。也就留了一番心。見了這個窟窿。知是婦人所爲。定然是有心相愛。暗暗歡喜。也〔不〕住的往那邊張看。無巧不成話。一日。卜通到房中來。關上門。脫了小衣捉蝨子。偶然嗽了一聲。這婦人聽得。就蹲下來張。一眼看見他好個像樣的陽物。硬邦邦豎在那裡。那婦人久不見此物。今忽乍見。眼中火星亂爆。喉嚨中的火就攻了上來。嗓管一癢。忍不住一陣咳。卜通聽得。知是婦人張他。忙跑來一看。兩個人的眼睛正正相對。卜通笑着悄聲道。不知奶奶在這裡。看我赤身露體的。奶奶不要笑話。那婦人也沒話搭應。只笑笑站了起去。將晚。學生散了。卜通到房中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一〇

思無邪滙寶

來。聽得隔壁水響。也去蹲下一張。原來是那婦人蹲在一個腳盆中洗下身。看他洗完。蹶着屁股揩。卜通見他光撻撻。牝淨無毛。不覺陽物就跳將起來。故意也咳了一聲。那婦人聽得。忙來一看。笑道。好先生。偷看女人的屁股。沒廉恥。卜通笑道。我並不曾看見甚麼。要得見這稀奇物就造化了。那婦人笑道。你要看。索性給你細看看。他就回過身子去。把屁股靠着板壁。彎着腰。拿陰門對着那洞。道。請看。卜通一見魂消。站起來。將陽物伸入洞中。用力一頂。不曾頂着陰門。却頂那婦人的股上。用力大了。把那婦人頂得往前一失（交）幾乎栽倒。他忙用手向地下住住。卜通見頂不着。縮回來。又蹲下。見那婦人也蹲下。笑道。冒失鬼。幾乎跌了我一交。搶（撞）了臉。卜通道。奶奶。既承你不棄。可拿張杌子。你爬在上面。就穩實了。那婦人果掇張杌子爬在（住）又將屁股對那洞蹶着。卜通將陽物伸了過去。那婦人將陰戶左就右就。一下就着。弄了進



去。被板子隔住。又是臀尖礙着。尙不曾弄進半截。抽了幾下。不得痛快。卜通拔出。蹲下。見他還蹶着呢。伸手指戳他。道。你蹲下來。我同你商議。那婦人也蹲下來。卜通道。這樣弄得不受用。我看後牆不高。我這邊又沒人。你夜間上牆。我接你過來。好好的快樂一番。焦氏道。你一個男子漢倒過不來。叫我一個婦人家爬高上低的去就你。你倒會自在。卜通道。不是這話。你身邊有孩子。怕不方便。焦氏道。不相干。他睡夢不知顛倒的娃娃。怕甚麼。他一放倒頭。就是一夜到天亮。你經心聽着。若是孩子攪（睡）着了。我喚貓你就過來。卜通那得如貓。何不竟喚狗。北窗子我不上栓。你推進來就是了。兩下約定。將近一鼓。卜通側耳聽着。見那婦人謎謎的喚。卜通忙開了後門。見那牆雖人高些可以偷（踰）得。但是土牆恐爬得有跡。拿出一張桌子靠牆放着。又放上一張椅子爬上去。往那邊一望。見有一張梯凳。知是婦人放着接他的。心中大喜。輕輕攆上牆頭。踏梯而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二

## 思無邪滙寶

下。將北窗一推。果然沒拴。推開鑽了進去。摸到床上。脫了衣裳。掀開被。摸那婦人時。已精光仰臥。喘候光臨。先不暇開言。兩個就「弄」起來。一個怨女。一個曠夫。一度不止。兩次不休。一連弄了三下。卜通也離家久了。覺這婦人比水氏還淫浪些。也甚是動興。盡力盤桓。都乏倦了。然後收兵罷戰。相摟相抱。敍了些彼此渴慕的話。睡了一覺。醒來已經五鼓。那婦人將卜通一把抱緊。混扭。送嘴遞舌。那種騷態。真真是異常。卜通心愛得了不得。知他餘興未已。也就爬上身。纔抽得幾下。卜通心愛的摸着他的蓋子。道。你這件寶貝。裡邊雖然好得很。又緊又乾。但這個像刀山一般。先弄着還不覺。此時我這塊骨頭損得生疼。用不得力。怎麼處。婦人道。你把身子吸起些就好了。卜通依他。又抽了幾下。道。不想遠空身子。越發不好用力。你上我身上來試試。那婦人到他身上。果然兩無妨礙。就做成了例。定了這陰陽倒置的款式。天色將明。卜通復



踰牆而回。仍將桌椅搬進。他欣欣自得。以爲奇遇。忽然想起鑽隙相窺。踰牆相從從（這）兩句。他不住贊道。孟夫子不但是亞聖。又是真仙了。怎就知二千年後有我。就先把這兩句說定了。聖人說。百世可知矣。也一絲不錯。又拿過孟子來翻。翻見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說道。這一句略差些。我是踰西家牆而搜其寡婦。聖賢也還有說不着處。到晚。又過去做那地天交泰的事。每夕如此。不必細說。日間偶然高興。還在那板洞中交媾幾下。雖不能大暢。兩人聊爲適興而已。此後卜通不但不要他的學錢。把別人家得來的束脩都贈他爲衣食之費。卜通愛他騷淫善戰。故此不捨歸家。況且見水氏已四十外的人了。兒子又老大。料道決無他事。所以更自放心。那裡知他同楊大相公與得更契厚。一日。焦氏生辰。卜通先也送了三百文錢與他。道。沒有甚麼與你慶壽。你拿這錢。煩人打些酒。買斤肉。收拾兩碗菜。我同你夜間敘敘。況向來都是一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四

思無邪滙寶

來就睡。總不曾坐一會兒。那婦接過。次日預備停妥。到晚上他兒子放了下學。看見了肉。定問娘要吃。焦氏給了他些。鄉下人容易不得見些奇物。那小孩子未免就多吃了些飯。焦氏要等卜通過來暖壽。也不顧兒子飽脹。忙忙攆他睡下。聽他睡着。然後喚貓。卜通〔越〕垣而來。二人明燈對飲。先是一遞一口的吃。後來你含了哺我。我含了哺你。說說笑笑。又彼此脫了小衣。互相摸弄二物調笑。無所不至。卜通道。我們向來前〔全〕是黑地摸索。今日點着燈做一個快活的。那婦人也興動了。忙把傢伙收拾。開燈剔亮了。一同上床。卜通臥到。叫他上來。焦氏道。我還虧你做先生。連禮都不知道。每常罷了。今日是你替我祝壽。你是主人。還叫我上去費力。卜通爬起。笑道。有理有理。祝者。築也。築之一事。應該是我在上。遂客反居卑而主居高。兩人弄將起來。一個是祝壽。一個是領情。祝者祝之不已。領者領之不休。不肯便住。不想那孩子吃多了



些就睡了。忽然肚子脹疼得醒來。纔要叫娘。一睜眼。見先生精光着壓在他娘肚皮上亂搗。他娘不住的哼。嚇得不敢做聲。忙閉上眼。不覺又睡去。二人狂了半夜纔睡下。天明。卜通過去。那孩子醒了。向娘道。我夜裡看見先生來。他娘道。你在那裡看見的。他道。我肚子疼醒了。要叫你。看見點着燈。先生精光着壓着你肚子上亂動。我不敢叫。又睡着了。那婦人不好意思。假說道。胡說。那是你做夢。半夜三更。先生到這裡來做甚麼。來說（祝）壽的。那孩子道。我何嘗是做夢。明明看見先生在你<sup>人</sup>裡<sup>上</sup>身上。一動一動的。你的屁股攔着。還哼呢。焦氏把他打了兩下。他叫哭起來。到了館中。卜通問他道。你必定在家中又淘氣來。我聽得纔打你呢。那孩子道。我何嘗淘氣。我纔對我媽說我昨夜看見先生在媽身上睡着。動。他打我呢。卜通紅了臉。喝道。放屁。不許胡說。喝了過去。這些學生聽了這話。背地拿果子饅饅與這孩子吃。哄着問他。一個八九歲的娃娃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一六

思無邪滙寶

知道甚麼。把他所見他令堂的這行樂圖細述。這話外邊也就傳開了。地方上沒有生事的人。也無人管他閒事。晚上卜通過去。二人說起。笑話了一會。此後再不敢點燈。只是一味黑幹。過了二年。這孩子漸漸大了。有些知覺。夜間常醒。他二人正在興濃。一聽得這孩子有些展轉聲息。只得要住。常常阻興。深爲不便。兩人商議將板子撬開一塊。僅可側身而去。安個活筍。日裡安好。夜間除下。焦氏過來就教。始得點着燈。放心大膽的做。也混了四五年。易勤易壽也成了大漢。仍一字不識。易于仁也不叫他念書了。卜通只得辭了歸家。水氏查問他數年束脩下落。卜通無言可對。夫妻大鬧了幾場。水氏還借名在外做生意。不住還同楊大往來。卜通無所事事。靠着老婆吃飯。耳中也風聞得水氏有些走邪路。又不敢查問他的來去。一日私下問卜之仕道。我不在家這幾年。你媽常同誰來往。卜之仕道。自從爹爹下鄉。我媽認了個楊姐夫。常到



他家去同他睡覺。卜通暗暗氣惱。又一心思焦氏。到半年就懨懨病故了。楊大的妻子七病八疼。半年前也死了。楊大此時年已四十。水氏亦將望五。只過了卜通百日。竟帶着卜之仕做了拖油瓶嫁了楊大。女婿忽驚（變）爲丈夫。岳母變妻子。更可笑者。那卜之仕叫了多年姐夫。忽然爹爹起來。豈非卜通誤人子弟。奸淫孀婦之報乎。水氏嫁楊大之日。有人知他是三嫁了。就將一首古歌唱着送他。道。

辭靈羹飯化金錢。

哭出先天與後天。

今日洞房花燭夜。

三天門下會神仙。

又有人知他相交甚多。又作了四句贈他。道。

鵲橋偷渡曾多火。

百輛千歸事已三。

何羨三天能覆載。

天天天外有諸天。

且說那焦面鬼大娘同卜通相厚幾年。又常得他資助。一旦分開了連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一八

思無邪滙寶

理枝拆散了鴛鴦伴。好生難過。欲守不但無倚靠養活。且臍下這件作怪的東西。不得些肉吃。便不能安靜。欲銜色自嫁。奈這一副妝金的妙容。久無售主。欲偷或者還有那一種餓眼見瓜皮。不擇精粗的人來賜顧。兒子又大了礙眼。成日家行住坐臥一處。又沒處驅逐。每到難過的時候。便放聲痛哭一場。易于仁常常聽見。想道。這婦人同卜先生私偷。應前也就傳開了句的話。近日先生去了。他過（故）此這樣傷心。他大約也是個極淫的

婦人。我何〔不〕收他回來。以備行樂之用。

孰知是他年送命之由。

遂叫人去對他說

憐他母子無依。要收養他的話。那焦氏素聞易于人（仁）連佃戶的妻。子への妻子。都不肯放過。此去不但有得吃穿。料道也還必定收用。遂千恩萬謝。謹尊（遵）來命。易于仁收他母子到家。叫他兒子相伴。易勤易壽。焦氏雖面目可憎。易于仁是不擇美惡的。纔到了房中。就同他幹了一度。那焦氏別了卜通多日。一腔念此時盡發洩來。口哼股疊。足



顫手扳。衆婢妾都在傍賞鑒。看得好不肉麻。無不含笑。無不水流。易于仁正投所好。甚是歡喜。又覺得陰戶乾而且緊。乃家中諸婦所不及者。更自心愛。

此婦形容如此。若再無此一妙。化卜通何所戀於前。易于仁何所愛於後。此句斷不可少。妙矣。

但易于仁婢妾多。恩波不能常

及。他也分得了一個角先生。借此以爲消遣。見後園中那幾個大猴會同人交媾。他但見人不在面前。褪了褲子。蹶着屁股。送這個弄一陣。又送與那個弄一陣。頗不寂寞。雖不能暢心。強似以前常常空曠。那一年二月盡間。春景融和。百花大放。易于仁帶了他的妻妾子女到牛首去踏青。不想牛質的兒子牛耕也往牛首來遊賞。忽然見了這奇姐。魂不附體。只見他。

臉際芙蓉掩映。眉間楊柳停勻。若教夢裡去雲。（尋）管取裏王錯認。殊麗全由帶韻。多情正在含顰。司空見慣也錯

（銷）魂。何況少年光棍。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二〇

思無邪滙寶

牛耕心中十分相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誰知道這奇姐心愛他更勝。俗說。槽頭罵馬看母子。這牛耕係苟氏所生。苟氏已是個淫美之婦了。況且又是胡旦之種。那胡旦又是個淫美的男子。二美相合。有了這樣的好模子。印下來的兒子自然是標致的了。奇姐在家中。不足（過）見些粗蠢童僕。何嘗見過這樣男子。不要說這個主人。連跟隨的八九個披髮俊童。都生得秀美可愛。他二人四目相覷。兩情眷戀。竟有個分開不得的樣勢。兩處都要歸家。少不得分頭走路。兩人頻頻回應。戀戀不捨。牛耕叫家人打聽是甚麼人家的女子。家人去了一會。來說是土山易財主的家眷。那個年小是他女兒。牛耕回到了家。他父母只這個獨種。疼得如龍卵子相以。（似）在他身上百依百隨。牛耕撒嬌撒癡。問苟氏說。我今日遇見了土山易家的女兒。又年小。又標致。我要他做媳婦。若不要娶與我。我就去做和尚。再不娶老婆了。苟氏聽了這話。嚇得



了不得。忙對牛質●聽（說）了。牛質見兒子心愛。況且也是財主人家。正是門當戶對。就依了他。煩人去說親。那易于仁聞他是尙書之弟。而且又財其主也。前日在牛首也看見過牛耕。人物齊整。真是點着燈還尋不出這樣門第。同這等佳婿來。可還有推辭的事。只假說幾個不敢高攀。欣然允諾了。牛質怕兒子想壞了。趕忙就行茶過禮。四月盡就娶了過來。次早拜堂。牛質見果然好個婦媳。真是一對美貌夫妻。心中大喜。原來這牛耕小時。父母鍾愛太甚。凡事任他性兒。因吃傷了飲食。又寒暑不均。成了個休息痢。又怕與他藥吃。苦了兒子。日久把臟頭努出數寸來。脾胃弱極。收不上去。通紅的一段翻跳着。好不碜看。纔着了急。忙替他依（醫）治。過了半年有餘。雖然好了。因日久受了風毒。成了個臟頭風。先還不覺。後來大了又作喪了。作喪就發起來。一時間肛門內外發癢。真癢得要死。沒發（法）了。他弄個木槌兒戳戳。雖然受用。但木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

思無邪滙寶

頭死硬。肛門雖是殺癢。裡面戳得甚疼。因叫了個龍陽小子來。叫他把陽物弄硬了。甚是渺乎小爾。也只得叫他來試試。他脫了褲子。伏在枕上。屁股高蹶。叫那小子弄他。那小子先還不敢。因主人再三開諭了。也就挺然而入。這小子的陽物雖微而堅久。弄得牛耕其樂無比。自從得了這個妙趣。把家中的幹（乾）淨精壯小子送了八九個來服侍。紅梅的兒子雖精壯而愚蠢。故不在選內。虧不入選。後來才留得在（住）牛耕把這幾個小子。與他們穿得好不光鮮。每夜輪換着兩個弄他的後庭。纔睡得着。一夜也少不得。他間或也弄小子們。但他弄人的少。人弄他的多。傍人只說他是好此道。却不知他是要人弄他的此道。且還有一說。古書上說。昔岳忠武部下有一軍士。其妻懷孕數月。此人因犯軍法斬首。其妻後來生了一子。長大時身如大漢。頭臉只有小孩子大。有格物的人說。人皆秉父母之情（精）脈氣血而生。此子在母腹。他父被刑。父子之氣相感應。



故此頭就小了。即如岷山西崩洛鐘東應一個道理。氣感尙還如此。何況這牛耕是胡旦所造。胡旦的後庭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此道。這牛耕雖不生臟頭風。也自然是好人弄他的。是四月二十八日娶親。這個月是小盡。初一是三朝。

說得如此詳細。竟似實有其事者。

請吃會親酒。他丈人家的這些親戚

多敬了新姑爺幾杯。有些醉了。晚間上床睡覺。他前一連兩夜。因愛奇姐過甚。弄了八九次。乏困了。

不及令岳多矣。

故不覺得。這第三夜不但弄不得了。

且又沈醉。睡不多時。他的糞門是夜夜離不得人弄的。過了兩宿。此時又癢起來。他已醉了。見有人同他睡着。當是每常小子們陪侍他。想要弄弄奇姐。把個屁股儘着向奇姐跟前拱去。奇姐不知其故。忙向後退縮讓他。他又蹶着就了過來。不見動手。口中模模糊糊的道。我屁眼裡癢得很。你怎麼不弄。倒躲開了。

他二人成親這一段。與魏卯兒同邊氏的事。前後一對。而兩人確是兩樣。

奇姐牝中昨夜

怎（乍）得了些甜頭。止（正）想其中的妙境。這初一是陽氣發生之始。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二四

思無邪滙寶

他淫情一動。那一段肉也便大硬起來。聽得牛耕說要弄的話。雖不懂內中的緣故。想道。他既說要弄。我何不試他一試。前日牛耕弄他時。曾用唾。他也學擦了些。摸着他糞門。一頂而入。只見牛耕把屁股亂拱。他也用力連頂。直弄到根。一陣狠搗。覺得弄他的屁股比牛耕弄自己的陰戶還有趣味。那牛耕每常叫這些小子弄他。但以僕弄主。未免跼跼蹐蹐。只不過殺癢而已。今遇了奇姐的這段奇肉。又粗又長。而且又硬。大肆衝突。弄得他有無窮的受用。忽然醒來。見是自己的親洞房。却又有人弄他。心中大疑。回頭一看。竟是新娘子大弄新女婿。他忙用手摸摸他屁眼中。乃是新娘子的陰門上的那一塊肉門簾。叫他拔了出來。問他原由。奇姐妨（方）告訴他是胎中帶<sup>へ</sup>來<sup>ゝ</sup>下來的一段肉。上半月能硬。下半便軟。牛耕大異。忙下床。剔明了燈。拿過來照着。細看了一會。道。我前日不好問你的。我先還疑是你的病。後來我同你弄。礙着他。又



不見你說疼。我當是拖的一心子。原來是這樣個奇物。拿陽物同他比。奇姐這肉比他還魁偉許多。心中喜不容言。不但是娶了一個美婦。且又得了一個美夫。從新上床了。他倒仰臥了。把屁股墊高。叫奇姐上他身來。拿那肉送入後庭。他自己用兩手扳着腿直豎。整弄了半夜。弄得牛耕哼成一塊。一塊二字奇。大約謂哼聲總不斷之意。屁眼中丫油抽得一片聲響。丫頭們聽見。還只說姑爺弄得姑娘這等受用。那知反是姑娘弄姑爺。他兩口子這個恩愛真是少有。互爲夫婦。果是一對奇夫妻。夜間或牛耕先弄奇姐。或奇姐先弄牛耕。他二人。

夫妻不須拘次序。

誰人興動即先來。

到了十六的夜間。奇姐的却不能硬了。牛耕告知他有這個病根。時離不得人弄的。上半夜陪他睡。下半夜到書房去睡。這叫做蘿蔔纓子滿天飛。尋頭子去了。故（過）了數日。奇姐偶然一夜睡不着。心中想道。這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二六

思無邪滙寶

兩件事各有妙境。人弄我固妙。我弄人更妙。但我雖可男女並行。到底是女人。要尋幾個男人來弄。自然難出於口。等我硬的時候。拿個丫頭試試。要與弄屁眼一樣有趣。我買些好女子來。也可取樂。叫丈夫擔着虛名。人只說我賢慧。買來服侍丈夫。我却又得了實惠。豈不大妙。想定了主意。到了發硬之時。叫了個丫頭試試。覺得與糞門又是一種滋味。各得其妙。他就破囊買妾。他是易于仁的愛女。又攀了這一門好親家。又要圖體面。與了女兒壓箱的銀子三千兩。奇姐叫媒人外面尋了八個好上樣女子來。都與他們製了上好衣服首飾。一個個打扮得嬌嬌滴滴。親自帶了上去與公婆叩頭。說道。公婆只生得丈夫一個。故此替丈夫多尋幾個小。圖多生得些兒女。將來可昌大門戶。那牛質苟氏都是心疼兒子的。見媳婦這樣賢德。誇之不置。那知內中深微底裡。半月之內。奇姐把這八個女子都開闢了。方知這件東西俗名又（曰）戾。文



其名曰陰曰牝。其形外扁而內圓。門小而中大。其形微有不同。其內中滋味則大異矣。即如總是一個豬肉。或者炒爇燂燒煎。其味自別也。奇姐嘗過新了。然後叫牛耕去刷鍋。牛耕見了這些妖妖嬈嬈的小女子。穿得花紅柳綠。粉面油頭。愛得了不得。儘力盤桓。在●奇姐身上倒不應付。他心中十分感激奇姐。又心中很愛他。自己應接不暇。不能供他之欲。過意不去。把那八九個小子都贈了奇姐爲小夫。奇姐也就欣然笑納。復諭衆小子不必畏縮。當各贈其技。論優劣行賞。這些小子們聽此恩諭。方各展其能。他一個個都細細領其物之形質。雖大同小異。然而內中之味亦自有別。此後上半個月奇姐爲正。牛耕副之。輪番弄這八個女子。或奇姐選領兩個子（小）子弄牛耕。下半月牛耕爲正。衆小子爲副。倒班來弄奇姐。這些小子們同這八個女子叫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不拘早晚日夜。偷得有空。就大家混弄一場。把他這幾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二八

思無邪滙寶

間臥房竟可勝其名曰淫窟。大家混弄了二三年。這八個女子中竟生得有六七個兒女。雖不知誰氏之種。自然都算在牛耕名下。牛質苟氏喜得異常。見這許多孫男孫女。每每贊奇姐的賢德。即牛耕亦以爲蟲斯之慶。每見這些娃娃抱在面前。便誦奇姐的好處。他以雜種而生雜種。原不是甚麼異事。當日人謂李昊世修降表李家。此可稱祖傳雜種牛宅。一日。香姑回來看父母。回來留他住了兩日。他同奇姐年紀既相當。花容又堪匹。素常兩人着實親密。那日香姑在奇姐房中坐着。說了一會閒話。笑向奇姐道。這兩三年了。我從沒有同嫂子夜間講話。我今晚同嫂子睡罷。你可離得哥哥麼。奇姐每常聽得他陪嫁的丫頭說馬台之呆。講他的些笑話。久矣想同小姑娘做些勾當。今聽他說這話。真是送上門的買賣。心中暗喜。道。忙笑答道。我嫁了你哥哥。是做他的妻子。有甚麼便宜處。今日若姑娘肯來同我睡。我又是你的丈



夫了。這是極妙的事。我還稀罕你哥做甚麼。香姑笑道。你要是個男人。我就嫁你。你討我的便宜。我就來同你睡。看你夜裡怎麼打發我。奇姐笑道。包你有個絕妙的方法。打發你個快心暢意。不然我就算你的老婆。可好麼。兩人笑了一會。到了晚間。香姑果然與他同睡。牛耕帶着小子們到書房中去睡。奇姐香姑他兩個都是騷淫極了的少婦。都脫得精光。共枕同衾的睡着。淫辭艷語無般百樣不說出來。嘻嘻哈哈在（不）住的笑。兩人都說上興來。奇姐將香姑一把摟緊了。道。我的心肝。我愛殺你了。連親了幾個嘴。香姑也抱着他。笑道。你既要作我的丈夫。快些打發我。奇姐笑道。在我。就跨到他身上。香姑也當他是頑戲。不想果有個東西在胯中戳了幾下。戳了進去。抽將起來。香姑急用手摸時。竟是嫂子的傢伙。此時淫心如醉。也不暇問。兩人用力盤桓多時。纔各睡下。香姑捏着人的那肉。問他緣故。奇姐詳細相告。兩人這一夜的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〇

思無邪滙寶

恩愛。真到一百二十分的地位。此（明）日起來。彼此相看。不住的笑。香姑經了奇姐的此物。覺得大小雖與馬台的差不多。但馬台是個蠢然一物。只知在肚皮上弄混而已。連趣話也不知說一句。親嘴這件事是極易的了。他尙還不懂。每常他要弄香姑。還有受用處。故不阻他。却一點情處（趣）也沒有。今日同奇姐兩人枕頭上〔笑〕談謔浪。有多少親愛。那奇姐又千奇百怪的玩法都同都做出來。兩個如獅子滾繡球一般。豈不有趣。此後望前之內。香姑定要回來一二次。同奇姐作樂。不必繁敘。且待我再把牛耕奇姐夫妻二人的妙處略舉數件。也可一新耳目。那奇姐一日向牛耕道。每常大常（家）混弄。有何趣味。我想了一會（個）妙法。做個大家歡樂如何。牛耕道。怎麼叫做大家歡喜。奇姐道。你只聽着。做出便見。遂叫衆小子同丫頭都到跟前。說道。我們今日大家拈闌。闌上照男女人數寫兩個一字。兩個二三四等字。搓成圍。（團）放



在兩處。男的在一處拈。女兒的在一處拈。拈着了號數對的就做一對。大家一齊弄起。若那個男的不濟。先丟了動不得。罰他跪着。等衆人弄完了。纔許他起來。女的若不等男人興足。要說夠了。受不得了。也要〔還〕罰跪。你道有趣麼。牛耕道。好好。就是這樣來。奇姐遂解衣。道。都脫光了着。大家都是混弄熟了的。男女毫無羞愧。答應一聲。解帶脫裊。鬆扣卸衣。笑嘻嘻都脫得精光。數年來。這幾個小子皆長大了些。那陽物粗長細短也都改頭換回。(面)大非昔比。牛耕做了閹兒與衆人拈。內中有一個小子姓王。混名叫王彥章。他的陽物雖不甚粗。約有七寸來長。一個大長的光頭子堅硬如鐵。本事〔只〕可以熬一兩個時辰。因王彥章當年人稱爲王鐵鎗。奇姐因他的陽物尖細堅長。故贈了他這個美號。奇姐每常又喜他弄得長久。又有些的怕他太久。幾個女子都懼他幾分。他每常同奇姐弄。不過是奇姐自己飽足了就叫他歇。那小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二

思無邪滙寶

子可敢不依。他再不得遂意。(意)今見奇姐這話。暗禱道。怎得奶奶拈着同我一對。就是造化了。此時衆小子見了這些女子的妙物肥瘦高低不等。毛光多少。各〔各〕陽物如旗竿般豎起來。像和尚撒酒瘋似的亂跳。奇姐見王彥章的分外挺長。如筆管槍相似。指道(着)笑道。不知誰造化低。拈着他呢。向牛耕道。你同他們拈。我同丫頭們拈。各人拈了一個。打開看時。奇姐是個三字。那王彥章恰好也是個三字。他歡喜欲狂。也顧不得了。上前一把抱住。道。我服事奶奶去。抱到床上。擡起腿來就弄。只聽得一個丫頭叫做蔣迎兒。說道。我造化低。偏偏的對着金三兒。你道爲何有這綽號。這個小子叫做金三。他那東西着實不濟。又小又快。弄不上三五下就完了動不得。當日金三兒轅門拜倒。因此拿了做他的綽號。金三道。你不要發急。等我掙命也多弄一會。盡你的興就是了。衆人聽說。笑〔道〕着各尋對子。也有在椅子上扛着腿弄的。



也有在春凳上將腿夾在肋下幹的。下（也）有地板上鋪着蓆子對面弄的。也有爬在杌子上打背後弄的。正都纔動作。只見那蔣迎兒道。你當真掙命麼。動不得。下去跪着。我不圖快活罷了。還把我當褥子墊着睡麼。往不（他）盡着推。金三死緊的抱住。道。我等歇歇。或者還動得。你何苦這麼性急。迎兒聽他這樣說。也還想他或者再動幾下。就不推。耳中聽得衆丫頭這個哼唧。那個呼叫。由不得心中火發。見他儘着不動。急道。你到底是弄不弄。那金三沒奈何。把身子探起些。掙着還想抽抽。誰（不）知陽物如鼻涕般掉了出來。他連忙拿兩個指頭捏着往裡填。倒折了回來。那裡進得去。迎兒叫道。奶奶你看。金三不遵奶奶的令。軟得掉了出來。拿指頭捏報（着）都塞不進去。還不肯下來呢。奇姐笑着叫兩個小子將他擰着耳朵拉下來。跪在地下。迎兒坐起。一面揩着牝戶。說道。受瘟罪的。有名無實。生出這樣現世的東西來。我叫做槽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四

## 思無邪滙寶

（糟）鼻子不吃酒。虛耽其名。一點樂處也沒有。倒把胯襠弄得黏瀝瀝的。看見別人正弄得高興。他由不得氣來。再看金三的陽物。越發縮得如肚臍一般。他又是氣。又是那好笑。罵道。掙命鬼。看看你這個賊樣子。方纔還想等硬些再弄呢。再縮進去些。好像個老婆子。儘着囁嚅個不住。大家弄了多時。內中有三個洩了的動不得。那幾個丫頭一齊叫道。奶奶。他們都動不得了。該怎麼樣。奇姐正被王彥章弄得上氣不接下氣。閉着眼哼呢。聽得說。睜開眼睛一看。見牛耕在內中。不好罰跪的。便顫着聲兒說道。這這也還罷罷了。免免罰罷。那牛耕同幾個小子聽得這話。都纔拔了出來。那金三道。我動不得就發（罰）跪。他們就饒了。奶奶這樣偏心。迎兒向他啐了一口。道。他們像你這樣不長進來。弄了這麼一會。還要怎麼的。你要有這本事。我就替你念佛。難道一日弄到晚纔算得麼。那金三瞅了他一眼。又低頭看看自己的陽物。笑着嘆了



一口氣。再過了一會。大家都歇了手。這王彥章拿出了本事來。一陣緊似一陣。把奇姐弄得骨軟筋酥。是他自己發的令。要說受不得要罰跪。只得咬着牙死捱。不想他越弄越精神起來。奇姐實在有些擋不住了。遂摟過他脖子來。悄向他道。你把我也弄夠了。我禁不得了。你歇了罷。他也悄聲說道。我從不曾在奶奶身上丟過。賞我這一遭罷。奇姐道。我實受不得。你弄壞了我呢。那迎兒先同金三弄得不像意。你同他去弄。要洩的時候。沒就再上我的身上來弄。遂你的心就是了。且讓我略歇歇。那小子見他說得苦楚。又不敢得罪他。只得依允。遂跳下床來。只見那迎兒拉着這個問道。你快活了幾下子。又問那個道。你受用了多大一會。衆丫頭見他着急。越發要急他。這個說如何快活。那個說怎樣受用。他正在急得恨不得掉淚的樣子。咬牙切齒的咒那金三。王彥章笑着上前一把抱住。道。你不要罵了。我替你消消氣罷。把他抱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六

思無邪滙寶

到奇姐床上。他連忙把腿蹺開。王彥章一挺而入。一陣亂搗。迎兒叫道。好親哥。好東西。不枉是個男子漢。弄得真好。像那樣膿包。空與他個男人做。獎這個一句。貶那個一句。衆人看着。不住的笑。後來弄得他屁股亂攞。兩條腿如害瘡疾一般亂顫。口中連聲叫道。好哥哥。好漢子。你禽死了。我罷。我知道你快活死了。我打戾心子裡受用到心窩裡去了。噯吓。我的親爹。你好弄。他無樣的言語不混叫出來。又有許久。他道。罷了。我了。便閉着眼不做聲。王彥章見他那樣子。也甚是有興。蠻春混搗了一陣。竟得精來。叫道。奶奶快來。奇姐先被他弄得軟癱熱化。叫他歇了。此時看見迎兒的這個浪態。興又大發。正要叫他來弄。聽得他叫。忙忙迎（仰）臥。也將兩足直豎。王彥章就勢妨（放）在肩上。自根至頂。抽了數十下。方一洩如注。兩人歇了。那迎兒纔醒轉來。贊道。好本事。這纔叫個雞巴。真好漢。奇姐笑道。你先把金三也罵夠了。此時也不用你誇他。



你下去罷。叫金三道都完了。你也起去罷。那金三看了王彥章這一番狂弄。又見迎兒這一種騷浪。他的陽物又有些硬氣。見迎兒纔下床。他來拉着道。你纔笑話我不得硬。這會子怎又起來了。我再同你弄弄。足興。迎兒用指頭在他臉上一掃。道。不害羞的。還想受罪呢。雞打賊一般。你硬一百回。還不如別人一會呢。我一輩子沒有人弄。也不稀罕你。衆人齊笑。連金三也笑起來。時已將晚。吃畢飯。掌上了燈。奇姐道。拿酒來。論功行賞。王彥章三大杯。次者兩杯。又次者一杯。向金三道。你跪苦了。雖不濟。也賞一杯。大家說說笑笑。吃了一會。奇姐攬着牛耕上床同臥。衆丫頭各尋日間的伴侶。牛耕先弄的那楊嬌兒跟住王彥章。道。奶奶同相公去睡。我應該是你的。迎兒道。我同姐姐伴他罷。嬌兒笑道。你各人有對子。如何同我共一個。迎兒道。他也算得個人。我是不要他的。因低聲道。好姐姐。你看奶奶那樣本事。還敵他不過。你留着我。或你乏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三八

思無邪滙寶

了。我與你做個替身也好。你只當積陰隲罷。拉住王彥章道。姐姐就殺我。我也不放他的。嬌兒見他有些着急。笑道。我倒肯容你。怕金兀朮捨不得。金三道罷罷。咒罵得利害。我不敢惹他。我各自睡罷。衆人又笑了一陣。方纔各寢。一宿淫媾。自不必說。過了幾日。奇姐的那肉發興起來。又叫了衆男女到跟前。道。今日再弄個新樣兒。叫丫頭們將紅氈鋪在地板上。上設錦褥。擡過一條春凳來放着。又叫取一罈酒來。道。這做罰酒。吩咐道。都脫了着。衆人齊脫光。奇姐道。今日先男後女。指着金三道。你不濟。用你不着。你只好等人弄。你就頭一個爬在春凳上。他只得爬着。奇姐又指着一個小子。名李四。混名叫做疙瘩頭。說道。你就弄金三。你道怎麼叫做疙瘩頭。他的陽物只得一虎多粗。有六寸來長。一個龜頭像個大蛋一般。衆人起他混名叫疙瘩頭。那金三道。我造化低。不叫我弄人罷了。還叫我捱這大疙瘩。衆人笑道。這只怨你的臊子



不爭氣。不要怨人。李四道。你不要怕。我多用些唾沫就是了。他搽了。往糞門中一頂。那金三雖是弄熟了的。但這頭子大得利害。他咬着牙。哼的一聲。纔被他弄了進去。出了一口氣。道。夠了。我受得了。那奇姐又指着一個道。你就弄李四那小子。他就插上。一個個挨次弄上了。只剩牛耕奇姐王彥章三個。奇姐叫牛耕道。你弄孫五。牛耕也弄了進去。又叫王彥章道。你的本事好。服事你相公。王彥章不敢草次。用了許多津唾。慢慢的頂入。奇姐笑道。該我弄你了。兩手擰着屁股。也不用唾。對準往裡狠狠一下。進去半截。王彥章道。奶奶也略用點唾沫是呢。幾乎把我的弄裂了。奇姐笑道。前日你把我也弄夠了。我這算報仇。王彥章道。料道弄不死我。我捱着。奶奶索性弄到根罷。那奇姐往裡幾下。弄沒至根。王彥章道。大家動罷。奇姐道。且不要動着。叫丫頭取了幾塊舊紬帕來。道。你每人拿一塊兜着下身。都過來看着我們弄。等弄完了。看你們



# 姑妄言

## 第十四回

一六四〇

思無邪滙寶

淌出來的騷水。論多少罰酒。多的多罰。少的少罰。衆丫頭都笑嘻嘻依着兜上。又叫到面前來看着。說道。動呀。大家一齊抽動起來。先還不覺。後來一片聲響。又是那笑聲盈耳。不多時。早有幾個完事的伏着不動。那不會洩的還亂抽亂拱。又過一會。只有王彥章同奇姐不會完。奇姐扳着王彥章的胯骨。王彥章扳着牛耕的胯骨。搗個不歇。奇姐往下一送。王彥章也往下一送。兩人的力。弄得那牛耕快活非常。哼聲不住。多時。奇姐興過。說道。都歇了罷。拔了出來。王彥章雖未足興。不敢不遵。也只得拔出。衆人挨次起來。那疙瘩頭往外一拔。金三兒一個大屁。異常響亮。衆人大笑道。好東西。金三笑道。你們笑甚麼。這叫做放砲收兵。奇姐驗看衆丫頭的帕子。無不（一）個不淌得精濕。每人罰酒一大鍾。歇息了一會。奇姐道。丫頭們看得苦了。都過來仰睡着。衆丫頭正都急得難過。聽說。忙忙睡倒。都將兩腿蹺開等候。奇姐道。不論誰弄誰。每人輪



流一百下。只要狠狠的弄。不管他們丟不丟。丟了是他造化。不丟怨命。要弄得輕。罰酒一杯。不許多抽。多的也罰酒。金三叫他在傍數數。數差了也要罰。金三道。我不爲（會）弄罷了。難道數數都不會。他遂坐在紅氈子上。道。你們弄。讓我數。那奇姐就到了一個丫頭身上弄上了。道。你們都弄上了。讓他好數。王彥章就爬在迎兒身上。奇姐一看。道。相公同我並你們九個人。只八個丫頭。少一個。怎麼處。也罷。你們那個不濟的情願告饒。就免了罷。這些小子都好此道。聽得這話。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做聲。那牛耕先自己弄丟了。又被王彥章弄得他渾身通泰。覺得乏倦。便道。叫他們弄罷。我睏了。且去睡一覺再來。遂到房裡睡去了。奇姐道。你相公既懶頑。你們各尋對兒弄。衆人都弄上了。奇姐看見。叫金三道。你好生數。遂大家一齊動作。自首至尾的抽將起來。一下重似一下。數到一百。丫頭們也有丟的。也有不曾丟的。只有王彥章弄那迎兒。他



# 姑 妄 言

第十四回

一六四二

思無邪滙寶

那長物直攢到底子。下下皆中要害。只四五十下。迎兒就丟了一次。此時又將要丟。見數已足。忙把兩手攥緊了他們的腰。把屁股往上亂就。道。好哥哥。好老子。你可憐我。再抽幾下。這一歇。我就要死了。活祖宗。我哀求你。王彥章見他騷得可憐。也十分動興。又狠搗了幾下。只見他鼻孔中哼了幾聲。道。哎喲。好親哥。可夠了我了。摟着王彥章親了幾個嘴。奇姐笑道。丫頭不遵令。王彥章徇私。每人罰一大錘。二人吃了。奇姐道。不要亂了。挨着換。奇姐爬到迎兒腹上。衆人都挨次換轉。正纔要動。只見金三兒道。哎喲。我多嚙倒洩了。淌了一氈子。衆人都笑得打鉄。(跌)那迎兒接口道。我勸你倒不如割掉了。當個老公罷。那東西還要他現世。金三兒道。你笑話我。有人還愛他呢。迎兒笑道。只好石女兒愛他罷了。女人們是用他不着的。奇姐道。動罷。又一齊抽將起來。到了七八十下。迎兒將奇姐的屁股兩手儘力下搬。奇姐笑道。你怎下死力扳



着我的屁股。扳得我不疼麼。迎兒道。奶奶。你是我的恩主。只得二十來下了。說不得你忍着些。我扳着你還有些力。大家弄足了數。又輪班專

（轉）換。奇姐道。這一回大家弄個快的。遂一齊亂抽。那金三兒數不清了。舌頭在嘴中亂轉。說不明白。奇姐大笑道。你說會數。如何數不來了。罰了一碗酒。這一陣緊抽。有幾個洩了動不得的。每人罰了一大鍾。又弄多時。奇姐把八個丫頭都弄遍。也興足歇了。問王彥章道。你呢。他答道。我還早呢。奇姐道。不要苦樂不均。那幾個先歇了的丫頭們都沒足數。差多差少。你都去補足了罷。這幾個沒有弄足數的丫頭正在那裡暗惱。聽了這話。一個個笑逐顏開。道。奶奶恩典。真是公平。這個道。我差四百。那個道。我少五百呢。又一個道。該我先弄。那一個道。是輪着我的。相爭相鬧。奇姐道。都不許吵。叫取了些拳馬兒來。叫他們幾個猜狀元拳。誰先猜着誰就先弄。遂一齊猜。一個贏了的。王彥章也不等別人猜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四四

## 思無邪滙寶

完。拉過來就弄。那丫頭也巴不得弄足了數。一個個挨次補完。那王彥章就洩了。他方弄了個心滿意足了。過了十數日。奇姐這陽消陰盛的時候了。叫了衆人到跟前。指着八個小子說道。你們雖都同我弄過。或今日這個。明日那個的。今日叫你們均沾雨露。你們憑我指名叫着。到我身上來弄。不許爭攘。不拘工夫多少。只等你們弄丟了爲度。却不許你們洩在我的裡頭。怕小肚子脹。放一個碗在傍邊。臨洩時拔出。冒在碗裡。到臨了看有多少。王彥章道。小的也要求奶奶與我弄丟了呢。奇姐道。你利害。恐我熬不得。也罷。你同相公先弄。等他們輪完了。也就好一會工夫。你要不住的抽。也就有好幾千下了。

恐胡旦之股尚未必能禁止牛耕也可謂誇竈

然後到

我跟前。或者差不多了。奇姐遂脫了衣裳。衆人都脫盡。奇姐叫丫頭拿個墊子。雙摺着墊在股下。仰臥着。王彥章也拿個墊子。摺了做（放）在奇姐身傍。與牛耕墊着屁股。扶他仰睡。架起兩腿。將那大長的陽物對



面送入他糞門中。不住的輕抽慢扯。看着奇姐作用。奇姐向金三道。你不要說我偏心。你實在算不得。只好在傍邊看着罷。那小子急得幾乎掉淚。跪下不住叩頭。道。奶奶的恩典。我雖不濟。求奶奶一視同仁。賞小的也弄弄。沾沾大恩。說着。只是叩響頭。震得地板通通的響。奇姐見他這個樣子。心中可憐見的。想了想。笑道。也罷。你就在擋頭陣罷。他滿淚（臉）是笑。答應一聲。爬起來就上床。伏在奇姐腹上。說道。蒙奶奶大恩。但小的這一弄進去就要冒的。恐一時拔不及。冒得滿到處。奶奶不要見怪。奇姐見他（如）此說。倒反心愛。便道。許你洩在裡頭罷。別人允許。金三笑着向迎兒道。你笑罵我。你看奶奶獨加恩到我呢。一面笑着把陽物送入牝中。竟動有二十來下纔完事。他喜道。造化造化。今日爭起。（氣）我好快活。奇姐笑道。果然你今日算好的。還動了幾動。他一面抽出來一面說。一來是奶奶的恩。二來是奶奶這寶貝好的緣故。指那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四六

## 思無牙滙寶

迎兒道。他不怪自己的下作。戾不好。倒罵我不濟。那迎兒一口唾沫吐了他一臉。他指着笑道。你笑話我弄進去就冒了。你還不等人弄進去。怎就冒出這樣一大朶子來。說得衆人都笑了。奇姐指名。一個個叫着。上身去弄。也有抽幾十下的。也有二三百抽的。也有三四百抽的。只疙疙瘩抽了有千數纔完。奇姐同別的小子弄時。似有如無。只疙疙瘩弄得他纔哼唧了幾聲。屁股略動了動。衆人到臨洩時。都拔出。拿碗接着。冒在碗內了。此時王彥章也把牛耕抽了幾千下。那牛耕也興足了。王彥章見衆人上上下下。眼中急得冒火。見都完了。道。奶奶。我來罷。奇姐點了點頭。他忙拔出。就到奇姐身上。忙忙插進。一口氣就有千餘。奇姐通身爽到。(利)把兩隻腿勾住了他下身。兩手摟緊他腰背。又一會奇姐渾身都動。口內嬌聲嚶嚶。聽得人魂消。他丟了。雙手捧着王彥章的臉親個嘴。道。還是你(行)。那小子見奶奶獎他。又重鼓威風。沒稜



露腦抽了一陣。道。我也要完了。纔要拔。奇姐兩手勾着他。道。你也洩在裡頭罷。那小子又着着實實抽了幾下。方伏着不動。定了一會。方下身

來。先牛耕被王彥章弄得渾身酸軟。停了片時。且奇姐弄得那嬌聲騷態。着實愛人。他爬起。拿枕頭靠着。看他們弄。王彥章弄完了。他又覺興動。奇姐纔要起來。他道。且住着。等我來找個零。奇姐就不動。他爬上身來。因看得火動久了。只幾十抽就完了事。那奇姐也十分興足。覺陰中精滿。拿塊紬帕用手搗住。坐起看那碗中。笑道。也有這麼些呢。叫丫頭倒在淨桶內。他也下床坐在淨桶上。挖出許多黏黏涎涎的東西。把牝戶揩淨了。奇姐一敵九人。較女敬德還多一個。到一張醉紅（翁）椅上坐着。笑對衆人道。你們

的東西我今日全試明透了。我替你們考個等次。看你們心服不心服。指着王彥章道。你的物件既長。工夫又久。只可惜細些。若再有李四的疙瘩那樣粗。就真是個異寶了。雖說。此衆人中少不得算你第一。又向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四八

思無邪滙寶

疙瘩頭道。你的陽物也不爲短。工夫也還看得過。若得上下一半（般）粗。王彥章也不能僭你的先。可惜犯了忒字的病。只好算第二了。又叫過鄭二周四來。道。你兩個大小也差不多。都不過三幾百的本事。指着周四道。你弄得比鄭二略在行些。你算第三。他算第四。只見那這金三兒笑道。我不消奶奶批評。我自己會考。我又小又快。又細又軟。倒過來我是頭一個。我算第八。奇姐衆人都笑。奇姐又指着錢五孫七道。你兩個真是一對。大小長久都是一樣。但錢五又不及你些。孫七第五。錢五第六。只見那李六道。奶奶考的我不服。我的廩子不比他兩個的大些。就是我的工夫雖趕不上王彥章疙瘩頭兩個。比他四個的都長久些。怎麼倒把我考在第七。奇姐笑道。金三自己還知道短處。你竟不自知。還不如他了。這樣說。還該考在第八纔是。你的東西雖大。却不堅硬。男女幹事全要陽物像鋼鎗一般。戰通社子。奈何。下下着實。方有趣味。你的弄在裡



頭。竟不知覺。間或頂在花心上。倒軟了回來。再不得爽利。不要說你有幾百抽的本事。就有徹夜的工夫。有甚麼妙處。指着金三道。他算第一不濟了。像他方纔抽的那一二十下。我還覺得有個硬東西戳得癢癢酥酥的。你弄了那一會。我裡邊竟不知道。那李六被這一番話說得垂首喪氣。迎兒在傍插口道。我前日起他個混名。叫做李皮條。他還罵我呢。笑着向李六道。你聽奶奶說的。我起的混名錯不錯。李六道。閉着騷嘴罷。蔣賽貓。奇姐笑問道。你怎麼叫他蔣賽貓。李六道。那貓叫秧。還不等公貓上身。就貓貓的叫。直等弄完了。纔不做聲。他只臊子挨到問（身）上就叫起來。弄完了他還不住聲。所以我叫他蔣賽貓。奇姐大笑道。這名字不錯。迎兒道。你把嘴夾着罷。李六笑道。你要夾得住。倒沒有那些水淌出來了。衆人都笑了一陣。金三兒向奇姐道。奶奶方纔批評我的那幾句。小的臉上爭了多少光。真感恩不盡。奇姐對衆丫頭道。你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五〇

思無邪滙寶

們都是我細賞鑒過的。我也替你們考個次序。那八個丫頭都（都）赤條（條）笑嘻嘻齊站在面前。奇姐指着一個馮美兒道。你的這陰戶要算絕品了。又暖又乾還在次。弄將進去。陰門像個荷包口兒緊緊收住。還不足爲奇。那裡面軟膿膿裏住陽物。樂不可言。大約千人中還選不出一個來。自然是第一了。因問衆小子道。你們都同他弄過。我說的是不是。衆人齊應道。我們每常同他弄。只覺得快活有趣。也不能說他的妙處。纔聽奶奶的話。一絲不錯。果然出奇。那丫頭得這番通獎。笑着滿面欣欣自得。奇姐指着楊嬌兒道。你雖不及他的陰戶。淺得有趣。下下搗着這花心。你也受用。男人也受用。該在第二。又對迎兒道。你這的風騷在他衆人之上。就是你的陰戶也不在美兒嬌兒兩人之下。可是李六說的淫水太多。一弄進去。抽不幾下。那水一陣陣往外冒。令人的陽物都插不住。弄一次要拿盆接着。大約也有半盆。那迎兒笑道。奶



奶說的怕人子刺刺的。我這是條肉溝。又不是陽溝。那裡就有這些水。金三接口道。你前世是個水淹死的人托生來的。脹了一肚子水。拿肉棍子一道。（通）水就打這洞裡淌出來了。說得大家都笑了。奇姐指着

沈艷兒道。這丫頭的生得異樣。你們可覺得。衆小子們道。小的們那裡知道這些奧妙。奇姐笑道。蠢材。可惜戾與你們瞎弄。他的陰門生得甚高。在小肚子下。離糞門有四五寸遠。你們看看別人有像他的麼。衆人笑道。是呀。別人果然沒有。可惜我們都混弄了幾年。奇姐道。他的又光又肥。可惜太鬆。再要緊暖些。也算得第一二。迎兒第三。他只好算第四了。疙瘡頭道。是真。我弄別人。到門口還要緊緊的。惟獨他。輕輕一送就到根。全不知覺。奇姐又指着個韓媚兒道。你無可取。一個陰門同糞門連在一處。對面再不好弄。所以我每常不是叫你上我身來。就是叫你馬爬着往後弄。都（却）有一件妙處。是婦人中極難得的。問道。你們可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五二

思無邪滙寶

知道。衆人道。小的們越發不懂得了。牛耕忽說道。我覺得有一種異樣。但同他弄到裡（那）快活的時候。像有些微微的香氣。說不出來的那一種甜絲絲的味兒。在他尿中冒出來。可是麼。奇姐笑道。着。還是你知些竅。這些蠢奴們。別的不知道罷了。難道連鼻子都沒有的。衆人說道。我們也常聞見些香味。只說他用香肥皂搓的香。那裡知道是那裡頭的妙處。只見金三道。我的武藝不濟。也從沒有弄得他快活。並不曾聞過這香。走過來低下頭道。我聞聞看。那丫頭笑嘻嘻一個大嘴巴。金三搗着臉道。我好意贊你。你倒打我這一下。他了（們）混搗倒罷了。我連聞聞都不依。那丫頭笑着又一張手。他忙躲開了。王彥章笑着向奇姐道。他前日一個笑話。我還不曾告訴奶奶。我同他弄了一會。他的水把糞門都淌濕了。他一時高興。叫我狠狠的弄。我便出出進進。狠狠的亂搗。忽然一下戳到他糞門裡頭去。因用力大了。幾乎攪到了根。他不怪



自己的兩個眼子長在一處。倒還罵我。把我擰了幾下好的。奇姐笑了一場。指着一個陳鶯兒一個褚燕兒道。你兩個分不得好歹。都深得沒影。我的也有六寸多長。從不曾挨着底子。鶯兒的又還緊暖些。算第六。燕兒第七。王彥章道。奶奶真是別寶的回回。不要說奶奶的東西。我的比奶奶不還長個寸把。還摸不着他兩個的底子呢。小的前日說他欲窮到底。除非丈八蛇矛。他還罵我嚼蛆。奇姐指着衛媽兒道。他的也不爲深鬆。也不爲濕冷。倒好個陰物。只可惜有些臭。那個婦人的不臭。但洗洗就好了。你的便拿一擔香熏了。也是沒用。夏天勤洗晾着些。還不覺。冬天蓋着棉被。越弄越臭。衝人腦子。任你怎麼高興。那一熏。就毫無情趣。這是胎裡帶來的病。也怨不得。只好屈你做第八了。那金三笑道。我有個笑話講與奶奶聽。

一個瞎子娶了個老婆。陰臭得當不得。那瞎子怨恨道。怎生



# 姑妄言

## 第十四回

一六五四

思無邪滙寶

這樣個臭東西。那婦人道。你不要沒福。這是鯊魚香。上等的好物。你倒嫌臭。那瞎子想了想。笑道。不錯。果然鯊魚是這個味兒。瞎人疑心最重。他要出去算命。再三囑咐女人道。你千萬不要到大門口去。日日如此。那婦人依他。只在屋裡坐着。一日。瞎子回來。恰好一個賣鯊魚的擔子歇在門首。他聞得那味。一進門就亂嚷道。我叫你不要出來。如何又到門口來站着。一路吆喝。問了進來。那婦人正坐在屋裡。問道。你叫些甚麼。瞎子發急道。叫你不要出去。你又出去做甚麼。婦人道。你見鬼來。我坐在這裡。誰去來。瞎子道。你還強嘴。你要不曾出去。怎麼鯊魚味兒都香到街上去。

衆人大笑。金三兒笑向衛媽兒道。你明日也要香到街上去呢。那媽兒笑着罵道。斫千刀嚼舌根的。人說只有爛了的棗兒。沒有爛了的嫂兒。



我的鯊魚臭。還有人同我弄。強如你那秤鈎兒一樣的東西。還沒人稀罕呢。金三道。誰說。你們這些壞人罷了。奶奶現還心疼我呢。你笑話我是秤鈎兒。我就說個古話你聽。

一個後婚女人要嫁。託那媒婆說。我要像鐵一樣的東西。纔嫁呢。媒人說成了親事。嫁了去。晚上成親。弄了幾下。那廝子彎了過來。婦人急了。次日。罵媒人道。我說要像鐵一般的。你倒尋了個秤鈎樣的東西來。那媒人道。你好呆。秤鈎兒難道不是鐵的麼。

說得衆人哈哈大笑了一陣。奇姐又叫衆小子道。你們的我都考過了。我的你們也弄過多次。大家也說說我的何如。王彥章道。奶奶的真是絕頂的了。又淺又熬得久。下下攢着底子。果實有趣。奇姐笑道。人豈不自知。我的也未必很淺。還是你的長。要說熬得久。指着衆丫頭道。他們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五六

思無邪滙寶

都不及我。疙瘩頭道。我只覺奶奶的緊得有趣。奇姐搖頭道。也未必。還是你的頭子大。然而也還不很鬆。一個道。奶奶的真乾得好。奇姐笑道。乾也不能。指迎兒道。還不像他那些水。一個道。奶奶的那裡頭像個火爐。弄在裡面。似拿熱水泡着一般。受用多着呢。奇姐道。很熱也未必。我自己覺得裡頭還不冷。一個道。奶奶是十全的。用手指着陰戶道。你們看。不像沈姐姐一般的高麼。奇姐笑着用手摸着陰門。道。我的雖沒有他的高。也還不十分低。金三道。我說個笑話兒奶奶聽。

一個呆子娶了個老婆。摸着了陰門。驚道。甚麼人研了這麼個大口子去。那女人道。是尻。呆子道。造化。虧是低。要高些。連腸子都研出來了。

大家笑了一會。周四道。美人在風流。你們不在行。奶奶的風流還有對兒麼。這就是普天下沒有的。奇姐笑道。風流二字。我不敢多讓。要說普



天下沒有。就是謬獎了。又一個道。你們各人說的只是一樣。據我看起來。奶奶的這件寶貝。乾也有。淺也有。緊也有。暖也有。高也有。沒一件不是好的。奇姐笑道。婦人的陰戶有五好五不好。五好呢。是緊暖香乾淺。五不好呢。是寬寒負（臭）濕深。我的雖五好未必俱全。大約五不好也沒我的分。那奇姐見金兀朮獨不做聲。笑向他道。你雖然不濟。不曾十分嘗着滋味。你也還弄過多次。你就不批評一句。他笑道。奶奶的好得很。我也沒得說。奇姐道。好歹不妨說兩句。他走近前。跪下。用手攢着牝戶。聞了聞。道。我只覺得香。奇姐道。這是你假奉承我的。雖不臭。要說香也不能。金三兒道。小的可敢說謊。看見奇姐陰門內如龍眼大一塊肉。碎糟糟似一朵花。心愛極了。伸舌頭舔了幾舔。又拿嘴合在陰戶上含着。咂了幾咂。道。不但香。還甜呢。又伸着舌頭到陰戶中亂舔。奇姐覺甚有趣。把屁股往外探探。身子靠在椅背上仰着。他へ他へ竭力舔攪了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五八

思無邪滙寶

一會。奇姐心愛得了不得。摟着把（他）親了個嘴。道。你雖然不會弄。倒知趣愛人。此後奇姐分外疼他。倒常同他弄弄。衆小子道。奶奶是菩薩心腸。個個施恩周到。這幾個丫頭中。奇姐獨鍾愛迎兒。因他性情風騷。與己相合。他有一種生成的騷態。並非矯柔（揉）造化。陽物只送了進去。他兩腿似綿花一般。一癢過頭。陰門上腆。渾身如弱柳迎風。口中的淫聲艷語無般不叫出來。到將丟之時。星眼朦朧。雙蛾微蹙。那種騷態。不要說同他弄的人消魂。傍邊看的人更覺筋酥。奇姐要同人弄的時候。先叫一個同迎兒弄。他自己同着那小子在傍看。看得陰中之水不住長流。那小子的陽物脹得青筋暴湛。看到十分忍不過了。然後同那小子去弄。那陽物分外堅硬。他自己陰中更覺有一種說不出的妙境。所以但要幹事時。定叫迎兒做一員先鋒。那丫頭也乖巧。善能迎合主母之意。奇姐待他也十分加厚。有幾句道這奇姐的異處。



窈窕內。腰間有健男子之確。嬌媚中。胯下兼數婦人之勇。孽具偏能識竅。嘗得出衆女子之乾濕深鬆。牝中更善面評。辨得明諸狡童之細長粗短。淫婦班中推獨異。妖狐隊裡可稱尊。

他夫妻淫穢的事。也不能盡述。只看牛耕這樣生出來的兒女。非雜種而何。有此聲名在外。所以人皆稱爲雜種牛宅。真可發笑。再說牛質有個妹子。嫁了一個姓文的老學究。他生了個女兒。小名貞姑。自幼父親教他念書。把古來節烈的事常常講說與他聽。到大了。貞靜賢淑。言笑不苟。人都稱他爲迂夫子姑娘。

與腐頭巾阿姐遙遙一對。

貞姑嫁的丈夫。姓鮑名復之。

是一個少年好秀才。他是鮑信之的堂弟。這貞姑嫁到他家。真是四德咸備的婦人。

贊(寫)一貞姑。爲奇姐作一反襯。貞淫不並立。故奇姐死於他手也。

夫妻相敬如賓。貞姑常到牛質家

來。奇姐見他古古板板。無多言無妄笑。他本是個騷淫無匹的人。眼睛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〇

思無邪滙寶

中如何看得慣這等迂腐女子。心中嘗想要弄他一弄。破破他的腐氣。但貞姑總不留宿。未得其便。這一日又來走走。奇姐定要留他過夜。說了許多賢德的話。道。我們姑嫂雖會過多次。從來姑娘沒有在這裡過夜。姑娘若不見棄。我們今晚同宿一宵。說說家常。也見至親的親熱。那苟氏疼這媳婦像心肝蒂兒一般。見他要留小姑娘。也再三相勸甥女。貞姑見舅母表嫂這樣好情。只得住下。夜間奇姐叫牛耕往書房去睡。他陪着貞姑說長道短。坐到三更有餘。有心算計無心。那貞姑見表嫂這般親熱。雖然睏極。怎好撇了去睡。只得坐着。奇姐見他睏得很了。然後道。姑娘像是倦了。請安歇罷。一同上床。那貞姑睏了的人。倒下頭便睡着了。奇姐各有心事。他却不睡。等了一會。聽他睡沈。叫了兩聲。又推了幾推。總不見他動。遂揭開被。輕輕將他褲帶解開。把褲子褪下。扶正了他身子。輕起兩股。上得身來。把那一段硬肉慢慢塞了進去。弄將起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一

思無邪集

來。及貞姑驚醒之時。已被他抽洩（拽）數十度矣。貞姑大驚。不知是誰。忙叫道。你是甚麼人。奇姐壓在他身上。附耳道。姑娘。是我。貞姑見是表嫂。就急伸手一摸。竟是腰中之物。忙道。你快下來。奇姐笑嘻嘻的道。你與我姑嫂頑耍。何妨於事。貞姑怒道。你不下來。我就叫喊了。把他推下身來。忙把衣裳穿起。下床坐着。奇姐笑道。姑娘。你又不是女孩。還怕羞麼。我們女人對女人頑。虧他（你）也認真惱麼。這是極快活的事。你怎做這個樣子。還向他說說笑笑。他一臉怒色。總一言不答。坐到天明。梳洗了。定要回去。牛質同苟氏再三留他吃了飯去都不肯。立逼叫轎子去了。到了家中。怒容滿面。鮑復之道。你在舅舅家來。何故這樣煩惱。再三相問。總不回言。鮑復之不解其故。坐了一會出來。覺得心驚肉顫。坐立不寧。纔要進去。聽得他的妹子大叫道。他這妹子伏後。不好了。哥哥快來。嫂子上吊呢。鮑復之慌忙跑進去。見妹子在窗縫裡張。房門關着。將窗子打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二

## 思無牙滙寶

開跳將進去。見貞姑懸樑高掛。忙解救下來。幸而未久甦醒了。放聲大哭。鮑復之問他何故。他道。我不幸爲人所污。尙何顏生於天地之間。鮑復之叫妹子出去。細細問原由。他方說爲易氏所淫。詳細相告。鮑復之大笑道。你想差了。婦人家要自己做了醜事。一死應該。若無心被男子暗算。尙非己罪。何況婦人與婦人淫戲。這有何妨。何故尋此短見。我常見書內說。婦人中有此一種可男可女之人。名爲二形子。又叫做二尾子。即此也。你若忍得過去就罷。不然思一報復之計。提出尊名。便可出你之氣了。貞姑聽了丈夫之言。恍然大悟。便道。他雖是婦人。其心不端。他設計誘我。情更可恨。我必要雪了此恨。心纔可釋。鮑復之道。你只須如此如此。便可報復了。奇姐算計貞姑如此。罪固難辭。鮑復之設計如此如此。未免太惡。貞姑大喜。鮑復之到外科醫生

處配了些爛肉的藥來。付與貞姑收好了。過了些日子。十一月半後。牛質生辰。貞姑先一日去拜壽。把那爛藥裝在荷包內。緊帶在身邊。到了



牛家。奇姐滿臉笑容迎着。道。前日怎樣得罪了姑娘。一刻也不肯緩就回去了。貞姑也假做笑臉相對。却不答言。晚間也不用人留。竟欣然住下。荀氏仍叫奇姐伴他同臥。上床之後。奇姐笑着道。姑娘。你太認真了。我姑嫂頑耍。怎麼也煩着惱。貞姑道。我不惱。那日怪有些害羞。故此回去。奇姐道。你我都是婦人。羞的是甚麼。二人睡了多會。貞姑等他來下手要算計他。總不見他動作。只得睡了。到了天色將明。一覺醒來。心中想道。想是他前次見我惱了。所以他竟不來。如此這恨如何報得。我既被他淫過。何妨捨身報怨。反伸手去摸奇姐的下身。貞姑那知他到了下半月是硬不起來的。這日已是十七。摸着了軟叮嚙的一條粗肉拖在陰門上。此時奇姐也醒了。笑道。姑娘。你想他麼。他却硬不起來了。貞姑縮下身去一看。見與男子的全不相似。一把攥着。放在口中吮咂。大約貞姑生平來此是頭一次。笑對奇姐道。我前次睡着了。他大硬的偷我。這次我明公正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四

思無邪滙寶

氣要他弄弄。他却稀軟的。我恨他得很。我咬一（下）他一截子來罷。奇姐也只當他是頑話。笑說道。你捨得咬就咬。不意被他猛然一口。咬得伶仃將斷。奇姐哎呀一聲。疼得昏暈過去。貞姑忙將帶來的藥取出。替他擦上許多。忙穿衣下床。多時。奇姐醒轉。叫苦連天。荀氏知道了。忙下來看他。問他何處疼痛。他又不好說。只得說下身疼。貞姑忙忙收拾。辭了回去。香姑也在家中。因貞姑同奇姐睡。他在計氏處宿。聽見奇姐忽得重疾。連忙來看。低低細問。奇姐告其所以。香姑看了看。心疼得要死。又無法替他救治。惟有嘆氣痛恨。抱怨貞姑頑得太毒。牛耕在外邊正陪那來拜壽的人。聽見小子們悄悄告訴說奇姐不知何處疼痛。十分利害。急得要進來看。又不得空。多時。人客略散。纔忙忙進來。見奇姐臉都疼白了。眼淚長流。連忙問他。奇姐告知其故。說貞姑頑得這等惡毒。還不知他是安心來報前恨的。牛耕忙揭門（開）被一看。幾幾將斷。血



流滿褥。急得只是捶胸。小姑咬了嫂子陰門之物。又告訴不得人。又發作不出。只得忙叫人去買刀鎗藥來擦上。那知他已經上過爛藥。一日漸漸腐爛。臭不可聞。奇姐疼得晝夜昏暈幾次。叫不住聲。因在陰門之上。又不好請太醫看。只說下身破了。拿藥來敷擦。毫無效驗。牛耕差人往丈人家去說信。易于仁袁氏鄒氏都來看視。惟有嘆氣而已。不上一月。把一個花枝般的美人瘦得形像俱脫。一身僅存皮骨。那段肉直爛到根子底下。連陰門都爛得有小碗大一個窟窿。先是尿脬破了。小便不住長流。又過了兩日。腸子都拖了出來。然後氣絕。

奇姐淫穢的事敘了幾半本。只這一段是

他的正傳。先那幾千百語。不過是這段的引子。凡看書者。當留心看這幾句。先那些語。不過帶眼看過。若只注目在前那些話。反將此忽略。則大誤矣。

一家大小無一不哭。牛

耕不但喪室。而且亡夫。哭得悲慟不消說。就是這些小子丫頭。想他的陰門。念他的肉具。況素常待他們極其恩厚。個個都哭得傷心。丫頭中惟迎兒有知己之感。更自悲傷。小子中王彥章金三兒也悲哀特甚。而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六

思無邪滙寶

金三念奇姐那一番相待之恩。哭得死而復甦。香姑聽見奇姐的凶信。忙坐轎子一路哭了回來。進門撫屍慟哭。悲切得了不得。像死了丈夫似的。牛質苟氏那裡知其中備細。都說他在生賢德。不但這小姑疼愛嫂子。哭得如此哀慟。連這些下人感恩。悲傷到這個地位。都嘆牛耕沒福。可惜失此賢配。把個苟氏哭得嘔了幾碗血。病了一場。幾乎喪命。媳婦雖然賢孝。婆婆何得傷心至此。內中有個緣故。十月內。一日大雪。牛質同妻妾擁紅爐飲美酒。慶賞豐年佳兆。到晚都醉了。苟氏許久不會胡旦。趁着牛質醉醺醺同衆妾取樂。他便叫紅梅約了胡旦到一間秘室內相晤。二人久潤。弄了一度不已。又還要個連拳。睡到黎明將別。戀不捨。又幹了一次。正纔完事。忽聽得牛質說着話走來。胡旦膽都嚇碎。精赤條條跳下床。忙把衣服鞋襪抱在懷中。鑽入床下躲避。苟氏也慌。恐他進來高興試出。忙把紬帕用指頭掏着。也顧不得疼痛。將牝內



掘挖。擦得乾乾淨淨。聽了一會。不見動靜。叫紅梅張張。牛質去了。忙叫胡旦出來。穿上衣褲。着紅梅送他出去。你道牛質是受用慣了的人。大雪天氣。這樣早做什麼。他有一個朋友在遼東做買賣回來。送了他兩張出奇的好貂皮。他偶在族兄牛尙書家。牛尙書要買好貂皮做帽套。看了許多。總不像意。他說起有兩張好的相送。及到家要取。却說不真。放在何處。尋出好些皮子來都不是。這夜因大雪。想起許了尊兄之物。不送了去。不但說失信。還恐疑是捨不得。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收在這密室的外間櫥內。故此大清晨急忙起來拿出。差家人送去。這胡旦已是四十外的人。又作喪得虛飄飄一個空殼兒。這一嚇。又一凍。成了個急陰。第二日就遊地府去了。苟氏同他相與了二十多年。兒子長了若許大。孫子都見了。雖然牛質不知。他自己心中明白。如何不心疼。況這一死。明明他是因他這三弄一凍一唬之故。怎不傷心。又不敢哭。噎在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六八

## 思無邪淫寶

胸頭。只好夜間在枕上暗暗飲泣而已。今見媳婦又死了。又是一心疼。

兩事併一。那得不到悲痛嘔血的地位。那紅梅也是四十多歲了。牛質

仍收回聽用。

忙中夾寫此一句。非無謂之言。做後日收伊子地步。

再說那鄒氏當年得孕之初。老狐云此

女後當以淫死。果應其言。此狐亦神矣哉。易于仁穢淫。鄒氏妖淫。生此

不陰不陽之奇淫。而奇姐死法亦奇。萬惡淫爲首一語。可不戒乎。易于

仁雖有勤壽二字。（子）而其實宗支已絕。牛質雖有一子數孫。而血祀

亦斬。淫之一字。更屬寒心。

此等語乃此書之大旨也。

按下不提。且說那郝氏久要改嫁

竹思寬。因女兒前次同他成了冤家。聞聲即罵。恐不能相安。今見女兒

嫁了鍾家。得了好處。他自己屢年來積得私蓄。約過千金。年紀尙未很

老。捨不得竹思寬的那根異物。把他倒踏門招了來家。成其夫婦。那竹

思寬又帶了個標致小子來。郝氏問他緣故。他道。這孩子是童百萬家

賣出來的。老童就是鐵回子的妹夫。郝氏道。哦。我知道。代目原也是他



家的。竹思寬道。我聽得人說。鐵回子這妹子着實不賢。大約是見這孩子生得乾淨。怕老童愛。他吃醋打發出來。我看見了。買了他來做個兒子。料道你我今生未必能生育了。郝氏也甚是歡喜。把他當親兒子一般。將他舊名的郎字去掉了。添了姓竹。就叫做竹美。郝氏的那財香丫頭也有十八九歲了。模樣也還看得。就配了竹美。做了一房兒婦。一家四口過活。不在言表。那錢貴自到鍾生家中。因無兩眼。只好高坐。他自思道。人之娶妻。原圖主中饋。我終日閉了雙目。如何料理家務。鍾郎雖是情深。說不出口。我也自過不去。又念代目數載相隨。知心貼意。遂將他收拾了。另備了一間房。要與鍾生做妾。叫他照料家事。那代目可有不願之理。暗地私喜。鍾生起初不肯。後見他意思真切。兼之代目容貌原通。今長成人。出落得十分俏麗。若無錢貴相形。他也就算得中等佳人了。況且又頗知文墨。鍾生却也就逆來順受。晚間成其好事。那代目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七〇

## 思無邪滙寶

還是個處子。交合之際。逡巡畏避。一段嬌羞。自與久歷風波者不同。鍾生得嘗新物。方知個中又有此消魂妙境。輕憐重惜。十分鍾愛。事竣之後。聞（問）及他的家世。代目將他的祖父姓名。並他到錢家來的來歷。始末原由細述。又說明他祖母父母的居址地方。求鍾生着人去問一問。鍾生次日着長班去訪。回來說道。問他的街坊鄰舍。都說數年前不知搬到何處去了。鍾生說與代目。落了幾點淚。只得罷了。過了三日。依舊到錢貴房中來宿。此後兩處分寢。他夫婦大小無事之時共坐。談談詩詞。說說家務。好生恩愛快樂。有幾句贊他三人道。

男同子建。女類夷光。評品丰婆。（姿）似兩朶瓊花倚着一株玉樹。形容態度。如一輪皎日分開兩片輕雲。把男子推班出色。到處成彈。將婦人接羽移宮。皆能合調。允矣無雙樂事。誠然對半神仙。



一日。錢貴偶問道。郎君那日說要訪宦萼。撇下跑去的緣故。郎君次日即有捷音。料不曾去訪。他也不見動靜。近來可知道些影響麼。鍾生道。我前日見邸報來。今上即位。知魏忠賢罪惡滔天。發往鳳陽守陵。後又被人參劾。(劾)他覺事體不妙。於途中自縊。奉旨查他黨羽。一體拿問。前日二叔的親家勞御史。也是他的一黨。已經伏誅。勞家姊丈同大姐姐都發往陝西充軍去了。這宦萼的父親原係他之門下。雖然漏網。恐事露連累。定然戒諭兒子。叫他謹守。他想(是)聽見(這)此信。故慌張跑去。那日他正在作惡之時。那一個寄書的來人。似遠行的形狀。大約即此。近日聽得說他收斂了許多。閉門在家不出。錢貴道。這廝惡貫滿盈。明歲郎君北上。倘高捷後。當發彼奸惡。彈其陰私。豈可容此匪人。欺凌良善。鍾生道。賢妻謬矣。我若向日與彼無隙。他正在熱鬧場中。我或微倖一官。倒可上爲朝廷。下爲黎庶。彈他的罪惡。今日我與他有此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七二

思無邪滙寶

一番芥蒂。且他目下又在有事之秋。君子不乘人之危。我若與彼爲難。雖公亦私了。人豈不以我爲挾仇報復之小人。與宦萼又何異哉。此等無知之徒。只當付之於度外而已。況天理昭彰。惡人自有報應。只爭遲早耳。我何足介意。錢貴聽了。肅然道。妾乃女流。無識見淺。今聆君之言。不勝起敬。君有大量。必有厚福。妾一片恨彼之心。今亦冰釋矣。鍾生此後仍舊在家苦讀。以備明歲會場鏖戰。正是。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一日。鍾生正在書房看書。涉獵那些程文近作。聞得說梅生來訪。忙迎入共坐。鍾生道。連日未晤。兄今日到何處去來。梅生道。外面有一件可笑的事。兄曾聞否。鍾生道。弟在家兀坐。並不知道。兄幸見教。梅生道。數月前不知何處來了一個邪道。據他口說。是江西廣信府龍虎山來的。姓張。是張天師的遠派子孫。也無從查考。他來到這裡。便串通了些走



寺撞廟。持齋念佛的老道婆。他在油坊巷租了三間大樓。樓上供了無限的神像牌位。妖言惑衆。說他善替婦人們求子治病。禳災順星。但行好事救人。並不計利。只要婦女們潔淨虔誠去燒香祈禱。自然獲福。這些道婆替他四處倡揚。勾引這些無知婦人到那裡去。先去的還是小戶人家婦女。後來竟連官宦人家的夫人奶奶都去走動。或是丈夫。或是女伴。或是家人婦女隨去。都在樓下。只這一個本身祈福的婦人同兩個道婆上去。他說無故的人要到樓上。沖犯了神聖。不但無福。且要降禍。一上樓。就將一塊門板放下蓋上。人在下面。只聽得樓上搖得手鈴響。或急或慢。並不聽見念些甚麼。約有兩三個時辰。方纔開門下來。這些婦人也有去過一次再不去的。也有一個月去上四五次的。布施的錢米不計其數。也有人不信。疑是奸情。但去的婦人甚多。難道就沒有一個貞烈的。都任他淫污不成。況且大官宦家夫人奶奶都有去的。



#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七四

思無邪滙寶

又有這道婆同在樓上。猜不出真僞。誰人肯多管這閒事。前承吾兄盛情。替小弟作月下老。娶了弟婦。家表兄知道了。自天長縣來與弟道喜。不想被他拿獲了奸情。把這妖道送官處死。道婆也校（杖）責了。殊快人心。鍾生道。令表兄尊姓。今在何處。是怎樣捉獲的。幸爲詳示。梅生道。家表兄姓林名忠。字報國。係天長縣人。乃先姑父之子。先姑父諱友梅。是個不求聞達。懷才抱德的隱士。當日同先父自幼莫逆。常笑謂先父道。我這個賤名。原取和靖先生妻梅子鶴之意。倘以令妹俯結絲蘿。豈不合了賤名。先父當日也極敬愛他。遂成了這親眷。先姑父這樣一個文墨之士。不想生得這家表兄。堂堂英雄之表。虎面虬髯。濃眉的大目。真使人望而畏之。他胸中韜鈴。那是他祖父所傳。不足異。而兩臂有千斤之力。武勇絕倫。真爲奇特。他今年三十歲了。也不肯謀仕。只在鄉黨中做些濟困扶危的義舉。他有兩位結義的朋友。一個姓尚名智。一個



姓慕名義。一個是家表嫂的令兄國守。

借梅生口中閒話一提。後來出現。便似熟識妙。

都是英豪。那年

先姑父去世。弟去弔喪。與他三位會過。那豪爽氣概。自與世俗之鄙夫

不同。與他共談。如飲醇醪。坐春風中。鄙吝頓消。前日家表兄到了這裡。

在舍間小飲。聽得一個敵友說這妖道一事。他鬚髮皆豎。目光如炬。大

怒。說必要去拿他的奸弊。弟也只說他是怒激之言。誰知他昨日果然

到了那裡。直入樓下。正有幾頂轎子在門外樓下。還坐着幾個僕婦管

家。家表兄問他們誰家的宅眷。家人說是阮圓海的令夫人。因他長子

亡故。哭兒得了個心疼的疾患。醫藥無效。故此來求他療治。家表兄聽

了。竟往樓梯直上。衆家人要阻擋時。兄想。他那樣個膂力如虎的人。可

是攔得住的。兩下一分。衆人都跌跌倒倒。被他上去。推了推門。是上面

蓋下門着的。被他輕輕一下。門斷門開。走了上去。這個妖道正在淫那

個阮夫人。

毛氏樂哉。未免自恨不是醒着。

把手鈴拴在褲帶上。放在股後。一抽一動的。所以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七六

思無邪滙寶

那鈴不住的響。兩個道婆在一邊坐着。大約是看着難過得很。閉着眼。

咬着牙。哼哼的念佛。

咬着牙念佛趣。

被家表兄上前一拳。把那妖道打倒拿住。看

那阮夫人時。昏迷不醒。家表兄問他緣故。他不肯實說。被家表兄將他

十指叉起。用力一捏。比拶子還利害。骨頭都捏癰了。他忍受不得。方說

一到樓上。他有一種迷人的咒語。念了便不知人事。任意奸淫。

毛氏似多此一咒。醒

時未必不樂從。

事完了。用水噴面纔得醒轉。方悟到這些婦人既被污了。是自己

尋出來的事。回去向丈夫說不出口。只好忍在心頭。有些貞性的吃了

這遭啞苦。不肯再去了。那無恥淫賤之婦。所以源源而來。家表兄叫了

阮家僕婦上樓。把他主母噴醒。那阮夫人也自覺慚愧。忙穿了衣褲。又

叫他跟來的男人叫了地方總甲多人。將兩個道婆也拿了。同到縣衙

去。阮家的人也去了。家表兄到了縣裡。把這些詳細備呈。縣公想的也

是。他說這一申報了上臺。題請這妖道一副是不用說。這些通謀的道



婆約有數十。誅之不可勝誅。且這個名聲一張開了。叫這些去過的婦人何處生活。況內中還有大人家內眷。關係非小。丈夫要存臉面。自然要逼死婦人。阮大鐵便不然。恐傷得人多。未免有損陰陽。且上司知道。他是地方

官。失於稽察。也有老大不是。這倒也是良心話。他將這妖道責了四十板收監。吩咐豪子夜間取了氣絕。兩個道婆也不深究。每人一撈十五板逐出。着實獎譽了家表兄幾句出來。昨日下午就有人知道家表兄這一番識見義舉。要來拜望他。他是不沽名的人。今早就回江北回（去）了。弟纔送他去來。順路到此。一來望兄。二來奉告這件異事。這些愚婦人專信邪魔外道。自取其辱。也不爲過。但他家丈夫是做何事的。如匹夫匹婦。愚闇無知。尙不足責。至於詩禮門楣。簪纓世族。即如阮圓海先生。也是科甲門第。任着婦女胡行。豈不可笑。更見世風嫵薄。千奇百怪的事無所不有。鍾生點頭嘆道。縣父母這一慮固是。但便宜了這



姑妄言

第十四回

一六七八

思無邪滙寶

個妖人。這也是他投鼠忌器之意。倒也罷了。所可惜者。令表兄這樣一位當世的英雄。弟竟不得一謀面。真是當面錯過。梅生道。兄既要會家表兄。此後他若有事到城來。弟同來一晤。說罷。起身別去。再說毛氏在妖道處出了這一番醜。到家諄諄囑咐衆男婦不要傳出。俗語說。瓶口紮得住。人口如何紮得住。不幾日。傳得合家皆知。阮大鍼也微有所聞。因他正同郝氏打得火熱。自己不正。如何還管妻子。但不敢說。且毛氏也是他備而不用之物。裝聾作啞罷了。要看後事如何。下回便知分曉。

姑妄言第十四卷終



校記

①「不驕」原作「不嬌」，據第二回及下文改。

②「兒」字原無，據文義加；下文或同，不贅。

③「有」原作「布」，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④「捋」原作「將」，據文義改。下同。

⑤「兩邊」原作「邊兩」，據文義改。

⑥「備」原作「韞」，據文義改。下同。

⑦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必定」二字。

⑧「盡力」原作「力盡」，據文義改。

⑨「苟氏」原作「狗氏」，據第七回改；下文或同，不贅。

⑩「牛質」原作「牛贊」，據上文改；下文或同，不贅。

⑪以下有錯簡。自「奇姐身上倒不應付」至「奇姐笑道在我」爲二葉，原在後，自「就跨到他身



上」至「說道我們今」爲一葉，原在前，書眉註明「此頁在後方二頁」。今據文義改正。

⑫「挨」原作「換」，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⑬「鮑信之」原作「鮑姓之」，據第七回改。



##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É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 思無邪滙寶

編輯顧問／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美)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法) 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前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英) 牛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千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文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ftin (俄) 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ano Tarô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駐人所·歷史所教授

校閱／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

鄧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執行編輯／

陳益源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5]  
冊：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冊：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

---

思無邪滙寶（肆拾壹）

姑妄言(六)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張嘉郁

校對／楊淑儂・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話／(02) 7730868

傳真／(02) 7764299

排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7年1月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